金松岑傳

書法題詩

徐宏慧　著

俞篇簡要

謝謝

徐宏慧

2003.3.11

人物简介：

金松岑先生，爱国志士、著名学者、教育家、文学家。青年时期创办同川学校、明华女校，为吴江县新式学校的奠基人；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一起以反清革命相号召。中年时期曾任吴江县教育局长、江南水利局长，参与创立国学会。晚年时期，拒不接任日伪数职，避走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抗战后向蒋介石进谏；为沈崇事件负气仗义。一生修身洁行，才高学广。

目　录

序 …… 吴企明　1

第一章　少年时期（1873——1897 年）

第一节　出生环境 …… 1
第二节　童年熏陶 …… 6
第三节　命名笏园 …… 11
第四节　二位先生 …… 13
第五节　婚事家事 …… 18

第二章　青年时期（1897——1911 年）

第一节　雪耻学会 …… 23
第二节　南菁书院 …… 27
第三节　办学结交 …… 34
第四节　首创学校 …… 40
第五节　爱国学社 …… 43
第六节　苏报要案 …… 51
第七节　接纳亚子 …… 59
第八节　校体育会 …… 62
第九节　晚会相聚 …… 65

第十节　崛起同川 ……68
第十一节　创办女学 ……72
第十二节　未入南社 ……76
第十三节　《孽海花》 ……82
第十四节　议论益发皇 ……90

第三章　中年时期（1911——1937年）

第一节　出逃家乡 ……97
第二节　定居苏州 ……100
第三节　校庆纪念 ……104
第四节　学术之争 ……110
第五节　水利见解 ……115
第六节　继续讲学 ……118
第七节　“国学会” ……121
第八节　崇拜《史记》……128
第九节　行万里路 ……133
第十节　一生好学 ……137
第十一节　勤奋著书 ……141
第十二节　儿孙家事 ……145

第四章　晚年时期（1937——1947年）

第一节　抗战劫难 ……149
第二节　民族气节 ……152
第三节　哀孙失儿 ……158
第四节　向蒋进谏 ……160

第五节　邂逅在沪 ……164
第六节　信念和情结 …… 168
第七节　爱国志气 …… 171
第八节　死不瞑目 …… 176
第九节　落葬故里 …… 178

附：

文学创作简析 …… 183
第一章　诗歌的题材与内容 …… 183
第二章　文章的体例与内容 …… 193
第三章　小说理论与创作 …… 202
第四章　歌词创作 …… 205
第五章　“余之文学观” …… 207

行年简谱 …… 210
跋 …… 220

序

马年新春，吴江散文作家徐宏慧同志寄来她的新作《金松岑传》，约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命，这不单因为我对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松岑先生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同时，也为宏慧同志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所感动，觉得应该为这本名人传记说几句话。

金松岑，字松岑，以字行，初名懋基，后改名天翮、天羽，号鹤望，吴江同里人。他生活于风雨如磐的年代，外有列强侵轹，内有清庭腐败，祖国遭蹂躏，民族受屈辱，人民苦难深重。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史、诗文的松岑先生，既继承了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和爱国忧民的精神，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他直面人生，抱救国拯危之大志，早年参加爱国学社，与章炳麟、邹容、蔡元培等从事革命活动，写过鼓吹革命的文章《国民新灵魂》；他主张诗界革命，其诗才雄气奇，全面反映国内外大事和民生疾苦；他兴教办学，创立同川学校、明华女校，培育人才，积聚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吴江县教育局长、江南水利局长，一度任光华大学教授。晚年定居苏州，创办中国国学会，讲学著述，“晚节不亏，傲骨依旧”，直到病逝为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思想界出现文化革新的新思潮，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松岑先生正处在我国新旧文化的交汇点上，他自觉吸收西方文化，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其学术文化思想已经冲破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束缚，呈现出新变的特征。他潜心于农田水利之学，写出《长江赋》、《上程中丞请治太湖水利书》等文；他应皖省通志馆之聘，历时三

载，著成《皖志列传稿》；他翻译日本宫崎寅藏的宣传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他将俄国虚无党史译述成《自由血》；他写出以推翻清庭为结局的小说《孽海花》前六回；他创作许多颂扬爱国精神的歌词，结集为《新中国歌唱集》，他识见卓异、热情高昂、才气横溢，写出《孤根集》、《天放楼文言》（续、遗集）、《鹤望中年政论》、《天放楼诗集》（续集、续存、季集）等文集。他的许多著作，集中与西、译与著、雅与俗于一体，充分体现出松岑先生学术文化思想的新面貌，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著述，迥然不同。松岑先生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传播革命思想、弘扬爱国精神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著述富赡，成绩斐然，影响深远，在我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松岑先生的多种著述，当时印数极少，流行不广，有的已成孤本。此外，尚有未经刊行的书稿和信札，如果能将松岑先生的全部著述集印成书，象《章太炎全集》那样，必然有益于近代史、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虽经先生亲友和门生的努力筹措，出于多种原因，迄今未能成事，实是一件憾事。

宏慧同志费时5年，多方拜访松岑先生的亲属、门生、友人，也通过书信、电话咨询，查阅相关书籍，广为收集松岑的史料；写成初稿后，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完成这部传记，给读者奉献出煌煌十余万言的《金松岑传》。她用优美生动的笔墨，具体叙述松岑先生的一生行实，全书资料丰富、真实可信，叙写生动，感情充沛，书中有不少故事，还鲜为人知，如拒陈则民高薪引诱、向蒋介石刚直进谏、对文乃史强烈抗议，都足以见出松岑先生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民族气节的品格，令人钦佩。著者介绍、弘扬松岑先生的渊博学识、刚直品格和爱国精神，帮助读者走近、认知、理解这位近代名人，做了一件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好事。这项新成果，给金松岑研究和近代文学史研究，注入了

新的血液，值得庆贺。

最后，我还有一个希望，希望作为吴江人的宏慧同志，能助成《金松岑全集》的编集和出版，继续研究吴江名人和地方文献，为吴江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吴企明　序于苏州东小桥弄寓所

二〇〇二年三月

第一章：少年时期（1873－1897 年）

第一节　出生环境

任何一个人物的诞生和成长都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社会环境造就不同性格、品质的社会精英。

本书的主人公，是位爱国志士、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他终其一身的生命信仰——爱国救亡，这就有了他兴教办学、用文字鼓吹革命的种种举动。

他在《天放楼文言遗集·蔡冶民传》中的一段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虽微贱，不得位，处乱世，犹将肩名教之任，延人道于一线，是吾志也。

道明了他要肩负起教育重任，从而矢志不渝实现救国救民之志。

在《天放楼文言遗集·论气节不讲足以亡中国下》中重述道："大倡儒学，人人以天下兴亡为责。"

他，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国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 33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5 年。

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英、法、美、德等演变成帝国主义虎狼之国，窥测世界上落后、弱小的民族，以炮舰和商品为武器，打开落后弱小国的国门。

西方殖民主义的魔掌肆无忌惮伸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黑

暗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原本也可以海不扬波、倒载干戈，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清政府对国内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和盘剥，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长足发展。落后是要挨打的，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仍然由保守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停滞，科技落后，武器装备陈旧，因此外国侵略者的到来犹如虎入羊群，弱国一败涂地。清政府又是置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于不顾，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加倍的苦难，遭受双倍的压榨和无情掠夺。

腐朽的倒行逆施的清政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这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刚刚被镇压，人民革命处于低潮，清廷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招致国家民族的巨灾大难，但清廷却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个时期是同治中兴和太平盛世。

“同治中兴”和“太平盛世”这一假象掩盖不了百孔千疮、哀鸿遍野的事实，金松岑虽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一个被奴役、被蹂躏的祖国，让他深怀着忧国忧民的心理重负。

“中兴”和“盛世”的结果，却涌现了一批忤逆者。

1873 年 6 月 15 日（清穆宗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随着一声男婴哭啼，这个尘嚣世界又接纳了一位号角手，他最终成为誉满四方的教育家和文学家。

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初为人父的金光照（号石卿），舒眉展眼，一阵醉人的快意浸透他的心，他乐得满面生辉，心头喷射着一股灿烂而快乐的火花。这位一介文弱书生，开始绞尽心机思索给孩子取名，就取“懋基”吧！男婴属鸡，“基”和“鸡”谐音，“懋”为勤

勉、盛大、喜悦，自然还有茂盛地繁衍后代的意愿。其实金光照生前再没有生育第二胎，他的一生郁郁不得志，整天锁紧了眉，只有独生儿的来临给他羸弱的身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刚满40岁的祖父金凤标（号紫庭），倒是个比较豁达的人，长子长孙的降临，使他有了朝思暮想夙愿已偿般地欢悦，他有3个儿子，他希望儿子们多多为他生育孙儿，凭着金家的实力，一个个都好好地培养，出人头地。金凤标尊重儿子的意见，就给孙儿定名“懋基”，还含有“懋业”意思。

照理，先定个名，号都可以慢慢的再定， 男婴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给孩子定个字号都不是难事，加上这父子俩十分兴奋，于是决定马上定好字和号。他们来到男婴的身边，男婴此时已经安静地躺在母亲顾孺人身边，他好象预感到家庭中二位重要角色的到来，立即不安分起来，颈脖左右慢慢移动，可能无力支撑，心中一不乐意，嘴巴一歪，又是号啕，这灵性相通的父亲光照，对自己的父亲说：“他一定是想抬起头来看您的，我看就给 个号‘鹤望’吧”。不用说祖父又是十分赞同，孩子属鸡，但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像鸡，而要像鹤，“鹤”能展翅飞，鹤一直被人崇拜为寿长类和神灵类动物，“鹤望”表示努力向上的意思，自然又十分合祖父之意。

根据名和号，取字“松岑”，“松”与“鹤”都比喻标格出众，长寿之意；“岑”与“懋”都比喻林木茂盛；男婴后来就以字“松岑”相称。

男婴上学之时，又有名天羽、天翮，不过懋基之名偶尔也用之……

金松岑，秉承了父亲瘦弱的身子骨，经常生病抓药，但不管怎样，他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呵护百倍。

金松岑渐渐长大了，慢慢也认识了家居环境。他的家，居住在章家浜处，此浜原名船坊浜，后为章家开挖修筑，所以改名章家浜。

在金姓居住前，船舫浜居住了一户章姓大户，章家住宅的第二道门楣上有一块匾额，上面有三个鎏金大字“大夫第”，据传为御笔所赐，十分壮观，由此可见一斑，章家当时在同里是何等样的荣华与富贵。但是章姓家族终于衰败了，衰败得连最后一点住宅都出手卖了。

金松岑先祖接手整幢章家浜建筑，占地约 10 亩。前后六进的深宅大院，其画栋粉壁、金钉朱户还依希可见，另有后花园，但整幢建筑已经晦暗败坏、萧瑟寥落了。后来经过金松岑祖先大大地修缮一番的，章家建筑成为金家大院。金家出现第一个南澳同知金廷烈，特聘某状元先生按原状再书“大夫第”的匾额，“大夫第”到了这时，已为读书做官的荣耀，全国各地涌现一个个“大夫第”，早已不是御笔，却也荣耀，更重要的是“大夫第”三字还是章氏家族荣衰史的活教材，金家为此可以教育子子孙孙，以人为鉴，振兴金氏大族，光宗耀祖，从每一代做起，永保“大夫第”辉煌。

金松岑所认识的“大夫第”，已经修缮过的坐北朝南的“直楞墙门”，两侧以圆木围成栅栏，与常见的庙门、祠堂门相似，里面还有比木门来得坚固的竹丝墙门，用来抵挡强盗直入。“大夫第”东面原有 3 楼 3 底的章氏的书楼，衰败后的章氏仍旧保存得比较好，也可见章氏仍旧希望子孙读书出头，但未遂心愿，只得易了姓。金氏对保护完好的书楼也没加多修理，也仍作书楼，金氏也希望书楼能实现一代代的心愿，让金氏后代出人头地。

绕过仪门，依次是小厅、大厅，厅都不高，厅内四柱较粗，一个大人勉强怀抱住。大厅挂有“务滋堂”的匾额，大厅梁上有两只芷诰命的木盒；已为金氏祖上做官者所藏的诰封和批折，大厅后三进楼房，都是三间二厢。

金松岑故居在“大夫第”西侧的“西墙门”内。这是金氏人丁兴旺后扩建的建筑，除“西墙门”外还有“东墙门”，东西两侧各

有一条很深的陪弄。陪弄的作用是串连各院落，使院落间既分又合，出入自由。“东墙门”建有楠木厅，为三楼三底，院中植有桂花树，后毁于大火，仅剩墙门及住宅；“西墙门”面积更大，房子亦多，有三进平房二进楼房，西大厅称“慎修堂”。

“大夫第”的北面，正对着广袤的田野，乡村的风情尽收眼底。

金松岑童年时期，收租米是每年金家的一件大事。金家是同里镇上有名的豪富，祖父金凤标拥有500余亩田底[1]。金松岑的祖父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治家里手，他一部分田底是从上祖手中继承，一部分却靠自己向农户争购。祖父金凤标那时是乡里团防队的队长，负责地方治安，相对来说为他置家产买田地提供了方便。金松岑稍大一点后，就跟着祖父和父亲乘船去乡下收租米，因此金松岑对农事也熟知一点，祖父和父亲的用心想让幼小的金松岑也熟知一点世谙，将来金家产业后继有人。按照当时金家的家产，金松岑维持原状也许一世不愁吃喝，可是偏偏金松岑不安份，若干年后，也想挤进修饰经天纬地的宏业之中去。

乡村之行，金松岑并不注意收租米的争执上，反而被田野美景所吸引，中年后他作了《田园新乐府》，追述道“吾家世以田园为生，所居又僻，在江乡日夕观农事，心焉乐之，为谱乐府以旌三农之劳”，他作了《秧田歌》、《水车谣》、《罱泥船》。像这类田园诗还有《挑菜女》、《看蚕娘》、《卖花声》等20多首，虽不算多，但内容清新可人，颇富农家田园之趣。如他在《村居》中叙述道：

积水陂塘浴鹭鲜，牧童斜日渡乌犍。
柳荫巧晒渔家网，花港长停过客船。
忙里招朋闲里醉，饥来煮饭倦来眠。
村村麦秀樱桃熟，爱煞江南四月天。

---

[1] 田产包括田面和田底，田面为佃户所有，地主则有田底。

金氏大门前 30 米左右有可泊官船的淌水河埠。岸上建有 100 多米长的石驳岸和石栏，可供人坐在石条上休息纳凉。河对面有块“牛舌头”似的半岛地带，在那里金家人建造了一座罩壁，罩壁一般都对应着墙门，在于韬光养晦，僻邪隐迹。“牛舌头”上种有 10 多棵榉树，边上有茂密的桑树，还有一片青草地，幼年时期的金松岑常常离开父母的视线，和氏族里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一起在青草地上捉虫撒野尽情玩耍。

住宅的南面正对着古镇的小集镇，出入集市很是方便。

古镇区内网状河流将镇区分割成七个圩头，因水成街，因水成路，因水成市，镇内有大小各异的 40 多座石桥，把镇区串联起来。

金氏祖上选择在此居住，周围绿树清水，鸟语花香，相映成趣，确实像块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形胜之地。

第二节：童年熏陶

“肚中怀真才，天火烧不掉，强盗抢不了”。这是金松岑的父亲和祖父对他早期的启蒙教育，金光照、金凤标恪守着“积金积银，不如教子识字”的祖训，对其宝贝子孙，不敢松懈。

金松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拿出了金氏的家谱，一是教他识字，二是教他熟识自己的祖先。这是一本发了黄的手抄本，从这本手抄本上，金松岑了解了个大概。

家谱上记载，金氏家族到金松岑这一代，居住在同里繁衍了九代，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史。金氏家族几代人，苦读圣贤书，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用金立初（元宪）记载堂兄金松岑的话：“我家世

儒，祖父辈行擅雕龙才艺十数人，桥梓之美，莫绝州里[2]……”

金氏先世自明朝宣德年间从安徽歙县（休宁县）迁到吴江芦墟的顾家草，当时正值安徽地区屡遭自然灾害，来时是一群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难民，定居后，垦荒种田，生活略有好转 。明嘉靖年间先祖金鑑将家迁至二十九都（现在的芦墟莘塔境内）北分港，以种田为生。清康熙二十四年间，先祖金维翰克勤克俭，培养了个学而优则士的儿子金之清，官至知县，从而举家搬至同里，从此支族在同里开始繁衍生息。

金维翰搬迁同里后，清闲自在，安富尊荣，活了 90 多岁，这在当时算是十分稀罕的老寿星了。90 岁那年，他还精神矍铄，步伐轻盈，一次外出在淀山湖遇盗， 他还用铁杖击退盗贼。后辈金锐作了《铁杖歌》颂他：“……忆昔携过殿湖东，魍魉肆虐中途逢。……白头翁，身如铁，铁杖随身身不屈……”。金维翰生前嘱儿孙，同里是个好地方，不要轻易离开这块宝地，他一生的得意之处，是在同里买下了章家浜的住宅，开始购买田地，安排子孙后代长居于此，但他很怕金氏子孙会走章氏子孙的老路。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时常指着“大夫第”3 个字，训斥他那些不孝的子孙。可惜他再也照顾不到他身后的几代了。

金维翰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金之清，字澹庵[3]，也就是同里章家浜金家第二代主人，这是金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官员，授为外县知县，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年选为浙江临海知县，未赴任即卒。金之清虽是七品小小芝麻官，却为金家打开了通向官僚阶层的道路。子孙后代看到了希望，充满了信心，从此矢志于学，不乏跻身于封建统治者上层之群的人。

---

[2] 摘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

[3] 康熙十八年已未由太学生考授州同知，二十年甲子改授知县。摘自《金氏家谱》。

第三代主人，金之清的长子金枝榛，后为山东安丘县知县[4]。他的官职虽算不得大，但却是金家的骄傲，任职期间，他居官清廉，多施先政，为当地办了很多实事，深得当地民众的拥戴，但因健康原因，早早地辞官归里，临归前，当地的地方官和平民百姓都哭哭涕涕地送他，为不能挽留他而惋惜。

第四代主人，金廷烈，字竹书，之清的孙子，也是金家官位最高的一位，任过澄海知县、同知、后升南澳同知；乾隆丁亥年，委办京差，卒于南昌邸舍。

第六代主人，金兰原，任广东惠潮嘉兵备道[5]，自他开始金氏家族官运滑入下坡。

到了第七代传人金松岑的祖父金凤标这一辈，仕途不济屡考屡败，面对官僚阶层的荣显，金氏家族摇首浩叹。此时的科举取才舞弊严重，金氏家族虽然还在苦苦挣扎不懈努力，无奈后辈再也不能“百尺竿头，再上一尺”。金凤标年青时只得个贡生头衔，出任过奉贤县和金坛县的县学训导，以后一直没有中举，只在同里地方上施展他的才华，在当地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第八代传人，轮到金松岑的父辈金光照，连个地方小官也没捞到，存下“一介书生”的名衔，所以也莫怪他整天脸上有愁云，眼里含凄影。

尽管没有人再能走上仕途，但学而优则仕，一直是金氏家族一如既往地训导子女法则。金光照对儿子金松岑仍旧一味地灌输磨穿铁砚、悬梁刺股式的读书方法。在金松岑发蒙解惑的年龄里，也只有金光照耐心细致地教儿子初涉诗文，金松岑4岁背诗文，7岁时

---

[4] 金枝榛，字殿民，号西山，又号寄亭，在康熙二十四年生于同里，先随父到浙江仁和县，后考贡生，例授教谕，雍正十年壬子改选山东青州府安丘县县丞，署安丘县知县。

[5] 金兰原，字绍盘，云南澄江府知府，后任广东惠朝嘉兵备道。

隐约懂得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艺术语言；在金松岑12岁上学前，已将《九经古义》[6]初次诵毕。

从小左史右经，不堪重负，其实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金松岑的童年变得远离人间般的孤寂。他曾经厌恶和逃避高深莫测的经史礼仪，希望回到“牛舌头”上和小伙伴一起玩耍，但是每当他这些愿望刚刚生出，父亲就横眉怒目地注视着他，让他有种莫名的恐惧，只有在完成了当天的学业，才能得到父亲的恩准，才能在“牛舌头”上撒野。不然一顿竹尺手心少不了，父亲全是私塾学堂的一套教育方式，当然对付年幼的金松岑绰绰有余。由于用眼不当，他视力急剧下降，近视的后果，虽有父亲的遗传，更主要的还是后天酿成。

要不是金松岑接触了金家诗社——“学吟社”，这个氏族文学小团体，也许这一世，他不会对史文产生兴趣，并由此走上文学之路。

诗社成立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秋，诗社的成立体现了金氏家族，为了让子孙后代学而优则仕，而苦心经营的一个氏族文学组织，给枯燥乏味的死读书平添了无限情趣。诗社的创始人是金蔼堂和金锐等5人，是金松岑祖父的上一辈和平辈。到了金松岑儿时，诗社历经了70多年，诗社三天二头有活动，至十九世纪末，诗社活动才稍少起来，但仍保持一年中不定期的活动。诗社中老的中的少的相聚一起，吟诗作词，相互作对；有的人还带着道听途说的新闻逸事，互通信息，使诗社实际上成了一次次氏族人员的大聚会。诗社比较松散，若有事不来，也不碍事，但若无事，大家还是愿意出来聚一聚，通过交流畅谈，从中获得乐趣增长才识。金锐在《其恕斋诗集》里有这样记载：“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不堪卒读，愁

---

[6] 清惠栋解释《易》、《书》、《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

绪颇多。忆昔辛未，一门结社。略识诗书，不盲不哑。弟兄父子，即友即师。此唱彼和，析疑赏奇。佳话韵事，喜能得雨。彻夜长吟，兴高鼓掌……”。诗社还将“弟兄父子，即友即师”刻成了章。若干年后金立初回忆道：“诗是我家事”，也就是吟诗作对成了金家的大事。

一段时间后，大家把几经修改讲评过的作品汇成《务滋堂集》，计有四册，收集了《梦游草》十五卷；《翠娥楼诗草》六卷；《味真山房诗草》二卷；《听雨芭蕉馆诗草》三卷、《其恕斋》四十三卷。另外还有一些《桑梓集》、《萝月榭诗抄》等以手抄本行世，还没有收进《务滋堂集》，特别是后期有更大的一部分作品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遗失了。

诗社的社长即由辈份大，年岁长的族长担任。开始诗社活动场所一直在务滋堂，后来迁至家祠内。一年中春季和秋季族长总要设宴聚餐，表彰奖励诗社中成绩突出者，经费由田租中提成，比较宽裕，这一天是诗社社员最开心的日子，每人都会即席吟诗，相互评点，随之喝得酩酊大醉。诗社特别注重对年青人的鼓励和嘉奖，促使青年人奋发向上。童年时的金松岑也想在诗社中露一手，但是他不会作诗文，开始是在诗社中背父亲教他的诗文，也博得大人们的喝采，这样他也能得到长辈的一份恩赐，金家诗社对他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他慢慢地崭露头角，在诗社中占得一席之地。

金松岑记得诗社中最为得宠的青年人，是比他大 6 岁的族叔金祖泽。金祖泽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并不因为儿子少孤而对他放低要求，相反十分严厉，养成金祖泽敏而好学的秉性，常得到氏族人员不断的夸奖。在松岑 9 岁那年，祖泽中了“秀才”，得到官府发放的廪膳，当时祖泽只有 15 岁，名动当时。金祖泽不仅自己认真读文史，对金松岑也给予耐心帮助，使金松岑对学习怀有好感，不断吸吮从文史中渗透出来的有益养份。

诗社以学习诗词为主，却在不经意中向氏族人传播了团结、学习、吃苦、向上的精神，这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节：命名笏园

金松岑居住在西墙门内，这些都是祖父和父辈扩建的，占地约2亩多。它的东面 紧依着“大夫第”，西面沿墙有一条绿化带，连着西宅后进的花园。原本绿化地带杂草丛生、惨绿愁红。祖父领着母亲顾氏等人，在此种植了修直挺拔的竹子、红如胭脂的山茶、盘曲多枝的黄杨、吐蕾展瓣的桃树、如绣似锦的海棠花、烂漫丽质的紫荆花、 密叶疏枝的枇杷、缀满红色花蕾的石榴树、翡翠般绿叶的橙橘树、婆娑起舞的西湖柳、晶莹素洁的梅花、还有枝枝蔓蔓争相攀附在圆木围栏上的蔷薇。

经过改造后的花园，一年四季鲜花艳丽，特别是春夏秋季，色彩娇媚，香韵满园，美不胜收。也吸引了无数的昆虫在此安家，单是周围的泥墙根，蛉子低唱，蟋蟀鸣和，吸引了处在顽皮时期的金松岑。当然金松岑只有在父亲监督下完成当天“学业”，才能放归到花园内玩，时间一长，又得遭父亲痛骂。

后来他得到祖父的垂怜，允许他有更多的时间在花园里嬉戏，这是因为他给花园命了名。

花园的创园者是祖父金凤标，但一直以“后花园”称之，花园没有自己的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创，祖父认为，已经像个自家花园了，应该命名之。

一天，12 岁的金松岑正在园中玩，祖父过来，抚摸着孙儿的头顶，这位素来善于启发小辈思索的金凤标，也给金松岑出了个题，让他试着给花园定个名。金松岑想了想，又习惯性的将颈部佩戴的

玉佩塞进嘴里，过一会儿，吐出玉佩，放在手中玩，突然眼中一亮，玉佩形状酷似古时大臣上朝时手执的笏，也叫朝板，样子狭长，而眼前园子的形状是紧靠西墙一狭长形，再加着北面一大块，形状也如笏形，所以建议取名笏园。

祖父听后大喜，就命为笏园，并挂牌明示。以后他逢人便说孙儿聪明过人，小小年纪，脱口说出大臣手中的朝板，足见是个仕途良才，他多次吩咐儿子金光照要不惜重财，将长孙金松岑抚养成才。

2年后，祖父又给金松岑出了个题，让他以笏园为题写一篇诗。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金松岑在祖父的启发和指导下写出了最早的诗歌，初发芙蓉，出手得卢。全文为：

《笏园桃杏海棠盛开觞咏连日王父命诗以写之》：

花神醉瑶池，仙云谢天眷。
暄春风日娇，琢景池台眩。
诗瓢困寒乞，素地思采绚。
脱佩暝朝酲，东皇急驰传，
赪霞起洞府，绮縠迎仙媛，
清尊坐移席，佳酝百榼劝，
文章少年时，春华烂云汉。
花葩问谁妒，流年暗中换，
觞咏倘继夕，秉烛游忘倦。

诗中借景抒发了自己青春年少要抓紧时间认真学习的决心。后来他又写下《病小瘳题笏园》七律：其中云：

春老江南燕哺儿，午窗病起拓琉璃。
一天柳絮谁家笛，满地花荫隔院棋。
梦引游仙诗自况，静观齐物论相宜。
瓶笙又报汤泉熟，莫认飚轮辗地维。

诗中描述自己病中观笏园美景，使病中的心情也随之好起来。

中年时他对这些往事记忆犹新，还专门写了《笏园记》，以记录当时造园命园之事。

金松岑在 12 岁命名笏园后，父亲金光照，已感到儿子长大，为了不失时机地培养儿子，让儿子增加一点拯物济时步入仕途的资本和后劲，将来光宗耀祖，不再步自己平平庸庸的后尘。于是金光照不再将儿子牵在身边，决定送儿子到外界接受更多的东西。当儿子在学业期间，写下了以笏园为题的诗作时，父亲金光照更是觉得儿子像颗参天大树的种子，嫩绿的幼芽已经伸出地面，开始指向天空……

第四节　二位先生

老师不是魔术师，而是园丁，他可以扶持培植学生，但成长还是靠每个学生自己。

1884 年，12 岁的金松岑开始学养生涯。全家人不忍心将他送出同里，就把他送到同里镇最有声望的顾言先生处求学，以后又拜钱焕先生为师。金松岑少年时期，天资聪慧，博学强记，在二位先生的帮助下，更是勤学好求，孜孜不倦，慢慢增进自己的学识。

顾言先生，字询愚或恂虞，虽然只是名秀才，但他的诗文，质而不俚，锋发韵流，是清光绪年间吴江诗坛寥若星辰者之一；除此之外，他还精于金石书法，卓然成家；对花卉虫草亦有逸致，精于鉴赏，偶尔作画。 顾先生身材修长，拱肩缩背，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使金松岑和其他学生都感到先生蓄锐养威，上课不敢乱说乱动。金松岑原有一定的诗文功底，再加上学习认真，所以深得顾先生的宠爱。金松岑日后的回忆。“先生貌清丑，仰视之使人怖畏。而先生于众弟子中，独赏爱余”。

顾先生实在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有几件事让金松岑终身不忘，若干年后，金松岑将这几件事记录在他的文章中。

金松岑 15 岁时，一次爷爷金凤标手执别人送给他的仕女扑蝶图扇，口口声声说画得呆板不雅。金松岑接过一看，认为画的意境很好，既然爷爷不喜欢，他就向爷爷要来，自己动手在扇面左边填上一首词，词调是用“浪淘沙”。

金松岑将书写好的扇子拿到学堂，顾先生看到后，惊奇地问词是谁写的？金松岑忙回答是自己写的，本想讨得先生的表扬，没想到适得其反，得到了顾先生的一番批评与指教：词藻华丽，但衔华不实，小小年纪不能刻求于振藻的绮语，应从平实语言中学会表达深意。从此金松岑牢记顾先生的教诲，终身不采用绮语，转而追求悃质无华的语言功夫。这件事金松岑记录在《天放楼诗季集·红鹤词·自叙》中：“吾年十四、五，人贻吾祖以窕头扇，上绘女子戏蝶图，吾祖费御也。余案白香词谱浪淘沙一阕于其左，询愚顾师见而诧曰：‘伊谁作？’与余曰‘弟子所学制也。’师熟视余曰：‘不堕绮语障耶！’余自是戒绮语，终身不复为之矣”。

金松岑很喜爱先生劲骨丰肌的字，他常看顾先生写字。有一次金松岑偷得顾先生刚写好的 10 多张纸，自己一遍遍地偷偷模仿，直到自认为相像了，才满意地落上顾先生的款“老询”，还画上顾先生的图章。写好后，放到顾先生原本放字的地方，想来个“以假乱真”，测测顾先生的眼力。此事还是被顾先生发现了，顾先生知道此字一定是得宠学生金松岑所为，顾先生一改平素严峻的神情，笑容脸面和蔼可亲地对金松岑说：“尔书似南宫率意之笔，殊不类余，然署款则近之矣”。意思是金松岑的字像北宋书法家米芾的字，不像自己的字，只有落款处倒有点像自己的字。顾先生向松岑介绍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顾先生自小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又参与汉隶的笔调，后来练得自成了一家，顾先生鼓励金松岑好好地学习书法。

顾先生很喜爱与金松岑交谈，金松岑觉得顾先生身上“怖畏”慢慢淡化。顾先生很喜爱看历史书，对文史百家很有研究，他坦诚地向学生金松岑介绍：“余性每卞急，手语录一卷，则意气平而梦寐胥安”。意思是自己是急性子，每次遇到性情暴躁时，就迫使自己摘录些古代名人的名言录，至一卷，慢慢地使自己性情平静安睡下来。顾先生劝金松岑读点古书，用来修养身心，他也借了点宋元明清四朝历史书让金松岑空下来读读。年少的金松岑开始潜心研究文史，为以后自己在史文上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顾先生很欣赏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名句：“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使金松岑终身铭记，他决心使自己的一生很好地走完日出之阳、日中之光、炳烛之明之路。

1891 年，19 岁的金松岑参加吴江县补县学官弟子高等府考试，相当于跻身秀才的名列。顾先生早就要求金松岑独立思考要有新的见解，不久两篇很有份量的《长江赋》和《西北舆地图表》腹稿酿成。《长江赋》描绘波浪翻涌的长江，一泻千里，奔腾不息，借助长江这位历史的见证人，抒发中华民族要求独立自强的情感。《西北舆地图表》是论述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中俄北京条约》，对沙俄强占我中国西部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表示愤慨。金松岑把它们作为自己参加会试的文章。两篇文章一出现，很快佳评如潮，成绩名列前茅[7]。

金松岑一头得捷报，一头却得噩耗。考后没几天来报，顾先生突然上吐下泻，暴病而亡。金松岑来不及为自己的事高兴，直赴顾先生家吊孝，回想顾先生给自己的恩泽，如再生父母一般，恸哭不止。顾先生终年 40 岁，生于 1852 年，金松岑师从 8 年，先生的离去，金松岑事出无奈，只得辍学。

---

[7] 因是考场作文，后来遗失。

对于刚刚得中补县学官弟子高等府考试的金松岑，祖父和父亲自然不忍让他失学，于是在 1892 年 3 月，又送他到同里（光绪二年考中举人）的钱焕先生处继续求学。

第二年 2 月，金松岑多病的父亲金光照也不治身亡。金光照生前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已经是考场舞弊，妇孺皆知，金光照一身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金光照把希望寄托在儿子金松岑身上，望儿子能重振家威，再闯仕途。

天夺之魂的金光照，知道自己将逝，但有一个心愿放不下。金光照叮咛父亲好生培养已取得秀才资格的金松岑，在金光照心目中钱先生是位举人，儿子拜他为师，定能步入举人殿堂，而后再步入仕途。事实上金光照并没有真正了解钱焕，钱先生也是一位有思想有志气的学者，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早已厌恶，金光照送儿子到钱焕处读书，只能培养一个时代的叛逆者。

钱焕先生，字锷，光绪丙子科举人。钱先生对当时的时势及科举制度弊端针砭得厉害，虽然身为举人，但他发誓不再参加进一级的科举会考。他为自己建造了一间书房，起名“畏叠山房”，教书之余，钻在书房里专门写作针砭时弊的檄文，钱先生的思想观点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扩散，影响着金松岑。原本循规蹈矩的“好学生”，逐渐演变为激烈反对暴虐无道的清政府，热心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战士。

钱先生和顾先生不同，他不爱作诗，偶作诗文，也不讲究对仗工整，但他的文章写得特别严谨，阐述的道理很深刻，他留下的《闻妙草堂札记》，讲述了治心之学，是一本为儒家推崇的教科书。他的书法也很有功力，和他所阐述的语言一样，力透纸背。

二位先生在对待学生的态度方面，方圆殊趣完全不同。顾先生正颜厉色，学生惧怕；而钱先生一团和气，少威仪感，学生与他平起平坐，没有距离。

钱先生虽然为人极通达，和颜悦色，但旧眼光认为他不像个教书先生，混同于学生，难于教好书。钱先生认为，学生需要自觉学，那就有办法让学生深究下去；若没有自觉学的积极性，靠体罚，这种苦读书真是活受罪。事实上钱先生已经有了初步启发式教育的萌芽，而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 钱先生的这套教育方式，在当时境地就像在旧瓶内灌新酒，对于千年紧闭的瓶口，渗入“新酒”实在艰难。包括金松岑祖父和父亲都对钱先生的教育方法有过非议，实在是顾先生已不在人世，又慕钱先生的名望，才将金松岑交与钱先生的。这样倒使金松岑吸收了风格迥然不同的二先生各自的长处，择善而从。日后金松岑教书的风格秉承了顾先生，思想开明程度承袭钱先生；文学功底上共受二先生的影响，援笔立成、大开大合、文势恢宏。金松岑青少年时期的二先生是他一身难忘的良师。

钱先生有个哮喘的老毛病，1898 年 3 月 25 日，他旧病复发不治而亡。钱先生生于 1849 年，终年 50 岁，钱先生是位有抱负的人，可惜壮志未酬，生前很多檄文，身后都遗失了。

钱先生有 3 个儿子，只有小儿子钱叔度，号祖宪，爱读书，从小聪慧，深得钱先生怜爱，亲自教他读书写字，钱先生死时，叔度才 14 岁，悲痛之余发愤苦读父亲的遗书。几年后进步很大，后来一直重视教育，开始在黎里教书，与回家宣传革命的柳亚子交往密切，并由柳亚子先生介绍入南社，是南社早期第 19 号填入社书者。天缘奇遇，天作之合，钱叔度娶了顾先生的次女为妻，生下钱太初（复）。钱太初是二先生的孙辈，金松岑对后来拜他为师的学生钱太初怜爱无比。

顾先生有位幺子，父亡后，母亲溺爱不已，成了厝火积薪的败家子，在顾先生死后 20 年内，将顾先生生前所收藏的吉金乐石法书古画名瓷佳砚名家书信，悉数弄光，卖的卖，毁的毁。等到金松岑得到消息，通知已为顾家两位女婿的钱祖宪和袁文田一起寻到顾

先生家中，翻箱倒柜，再也没有寻得顾先生所珍藏的一点东西和顾先生留下的手迹。金松岑为此伤感透顶，常常无端地想起顾先生，感到对不起。如果早一点知道消息，从这位败家子手中抢得一点东西保留下来，都是极为珍贵的遗物，再说顾先生的诗文极好，留下来，对后世也是一份很好的遗产。

顾先生的大女婿袁文田，是袁龙的孙子。顾先生生前喜欢书画，自然和当时同里的书画名家袁龙经常走动，袁龙也喜爱格律诗，两人一起切磋诗画。金松岑每当见袁先生来找顾先生，就和和任传易等同学一起围着两位先生，静听两位先生的交谈。在两位先生的交谈中，金松岑知道袁龙正在为革职同乡的任传易的父亲任兰生设计建筑退思园。袁龙亲自监工两年，从 1885 年至 1887 年竣工。袁顾两人生前交谊深，若干年后，袁龙之孙袁文田尊听爷爷婚约，娶了已故的顾先生长女为妻。若干年后，修复的退思园在最后一道门楣上，留着钱太初先生的手迹“东篱遗构”，东篱是袁龙的号。

金松岑是二先生的得意门生，可惜二先生英年早逝，饮其流者怀其源，金松岑中年时常念及二先生，执笔写下了《二先生传》[8]。

第五节：婚事家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新郎与新娘毫无爱情可言，新娘是新郎得到的永久财产，新娘只有尽义务，没有自由可言，不管双方爱不爱，对女方来说还得从一而终，守贞节操。

金松岑的婚姻，完全是一种旧式婚姻，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

---

[8] 刊于《天放楼文言》卷八。

说完美。金松岑是位极爱惜名誉的人，对待婚姻只是一味地善待。

1888 年 10 月，只有 16 岁的金松岑，在父母“不孝之忧，无后为大”的逼迫下，稀里糊涂地在锣声唢呐声中完了婚。新娘是被花轿抬进门的，头上凤冠上盖着一块红头盖，身穿霞帔，一面小声地啼哭，一面就由着人摆布。金松岑早就知道新娘是里人“严一帖”严惕安的女儿严秀芳，严赐安为远近闻名的名医，有岐黄之术，是治伤寒里手，往往一服而愈，所以被誉为“严一帖”。严秀英比金松岑大 2 岁，当年 18 岁，小时候照过几次面，金松岑并没有把她放心上，早忘了，再说女大十八变，天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那天金松岑被人穿戴一新，头戴瓜皮帽， 身穿蓝绸长袍，全身红花绫罗；经打扮一新，清瘦白皙的长脸，隆鼻，浓眉，双眼近视，一副眼镜架在齐匀高整的鼻梁上，又英伟又斯文，颀长的身材约 1 米 75。只是脸上还没脱一股稚气，他不爱蓄须，年轻时就这样，年老后也是这样，总是显得很精神。

新郎新娘拜天地，送入洞房，当金松岑挑开红头盖，才看清严秀芳秀丽清雅明眸皓齿的花模样。

后来的夫妻生活中，俩人还算相配，感情甚笃。金松岑在外读书，严秀芳在家勤快地帮助婆母料理家务，严秀芳很快赢得金松岑全家的好感。

可是好景不长。6 年后的 1894 年（甲午六月十一日），也就在父亲金光照死后一年，结发妻严秀芳在生长子金孟远时，大出血不治身亡，等到严一帖火急燎燎赶来，为时已晚。噩耗传至病床上的祖母耳朵里，与孙媳关系融洽的祖母，一时受不了，竟然也跟着崩殂。金家接连办了二件丧事，令金松岑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严秀芳嫁与金松岑只有 5 年 8 个月，去世时 23 岁，儿子的来临并没有减轻痛失贤妻的哀伤，似有万千哀怨横亘胸中，无法排遣。直到亡妻落葬，金松岑才使自己稍稍平息下来，写了悼亡诗十绝，对亡妻的

悲哀之情溢于言表，可惜这些诗不久遗失了。若干年后金松岑再次提笔重写二绝《展严孺人遗影补题》[9]

留得惊鸿一瞥姿，玉钗敲竹倚栏时。
画眉笔掷纱窗外，长出潇湘第几枝。
研帕金环不再温，五年心力种愁根。
去来较胜梅花月，不着湘帘一点痕。

金松岑给刚刚出世的长子取名金孟远，字树声，暂由母亲顾氏带领。

自金松岑的发妻去世后，说亲的人倒是踏破门槛。里人都看重读书，尊重读书的人，更何况金家是书香门第，在同里镇上也算是大富户之一。金松岑续弦选择余地很大，但是恪守传统礼教的金松岑，一生择地而蹈，奉命唯谨，他把这个维系他一身幸福的挑选续妻之职，随口推托给了祖父和母亲。他认为只要祖父和母亲看中的，自己也乐意。在他看来这是具体体现自己孝顺长辈的实际行动，第一次是父母之命，第二次还得尊重长辈之意。

祖父和母亲相中了黎里长田（今黎里镇群联村）殷寿臻之女殷佩玉，金松岑奉命续娶了同庚的殷佩玉为妻。

殷佩玉的伯父殷寿彭中了道光二十年庚子科（1840 年）李承霖傍，二甲一名（即传胪），不久病故。父亲殷寿臻中了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1844 年），二甲九十三名，字肇骈，号百庭，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后以耳病求归，居家后很少言笑，独自闭门读书写字，很少关心户外事，深得家乡人的敬佩，著作有《帚珍斋文诗集》。殷佩玉可谓是黎里名门之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读得一点书，识得一些字，可成人后，其父病殁，又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中断学业，在家修《女训》。殷佩玉出嫁时，已

---

[9] 《天放楼诗集·谷音集卷上》P13。

经 22 岁。在当时已算大龄老姑娘，家中正愁着没法嫁出她，恰有金家上门提亲，也就不管是补房不补房，不加挑剔，就出了门。殷氏倒也爽快，不像当年严秀英出嫁时那样哭泣，她觉得这种哭是装模作样，老姑娘出嫁是开心事，何必做作。

殷佩玉和严秀芳的长相各有千秋，殷氏个子不高，却也丰满合度，端庄大方。只是金松岑觉得殷氏缺少严氏的淑静和温存，也许年龄相当吧，言语中缺少相让，好在金松岑年青时对家事什么都不管，两口子还算和睦，直至白头偕老。

殷佩玉后来生了儿子金季鹤，字芳雄。季鹤的“季”是为了与孟远的“孟”有长次之分，“孟，长也”；“季，少子也”。金松岑为“鹤望”，小儿即为“季鹤”了。金松岑在再次为人之父时写下了《娇儿夜啼曲》：

玉绳沈沈[10]天不曙，灯花红䵄双鬟语。

素罗织作秋江烟，锦绷玉婴啼索乳，

母坐抚儿憎钏鸣。天妥地熨哦诗声，

乳鸦堕巢狸窜屋。铜仪报时知四更，

四更月落参横树，歌声送儿梦中去。

表达了金松岑再为人父时的那种喜悦。

再次成家后的金松岑，还是潜心他的学业，只是一日三餐回家吃饭，家事由祖父、母亲、继妻共同治理。

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小哥儿俩同父异母，在家中厚此薄彼。家中虽然还有祖母和太爷，但为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老一辈不想插手鸡毛蒜皮的家事，因小失大。殷佩玉对季鹤由偏爱造成了溺爱，使得季鹤从小就象位纨绔弟子，吃不了苦，不思进取。顾氏对失去母爱的长孙金孟远也一味地宠爱，使得长孙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也

---

[10] 沈沈：沉沉。

不出众。

一次小哥儿俩为几文钱吵得不可开交，矛盾上交到母亲处，自然季鹤得势。小季鹤在哥哥孟远这里得寸进尺，孟远吃过数次亏后也觉没趣，从此听从祖母话避让一边，不再惹季鹤；季鹤怕孤独，没有哥哥相伴也觉没趣，所以向哥妥协，之后两人互让，逐渐关系默契起来。

长大后，哥儿俩的容貌都与自己的母亲相像，大儿子孟远清秀俊逸，只是个子比父亲矮了点，1.65 米左右；小儿子季鹤五官端正，1.75 米的瘦高个，个子超过父亲。

等到两个儿子出落得有模有样时，金松岑也发现了儿子各自身上的弱点，悔之已晚。日后总有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叹。

第二章：青年时期 （1897－1911 年）

第一节： 雪耻学会

同里这个看似闭塞的古镇，因为拥有金松岑等一批爱国志士，这里被人誉为“中国的上海”，其意是指革命活动相对高涨。

1897 年，金松岑等人在同里成立了雪耻学会。

领头人金松岑，他的思想意识轨迹是从抵御外侮，拥护维新，再到彻底的反清反帝，一步步走过来。

事情先追溯到 1894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清军大败，李鸿章吹嘘的“御外侮亦无不足”的北洋海军，作了抵抗，但还是全军覆没。后来有人披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密码被日军破译。这虽然和中国军队的失败有直接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造成恶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国力衰朽，不堪重击，蒙受的种种国难也是必然结果。紧接着 1895 甲午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地丧权、损失惨重的《马关条约》，台湾被霸占，东北被推入虎口。另有许多地方成了外国侵略者的据点，屈身辱志，民族危机四伏。

甲午战争一役，使还在钱先生处读书的金松岑及同班师生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由钱先生推荐，金松岑找来了日文《摩哈麦德传》[11]，金松岑认为日本人能译此书，把穆罕默德作为日本民族

[11] 也作《穆罕默德传》，在当时这个民族的兴盛确实令人钦佩。

的楷模，中国人更应该崇尚穆罕默德勇敢无畏的救国救民精神。后来他在《自序》中说道："吾恨吾国民之积弱焉，故译此书，使知国家者以威力伴神圣而行；不然，其为寒种之续矣！"

有消息传来，1894 年 4 月 2 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 1300 多人"公车上书"光绪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这一下宛如在静水中，投进一颗水雷，使原本忧郁沉闷得令人窒息的爱国志士胸膛中，翻涌着一股热浪。尽管这场战斗是输是赢？前途未卜，但金松岑此时就以为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他们十分感兴趣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

为了推进维新变法，1897 年，苏州吴郡人士张一麟、张一鹏弟兄等人在苏州成立了"苏学会"，张一麟还亲自到同里等地游说，创设学会。因为志向相同，金松岑由此而相识了 19 岁就中举人现年 30 岁的姑苏才子张一麟先生。同里创设"雪耻学会"，由金松岑、陈去病等人组织，大家首推金松岑为会长。

1898 年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维新变法运动掀起高潮。4 月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倡设保国会于北京。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起用维新人士，从 6 月至 9 月陆续颁发维新法令，推行新政。7、8 月间，各地响应维新号召，创学会、设学堂和报馆，而此时同里"雪耻学会"已经活动了 1 年余。

"雪耻学会"以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为宗旨。会员延伸到黎里、松陵、平望等地，计有 40 多人。都由一批同仇敌忾的知识分子组成，有金松岑的小叔金祖泽、金祖辉，堂兄金维基，还有南菁书院同学钱崇威，好朋友薛凤钧、薛凤昌（公侠）昆仲和沈廷镛、黄元吉、蔡寅、范祖培、袁成洛、顾永暹、顾麟昌、王锡晋、朱家骥、任琪，还有陈去病的师兄弟柳念曾、

柳慕曾（柳亚子的父亲、叔叔同为长洲诸杏庐学生）。

“雪耻学会”会址，开始是设在金松岑住宅的书楼里，此书楼也被金松岑命名为“天放楼”。

天放楼的得名，起源于他翻译的《摩哈麦德传》。《摩哈麦德传》讲述了阿拉伯半岛麦加孤儿穆罕默德兴国史，穆罕默德从小由祖父伯父抚养大，生前英勇无畏成功地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创立了伊斯兰教。创立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加或阿拉伯，被称为“天方”。金松岑为了赋予“雪耻学会”更深刻的意义，就将自己的书楼取名“天放楼”，在“方”字后加了个“文”，寓意“雪耻学会”想用文章唤醒天下，这是他最初的想法。

当然金松岑不懂日文，翻译日文版的《摩哈麦德传》，全靠正在自学日文的薛凤昌，一个口译，一个再整理出书，至 1895 年 6 月译毕。薛凤昌小金松岑 3 岁，两人以后成了好朋友，共同合作翻译了几本日文书籍。

“雪耻学会”后来移居到原同川书院教育楼内，“天放楼”也跟着易名。原同川书院为乾隆十二年（1747 年）里人创办的义学，是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占地 3 亩，共 20 间，主楼为三楼三底的木结构楼房。一百多年以来，书院房屋破败，里人不断捐资修葺，书院也办办停停，直至散伙。但留下一幢修复得比较完好的院落，成为晚清时期同里文人墨客活动的场所。雪耻学会会员也就借此场所纵横经纬，谈今论古，抒发救国救民之志。

定期集合，研究时政、研究新学，商讨救国救民之策，雪耻学会在当时全县很有影响。陈去病后来在其《革命闲话》中叙述道：“鸡鸣凤雨，磨砺一堂，颇极文酒从容之乐”。

雪耻学会，是因为“欲雪甲午之耻，必先雪二百六十余年前我民族所受更大之奇耻，故即徵合同志组织雪耻学会，盖实即一革命

之机关”[12]。

开始金松岑还想拉已寓居苏州的同里人氏费树蔚（字仲深）加入雪耻学会。费树蔚不仅是文人，而且是位开银行的实业家。费树蔚的夫人是当时苏州大官僚吴大澂的女儿吴本静，吴大澂的另一个女儿吴本闲嫁给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所以费树蔚与袁克定是连襟，当时的袁世凯还没有完全暴露其政治野心，在政界和军界都拥有一定的势力。金松岑想拉费树蔚，目的是想日后通过他，劝说袁世凯倒戈革命，这实在是十分天真幼稚的想法。当时雪耻学会为这事争论很激烈，最后金松岑怕被别人猜疑巴结权贵、心术不正，而放弃了原有想法。事实上费树蔚也是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决不可能和袁世凯之流同流合污，这在他以后的生活经历中足以证明。

在学会里，金松岑曾交流了译本《摩哈麦德传》和收集整理的《三大儒学粹》，言高旨远，阐述了他当初的思想，激起了会员的共鸣。这两本书实际都是金松岑为自己及雪耻学会的同仁所请的“师儒”，一为外国的“师儒”摩哈麦德；一为中国的“师儒”三大儒。他想以此和会员们共勉。

在雪耻学会的座谈会上，学会会员反响强烈，大家群情激昂，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特别是共同合作翻译《摩哈麦德传》的薛凤昌说：“这样的好书，不仅我们要学，而且还要推广，中国泱泱大国，每个人担当起责任，还怕国力不强盛？”陈去病即席赋一联：“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

金松岑也表示，翻译外国的《摩哈麦德传》，目的是要树立起国人的信心，现在日本人能译这种书来教育他的子民，中国人更应该翻译这种书来富国强兵。

---

[12] 摘自《陈去病先生年谱》。

金松岑整理《三大儒学粹》，“既辑其书之精者”，这是在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笔札，在独对中国三大儒渊博的学艺及做人的节操羡佩至极的基础上，创编了三百年来师儒学记。金松岑认为身处乱世，更应该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衡阳王船山、昆山顾亭林、博野颜习斋三儒先生为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船山先生明亡时，曾率兵在衡山起义；亭林先生少年参加“复社”，后又参加抗清起义；习斋先生反对豪强兼并，主张垦荒、均田、兴水利富天下。“余之服膺三儒之说焉素矣”。

金松岑也从此把顾亭林（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作为处世立说的思想基础，自勉一生。

第二节：南菁书院

金松岑虽然对腐败的清政府疾恶如仇，但他最初还是想通过步入仕途，来改变现状，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意愿。这和维新派当初的想法有异曲同工处。正在此时，仕途的台阶上，他感到有一只登云梯的手在招呼他，他满怀希望地准备腾云而上。

1898 年 2 月，也就是在钱锷病亡前的一个月，26 岁的金松岑应南菁书院来函召他入学，他就告别了钱先生进入当时很有声望的高等学府——江阴南菁书院。想不到这一去，就和钱焕先生成了永别。

金松岑被召南菁书院，是因为遇上了江苏督学瞿鸿机先生，瞿鸿机先生赴南菁书院，是为清庭广选人才。瞿鸿机收罗了县学官弟子考试时的试卷，金松岑所著的《长江赋》、《西北舆地图表》两文，让瞿先生赞口不绝，瞿先生对金松岑的才华很赏识，亲手书召金松岑入学，并命他担任学长，相当于现代教育中班长之职。这样的入

学方式十分稀罕，多少让还没有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金松岑有点受宠若惊。金松岑这一去，立即传遍了小小的同里镇，里人都认为金松岑这一去必是平步青云，破壁飞去。

南菁书院是金松岑渴慕已久的学校，对金松岑帮助很大的族叔金祖泽，就是南菁书院毕业的；还有另一位堂叔金祖辉，也是早几届毕业的校友。

当时的南菁书院建校时间虽不长，师资实力却雄厚，是远近很有影响的一所学校，主要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时大江南北高材生、知名人士云集南菁。

金松岑在南菁书院有机会结识了众多有志青年，这些知识分子碰在一起，深怀忧国忧民振兴中华之志，金松岑与他们一起探渊索珠，振动很大。

有次同学间讨论起江阴抗清英雄阎应元，小石湾有个阎典史祠，是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阎应元而建造的。和金松岑同来求学的吴江松陵人氏钱崇威（字白严）向金松岑细说了自己刚了解到的这位抗清英雄的事迹。早对清政府怀着强烈不满情绪的金松岑，对阎应元肃然起敬，产生的强烈谒拜兴趣，他决心自己一个人找个时间去寻访一下。

在一个和风习习的下午，他一人走到了江阴的小石湾。那里遍地白骨野露，坟墩不少，新坟上还没有长草，旧的坟墓上长满丛荆杂草，荒凉的小石湾上有 3 间简陋破旧的小瓦房。这和远处住草庐的民居相比，已经“鹤立鸡群”了。金松岑低头钻进小屋，里面有尊泥塑的像，一块字迹模糊的小石碑，上书“阎典史祠”。不用说，这是当地人祭奠英雄的地方，金松岑磕头相拜。

从旧祠里出来，转身想找英雄阎应元的墓。金松岑眯着眼低着头辨认墓前有石碑的字迹，但是没有找到一点珠丝马迹。坟地上陆续来过几批人，他们抬着亲人的尸体来此安葬，金松岑不好意思打

扰他们。几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金松岑走近他们想询问，但不是遇到了冷漠目光，就是一问三不知。夕阳西下，金松岑还是没有找到要找的墓地，累得不行，只得告别这片寂寞的土地，返回学校。

回到学校，他再找钱崇威，不料钱崇威补充道，他也跟几位同学一起去寻找过墓，也没有确切认定那个墓。回校问搞文史资料的老师，老师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里偷偷背出来，葬在小石湾，因为清王当道，又是兵荒马乱，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现在更是搞不清了，祭典阎应元只是自发的行为。

阎应元本来是个小人物，若不是武进人士邵长蘅凭着长辈和自己年幼时隐约的记忆，写下一篇《阎典史记》，这样的小人物最怎么英雄无畏，也早被历史的烟尘覆盖了。历史虽然是人民大众写就，但真正记载的并不是一些普通人的历史，这位明末清初江阴城一个小小的官吏自然排不上位置。

听了钱崇威的一席话，金松岑沉思良久，原本他想找一下邵长蘅撰写的《阎典史记》，但苦于学校图书室已经借出此书，他只能找其它零星资料，了解到这位抗清英雄的生平事迹：

阎典史，名应元，字丽亨，生卒 1607－1645 年，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曾任江阴典史，严格地讲，他算不得一个官，只能充当个小吏。弘光元年（1645 年）江阴人民在长江口抵抗清军的南下，此时江阴县里的大官都携家眷弃城而逃，作为小小典史的阎应元，却留下来担任了城内抗清首领，他情愿用自己和全城 6 万多人放到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用热血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金松岑还看到这样一段资料记载：江阴举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奉老母避居华士砂山，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本来一场看来无望的战事，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 81 天，6 万义民面对 24 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 7.5 万人的惨重代价，

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奇迹，义民们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这位小小的阎典史和他的义民们怀着一颗土不可辱之心，在这个历史的小舞台上大大施展了各自的军事才华，若非战争，谁能想象他们身怀着这些军事才华。在这期间清军派南明降将刘良佐前来诱降，但被阎应元怒斥而归，最后因得不到援军，粮尽兵亡，城被清军攻破。城破后仍誓死不从，躲在小巷中与清军继续抗争，最后投水被俘，不屈而死。留有绝笔对联一副："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众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阎典史这位杰出的抗清将领英勇悲壮的故事，令金松岑欷嘘不已，欣然写下了《江阴寻阎典史祠》一诗：

爵秩劝忠孝，降臣多大官。
山河壮天险，雄兵挫弹丸。
典史守暨阳，不戴兴朝冠。
弯弓死名王，叱咤老据鞍。
苦斗八旬余，力尽大节完，
悯忠爱其死，庙食留江干。
江流逝不息，客愁来无端。
丰草锁林扉，神鸦诏晚寒。
灵爽不可即，恻恻凄我肝。
会当濡大笔，丰碑建桓桓。[13]

阎典史的事迹给金松岑上了很好的一课，他借用颂阎典史的事迹，暗暗发泄对清廷不满的情绪。

当时的中国文化呈现"二元化"矛盾趋势：知识分子一方面对

[13] 摘自《天放楼诗集》。

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深怀忧国忧民之情，产生强烈的“拒变”心态；另一方面对西方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十分羡慕和向往，内心有种“求变”之念。

此时知识分子思想上传统根基极为深厚，受到西方体制和传统体制的击撞。当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抵触时，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抵抗，何况中国文化遭外来文化蔑视性的挑战，其反抗性更为强烈，这些思想观念影响了金松岑的一生，他后来所提倡的“国粹”，想保留本国文化的一部分。思想根基也源于此。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内忧外患，交迫而至，中国人对外人船坚炮利枪狂感到恐惧，对自己懦弱无能无力抵抗感到羞愧痛心。这时的一批爱国之志，发奋研究起国内国外的时势和历史，然后讲求洋务，以图自强，如康有为张之洞倡设的强学会，严复的译书，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与同盟会，皆从各种不同的途径，以求国家独立自强。此时西方的文化思想，逐渐输入中国，造成时势，实在是有种不得不变的“求变”心态，“求变”深得人心。金松岑时而处于这种心态，也积极希望“求变”图强。

金松岑具有“求变”和“拒变”的矛盾心理，但他始终认为“求变”并非“全变”，“变”有必要，但“全变”则属荒谬[14]。

晚清政府处于重重矛盾的威迫之中，于 1898 年的 5 月 23 日，向全国颁布开设经济特科章程六条，大招经济特科人才，并命令各省长官保荐所知人才，在三个月内送京城，然后进行定期会考。6 月 1 日宣布改科举之法，废八股，改策论。

这时的金松岑受瞿鸿机的推荐，准备进京赴考。在此之前，他正着手收集“关东及西域兵事”，准备补进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

[14] 参照张灏等著《晚清思想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第 87—93 页。

[15]。金松岑自从写了《西北舆地图表》后，就研究起中国疆域战事。因准备赴考，只得将补书计划搁下，准备日后再补。

正在金松岑埋头迎考之时，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从高峰跌入了低谷，从夏历的6月21日至9月21日，总共103天。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向荣禄告秘出卖了维新派的全盘计划。21日，慈禧宣布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百日维新宣告结束。“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9月，晚清政府又下令取消原准备开考的经济特科，仍旧沿用原八股文应试办法。

应该说自1895至1898年间，在与清王朝斗争的政治舞台上，资产阶级改良派几乎独占鳌头。但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金松岑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立场行不通，此时的金松岑对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出尔反尔，再则残酷地杀害了“六君子”等诸事联系起来，使他对晚清政府的态度忿恨到极点。

9月中旬，金松岑应祖父金风标身体有病嘱他回家。他是在家听到变法失败的消息，痛不欲生，在家写下《暨阳秋感》和《政变》：

《政变》云：

士林风急雁警秋，影事天家说总愁。
帝病祷祠遣蒙毅，佛慈衣钵靳罗睺。
北军产禄兵坚握，东市膺滂血办流。
想见信宫谋议泄，武灵槁卧困沙邱。

革新无计祸成胎，造就甘陵数党魁。
鞅法似于秦俗忤，买书难免汉庭猜。
君臣水乳中兴业，王霸雌雄命世才。

---

[15] 摘自《天放楼文言•元史纪事本末补自序》卷三。

千载一逢罗杀帝，龙行虎步上强台。[16]

变法的失败，使金松岑痛定思痛：国将不国，自己一味地求学深造，又有何用？大厦将倾，大厦中一蚁，爬得最高全是徒劳。现在最关键的是内强国民素质，把奴役惯的民族拯救过来。金松岑随即放弃了回南菁书院继续深造的愿望，他感到要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单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在南菁书院的读书总共半年多，进南菁书院时的美好的愿望随着变法失败而击溃。他回家给自己强加了2个任务：一是作檄文警省民众，一是兴教办学救国救民。

他在家深究起元史，“家居改治元治，病陈邦瞻所编纪事本末疏略……观元之所以兴，与其所以覆亡，岂非为国者之殷鉴哉”。他放弃了原有补《读史方舆纪要》的计划。他认为元代的兴衰史，可作当代之镜。因为元代统治者和清朝统治者对汉人的奴役政策是一丘之貉，既然清朝统治者不能让人直抒其言，那么通过研究元史，可以借古讽今，以史为鉴，兴邦救国。他认为陈邦瞻的《元史记事本末》很多地方还不够，所以“书自二十四卷外，复增补陈氏原目四卷，首列沿革图一，年表一，节谱一，而经世大典图考和林考太祖寝考，又各为一卷，附于此书之后云”[17]。

完稿后，他寄给已经回北京的瞿鸿机，请他帮助修改。但此时瞿鸿机心情不佳，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和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情绪处于低落颓靡中。因而对金松岑的来稿搁置一边，后来把此事遗忘了，竟然没有回给金松岑只字片语。金松岑从翘首待望到彻底死心，期间金松岑虽然不断去信催讨，但瞿鸿机却已找不到金松岑的来稿。金松岑没法索回原稿，身边没留副稿，他的《元史

---

16 《天放楼诗集》。

17 摘自《天放楼文言•元史纪事本末补自序》卷三。

记事本末补》就这样夭折流产了，这是金松岑早年失去的一部很可惜的力作。

办学结交，这是他立志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南菁书院的社会办学方式，为金松岑改革家乡办学模式提供了参照的典范。

第三节　办学结交

世道人心，戊戌变法的失败，让金松岑对腐败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金松岑原本想攀沿的仕途云梯，拦腰崩裂，再也无心续攀。金松岑已经看到救国之路根本不能寄托在腐朽的清政府身上，没落的清政府不仅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而且是“雄狮”前跃的拦路虎。倒是“雄狮”的唤醒势在必行，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言论极盛，兴教办学就成了金松岑最伟大最具体的救国救难的社会实践。

金松岑还有一个认识：人是由社会来塑造的，教育的社会功能促使个人在将来的社会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培养一些不是奴隶，而是有组织、有战斗力青年，这是促进国家强盛的基础。

1899 年 3 月，金松岑在“大夫第”的西墙门慎修堂内办起了私塾，这是创办公学的前期准备。金松岑自南菁书院回家后，向祖父表示，要在家乡同里兴教办学，培养人才。金松岑抱定宗旨：只要教育得当，可使顽石点头，重拾理想抱负。

祖父并不过顾问孙儿办学的目的，在他看来孙儿办学倒是一个生存的途径。祖父认为孙儿已有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也应该自食其力。于是他动员第二房第三房的子孙帮助整理“慎修堂”。金家氏族原本就是诗礼之家，听到金松岑想办学，自然很支持，因此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没多久，“慎修堂”整理出来了，排好了课桌。

西墙门的大厅为什么叫“慎修堂”？祖父解释：上辈的意思，为长治久安而真诚修身，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上辈从历史上众多的文字冤案中得出经验“祸从口出，祸从笔起”，尽量少说过于尖锐的话，少做过于激烈的文章。可是金松岑偏偏没有把上辈的教诲放在心上，“余之服膺三儒说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根植于他的头脑。金松岑就想从他的“慎修堂”开始，辟一条爱国从教之路，力图救亡国之危。

金松岑承认，作为小辈，他在祖父面前有时也无可奈何。比如1899年8月，病体加深，喘息不止的祖父，不顾金松岑强烈要求，硬逼他参加当年省府的“秋闱”试第。本来他连南菁书院都不再上了，无意于再涉足科举试场，但是面对病体日益加重的祖父，金松岑实在感到祖命难违，只得应付性地参试，自然“秋闱”不第。

考后，与金松岑情意笃笃的祖父金凤标，却没等到试第揭榜，两眼一闭一命呜呼了。这让金松岑感到回转人肠，伤断人气。不过他也暗暗庆幸，幸亏祖父没有知道他考场失意，否则只会多卷走些遗憾。

同里镇大户人家多，求学的人也多。大部分人家不愿放子女过早地外出求学，想在本镇寻找好的私塾先生。当地的私塾，也叫聚馆，少说也有10多只，学生少则有3、4人，多则10多人。

金松岑虽然刚出茅芦，但在古镇已经崭露头角，再加上金松岑心中已有鸿鹄之志，办学收费一律酌情优惠，因此前来求学者不少，“慎修堂”内，坐了10多位学生。

其中有黎里人氏蔡寅（冶民），蔡寅瘦个儿，比金松岑小1岁，蔡寅父亲和金松岑的父亲原是好友，蔡寅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有“一日十行”神童之誉，12岁对客作径尺书，自撰自书。蔡寅家居黎里，外婆家在同里，在雪耻学会和金松岑接触过，出于对金松岑的崇拜，拜金松岑为师，一段时间“馆予天放楼”。他和金松岑私人

关系甚笃，好友兼兄弟，每日和金松岑平起平坐，期间蔡寅写下了“石性坚而贞，石灵神且异”和“攻错得石友，磨砺资国器”等诗句，表达了他希冀自己如石一样坚贞，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决心。蔡寅是金松岑早期的学生，但金松岑在后来的文中不直呼他为门生。金松岑在此期间写过一首题为《秋感即赠冶民时冶民馆予天放楼》的诗，诗中述及自己和“冶民”在旧居天放楼时“雨过莓苔一院青，打头矮屋小谈经”的情景。天放楼是紧靠着“慎修堂”后的书楼，虽然楼名已经随后来的雪耻学会会址一起移居原同川书院，但金松岑偶尔还用之。

还有位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学生杨千里（天骥），这位学生比金松岑小 9 岁，读了几个月后，转学上海南洋公学；其姐后来也成为金松岑的女弟子之一。

另外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绍鏊及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之侄沈文炯等人。

与金松岑南北相对，也有一只很有影响的私塾。那是陈去病先生的聚馆，陈去病是被聘教师，聚馆不是他自己所开，是退思园女主人开的，学生都是任氏氏族子弟，陈去病按时领到一份授课费。

退思园女主人为何要办聚馆？女主人有经济实力送儿子外出到更高的学府去求学，但任传薪的哥哥任传易（味根）已经病故，这对女主人打击很大，因此她不放心再放唯一的儿子外出求学，就在家中延请塾师。任传薪是退思园落成那年出生的，翌年父亲病故。陈去病是遗腹子，女主人认为请陈去病当儿子的先生，希望儿子会像陈去病一样有出息。再说第一任主人留下若大的私家园林，女主人也懂得“坐吃山空”的普通道理，她也想让儿子学点知识。

退思园第一任主人任兰生，在退思园刚造好后，就被朝廷再度召之复出，结果病死途中。任兰生被弹劾落职归里，慈禧让他“退思补过”，他回乡造起了占地 9 亩 8 分的退思园。没想到歪打正着，

这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事隔一百多年后的2000年11月30日，退思园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为现代人留下一份不菲的文化财富。任兰生倒底是清官还是贪官，争论不一。金松岑在他日后写的《皖志列传稿》卷九附编内，录下自己的看法：任兰生曾任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署按察使居皖二十余年，曾任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吏无遗弊，民无遗利”。金松岑把任兰生列为一位清官。

教师陈去病，已经从长洲（今吴县）大儒诸杏庐处学成5年回归，本想随母亲一起搬到松陵住，但退思园女主人盛情相邀，陈去病也就留在同里，当了任氏塾师。陈去病的母亲倪节孝，人称倪太夫人，是元末四大画家之一倪云林的后裔，倪云林是无锡人，寓居过同里。

陈去病在退思园任教后，金松岑也萌生了再进退思园会会朋友看看任氏家人的想法。已故的任传易是金松岑在同里二先生处求学时的好友，不幸的是任传易早逝。金松岑在任传易生前，曾到退思园来游玩过，但在任传易死后，再也没有跨进园。

深秋季节的一天，金松岑一脚踏进退思园，就被子女主人一眼认出。金松岑从女主人眉宇间看出她内心藏有抑不住的悲哀，为避免引起她再度伤感，金松岑不想再提起任传易，但女主忍不住一句长叹：“我家传易好命短”！令金松岑心痛无比。

由女主人引见，金松岑见到了陈去病。两人坐在一起谈古论今，排遣心中的烦闷，当然也谈教育的经验和体会，话头越谈越多，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到了吃中饭时分，金松岑起身告辞，两人相约以后再到金松岑府上叙谈。金松岑临走和女主人道别，女主人无论如何要金松岑留下与陈去病一起痛饮畅谈，盛情难却，只得留下。

回去后，金松岑写了《任氏退思园追悼味根传易》三首：

重到名园问旧游，倚栏心事话从头。
方塘不作鸳鸯梦，霜醉芙蓉过一秋。

承尘狼藉燕泥香，邻笛吹来正断肠。
闻道南云更萧索，板桥流水自斜阳。

大风吹倒奇礓石，冷雨零残踯躅花。
苦忆棕鞋团扇日，水香亭子演琵琶。[18]

第一首诗写金松岑重到名园，倚栏想心事，园内鸳鸯失伴，只有拒霜的芙蓉，展开醉脸度过残秋。第二首写故人已逝，空梁燕泥狼藉，一片萧条景象；又借向秀《思旧赋》中“山阳闻笛”追怀旧好嵇康和吕安的典故，寄托与味根的旧情；三四句诗人自注：南云草堂在西珠圩，君（味根）叔友濂先生读书处，今更荒芜。第三首写追忆在一个初夏季节，金松岑与味根穿着棕鞋，手执团扇在水香亭中演奏琵琶的盛况，而眼前所看到的，奇礓石已被大风吹倒，在那时开得正盛的踯躅花（即杜鹃花）也被冷雨摧残零落，更感到荒凉落莫，不堪回首。金松岑通过借景寓情的方式，悼念昔日同学好友任味根。

金松岑和陈去病在成立“雪耻学会”前就交往频繁。他们一起交游，一起吟诗作对。1896 年陈去病从友人袁咸洛处借得分湖才女叶小鸾的《疏香阁诗集》，手抄一本，并作了一首诗，金松岑有诗和

[18] 见《天放楼诗集》。

之《和陈佩忍钞叶琼章疏香阁诗集竟题后》；另外还有《西湖录圃坐雨同佩忍伯升》、《律以告燕尾月舫和佩忍》等诗记录他们一起交游的情景。陈去病也多次到金松岑府上饮酒作诗。这两人外形相差很大，一个瘦长，一个矮胖，但两人在一起知心的话倒是很多，特别是对时事的针砭，志同道合。金松岑在《佩忍饷酒以诗报之效其体》诗中道：

高阳酒徒今不作，呜呼吾意真寥落。

酒肠无酒诗不流，涩尽宫徵商羽铁。

……

陈君爱人善体贴，道我至性甘淡泊。

此诗表露了两人知遇之深。

接触机会多了，金松岑、陈去病、蔡寅（字冶民）也模仿起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三人结拜为兄弟。金松岑比陈去病、蔡寅年长 1 岁，自然成了老大，同庚的陈去病和蔡寅，按月份排，陈去病为老二，蔡寅为老三。3 人公开取号，金松岑号“壮游”，陈去病号“壮图”，蔡寅号“壮怀”。3 人相商今后为拯救国家存亡，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以后“壮游”和“壮怀”都以笔名出现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只有“壮图”没有用过，但 1908 年陈去病在去广东之前作的《访安如》[19] 中写道：“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此中“壮图”为双关语。

若干年后，壮游金松岑、壮图陈去病和后来金松岑的学生柳亚子先生，成为吴江的“三杰”；另有金松岑早期的学生杨千里、柳亚子，以及金松岑本人和陈去病（伯儒）先生，也被同里人称为“杨柳松柏”四杰。金松岑本人还被民间尊誉为“吴江的文皇帝”，寓指他在吴江文坛上的地位和贡献[20]。

---

[19] 安如，即柳亚子先生。

[20] 《畅流》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P9《文皇帝金松岑》，作者范剑平。

第四节：首创学校

金松岑自南菁书院归来后，一方面自己办私塾；另一方面应族叔金祖泽推荐，担任同里区的教育会会长，金祖泽自己任同里区的劝学所总董。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同川书院旧址，这为金松岑创办学校打下了基础。

同川书院是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陈奠缰带头捐俸肇建的，占地3亩多。在此以前，同里还有一些小规模的聚馆类学堂，如明弘治五年（1492年）知县金洪设的社学，明代慧日忏院内设的义学等。

族叔金祖泽（1867－1941 年），比金松岑长 6 岁，从小古文功底很好，工书法，作有《毅远堂诗文稿》。金祖泽是金松岑少年时期崇拜的偶像，少年时期的金松岑隔三隔四往这位小叔家跑，遇到一些经史百家言语中的问题，随时请教，这位小叔也十分喜爱侄儿的好学精神，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后来金祖泽对 6 个儿子，3 个女儿的指教，逊色于侄儿松岑，金祖泽遂让长子金立初拜松岑为师，成了金松岑的学生及好助手。

金祖泽在与金松岑共事前，曾被聘至南浔小莲庄私塾任教师，回来后两人共同致力家乡教育。

两人一起划小船巡视各乡镇小学（包括屯村、金家坝等地），评价各私塾学堂的教育质量，对好的私塾给予鼓励，对质量低劣的私塾提出改进建议。劝学所的职责是在乡村田野倡导乡民送子上学，虽然同里是个崇尚读书的地方，但周围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家因家境贫困或认识上的差异，没能让孩子进学堂。

为了提高私塾学堂的教育质量，1899 年，两人在同川书院旧址劝学所内办起了理化传习所，利用假日培训私塾学堂的师资。经

费来源主要争取区政府资助，塾师自己负担一点，并与薛凤昌等办起了《理学杂志》，共出七期。

不久，金祖泽被选为咨议局议员、江苏省议会秘书长，离开同里，劝学力量减弱了，但金松岑主持的传习所工作一直坚持着。传习所成为联结教育同仁的纽带，在同里区及附近乡村颇具影响。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位金氏后辈共同为振兴地方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的堤坝。6 月，八国联军侵华。1901 年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更进一步使金松岑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高高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里人对社会时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遇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木然，这里又激荡起阵阵历史涟漪。

教育救国！救国是当务之急。

金松岑已经不满足办小规模的私塾学堂，决然要创办正规学校，办一所与南菁书院一样规模的学校。况且因传习所的影响，来金松岑处报名求学的学生与日俱增。办学校更利于组织革命团体，利于军国民，利于暗杀暴动， 利于救亡御侮；再则公学比起私塾学堂，更利于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金松岑这一愿望很快得到亲朋好友的赞同和支持，原本传习所的教员薛凤昌、顾永暹等放弃自己办私塾的愿望，纷纷报名入学做教师。

从办私塾到创办私人团体结成的正规公学，历时 3 年。1902 年 4 月 5 日[21]，30 岁的金松岑在家乡同里创办第一所公学——同川自治学社。且不说金松岑当初办学的初衷在于兴教救国，就办学这一具体实践来说，这是一项教育制度的改革，促使家乡教育质量步

[21] 农历 3 月 18 日。

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过去塾师一人要教多样课，教育质量受到很大限制；现在创办了学校，强化了教师的专业性，学生能够从学有专长的教师身上接受更系统更直接的教育，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自治学社的经费来源完全“自治”，一般沿袭私塾的收费标准。事实上私塾没有固定的收费尺码，有多有少，也有学生以送农副产品代交学费的。同川自治学社制定了一个较低的学费标准，一般以收银洋为主，学生也可以以送柴、油、米折算银洋代交学费。

同川自治学社，教育的起点介于中、小学之间。根据金松岑原意是想办中学文化程度的学校，但后来生源缺乏，也只得根据实际情况从低年级教起，以后教育基点定在了小学。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

自治学社校舍设在同川书院旧址内，主楼为三楼三底已被金松岑命名的“天放楼”。整个学校还是原院落，三进三深，自成前后各天井，旁边有厢房，房屋都为砖木结构，梁柱较粗，占地3亩多。

自治学社毗临“大夫第”的西北侧，“大夫第”的“慎修堂”在其后校舍紧张时，仍旧作为教室和宿舍。

学校取名同川自治学社，“同川”的得名，源自镇内横贯的三条内河，像个“川”字形；“自治”意寓着与晚清政府和“天地君亲师”封建的等级观念相抗。

同川自治学社的创办，金松岑被冠之“家乡新式学校的鼻祖，开了家乡办学新模式的先河”。同川自治学社成立后，震憾了全县，其影响迅速波及扩大，不久各地纷纷效仿，学校应运而生，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县已拥有新式学校55所。

同川学校的创办，让平静的小镇走出大批量的时代弄潮儿。创办学校的这一年，金松岑写了一组题为《今怀》的五言古诗，其中有几句描写了他人生的经历：

支那有一士，独立三十春。
十五好词赋，二十穷典坟[22]，
少更多事代，南疆战血腥。
中历忧患界，东海飞琼尘。
健者振臂呼，慨然起合群。
大开国耻会，诞育军国民[23]……

第五节：爱国学社

1902 年 3 月，几乎在金松岑创办学校的同期，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是国内新思想、新观念容纳之地，此组织大有从学术团体扩大到政治团体的情态，因此也有将其称之为“上海重要的革命机关”或“我国最早之革命团体”。上海新党蔡元培（字孑民）、蒋智由（观云）、林少泉（獬）、叶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渊）、黄宗仰（乌目山僧）等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即驰函各地同志赴沪，开成立大会。

里人金松岑和陈去病在成立“雪耻学会”期间，结识了吴郡才子张一麟，由张一麟推荐，被邀赴会。期间相识中国教育会的几位主要骨干，在完全陌生和亲切地环境中，金松岑畅开肺腑，呼吸到十分畅快的新鲜空气，此后一段时期成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命旅程。

蔡元培被举为会长。蔡元培（1868－1940），浙江省绍兴府山

---

[22] 典坟：古书 .
[23] “诞育军国民”，即是指创办同川自治学社.

阴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诸董事由蔡元培 、黄宗仰、吴敬恒（字稚晖）、黄炎培（任之）、蒋智由、蒋维乔（竹庄）等人组成。

早期会员有叶浩吾（瀚）、张继、钮永建、汤尔和、陈范（字叔柔）、冯镜如、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渊）、林少泉（獬）、张一麟、金松岑、陈去病等人。

不久，同里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初集《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一文中说：“教育会更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已成立者有江苏常熟及吴江同里等处……同里支部为金天翮（松岑）发起”。“少年绅士”[24] 金松岑凭借在地方的权力，把“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牌子挂在同川自治学社的校门外。金松岑任会长，会员有陈去病、薛凤昌等几十人。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成立，团结了周围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结成一个冠于学术团体实为进步团体的组织。会员大部分是原雪耻学会和传习所的会员，这让年青的金松岑兴奋异常，认为革命的曙光就在眼前。

中国教育会挑选一批学员去日本留学，目的是培养一批学会骨干。当时的日本，提倡军国主义。大都数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正是缺少这种军国民精神，需要向日本国借鉴促使民族强悍的精神。所以众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相聚，商讨救国救民之计，革命活动相对比国内高涨，日本成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重要活动据点。

1902 年首批赴日留学生中，首列了金松岑等人。金松岑因为遭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再加上同川自治学社创办不久，教育进度、教育质量、教育课本、师资力量的配备，一系列工作让他感到举步维艰，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放弃出国的愿望。若干年后，

---

[24] 《柳亚子五十七年》P 149。

他常为这一放弃后悔不已：向阳花木早逢春，自己放弃了一次接近贤达名人的机会，缺少了一次受教育的大好机遇。

1903 年初，陈去病也被列为出国名单之内，金松岑的学生蔡寅也想去，因家庭反对，没有去成。

2 月底，陈去病临去日本前，16 岁的退思园第二代主人任传薪在母亲的支持下在退思园设宴为老师陈去病送行，并相邀金松岑等一批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骨干。由金松岑提议，这次相聚也就作为同里支部为陈去病饯行之宴。

宴席上陈去病慷慨赋诗：《将游东瀛以自策》，直抒胸意：

长此笼樊亦可怜，誓将努力上青天。

……

由来弧矢男儿事，莫负灵鳌快着鞭。

3 月，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骨干陈去病，去了日本。任传薪也因为陈去病离开，从而师从金松岑，进入同川自治学社求学。

陈去病前脚离开同里，金松岑后脚也离开了同里。金松岑是去上海，此前蔡元培在上海创立一所学校，即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学会下设机构，它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并施军事训练，倡导军国民。爱国学社的创立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因为上海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学生平素极端不满学校禁止阅读新书及《新民丛报》等，压制思想言论自由，以一小瓶墨水为缘，发生罢课风潮，全体学员 200 多人退学。学校当局将这次学潮，归咎于在校教员蔡元培。蔡元培平日提倡民权，早就引起学校当局不满，蔡元培此时就和学生一起退学。蔡元培对退学学生说“不要散，我们组织一个学校”。学生集体向中国教育会申请办学，又复得罗迦陵女士等募捐巨款，于是以退校学生为主体的爱国学社正式建校。

爱国学社在 1902 年 11 月 26 日开学，校址设在中国教育会会

址泥城桥福源里。

1903年3月，金松岑因去不了日本，蔡元培先生就手书召他到上海爱国学社工作。

金松岑暂时放弃同川学校的工作，到上海爱国学社工作，并带了4位也是中国教育会会员的学生蔡寅、柳亚子、陶亚魂、任传薪，前往爱国学社作附课生借读。黎里人柳亚子、陶亚魂都因蔡寅与金松岑的关系，由金松岑早半月前介绍进入中国教育会，同时入同里支部，因有这层关系，所以爱国学社接纳了4位。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以后又更名弃疾等。金松岑十分喜欢他！那是一年前的事，1902年初，柳亚子赴吴江县城应童子试，金松岑是廪生生员（由官府供给衣食，提供进修机会），领队参加县考的童生们来到吴江县城，柳亚子的舅舅费树蔚就由金松岑带队前来参试。三场应试下来，舅甥两难分伯仲，第一场费树蔚第一，柳亚子第二；第二场柳亚子第一，费树蔚第二；第三场又是费树蔚第一，柳亚子第二。柳亚子由父亲柳念曾亲自陪同来县城应试，柳念曾曾是“雪耻学会”的会员，大家都熟悉，相聚一起，金松岑和陈去病也就相识了才气横溢的少年柳亚子。

这几名学生，要跟金松岑到上海读书，还是经过一番波折的。蔡寅26岁开始师从金松岑，“君幼有神童誉”[25]。因此金松岑“心知得君更快意，长祝二鸟无差池”[26]。蔡寅回到黎里，与妻子柳玉瑛相商。柳玉瑛作不了主，就到娘家与娘家人相商，柳玉瑛是柳亚子的姑姑，蔡寅是柳亚子的二姑夫，这样蔡寅要到上海去读书的消息很快让小他13岁的柳亚子知道了。

---

[25] 金松岑的《蔡冶民传》。

[26] 见《天放楼诗集．秋感即赠冶民时冶民馆于天放楼》。

再说蔡寅还有位表弟陶亚魂，字佐虞，原名赓熊，比蔡寅小7岁，人聪慧能干，思想进步，就是和父亲、妻子的关系都闹得很糟。

柳亚子早经蔡姑丈的介绍，认识了陶亚魂，两人比较谈得来，这次两人都要和蔡寅一起到上海去读书。

3位读书郎各自向家庭提出此行的要求，均遭家庭反对。

但3人决心已决，一起出谋划策。“三个臭皮匠，也真赛个诸葛亮”，理由很快让他们找到。

原来3人自加入中国教育会和同里支部后，也在黎里组织起了“黎里支部”，但是黎里和同里情形不同，柳亚子和陶亚魂都被镇上的人看作乳臭没干的毛头小伙，就是年龄较大一点的蔡寅加进去也还是成不了气候。黎里地方上由4位举人秀才一统天下，但3人不服，凭着年青气盛，一股子冲劲，既然掮掉了“禊湖书院”的紧闭的大门，冲进去搞起了演说。没有演讲台，便把炕几移去，跳上炕，大演特演起来，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这一下，他们干劲更足，讲到激烈处，双脚一顿，炕床开了个洞。黎里地方绅士有派别，一派起劲地反对威胁，另一派就出面支持，给他们提供场所。利用矛盾，他们就在新的场所“众善堂”门前，挂起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又办了一个油印杂志《新黎里》。这样他们和镇上一派的冲突得更厉害，成了两派势力斗争焦点。在此情况下，他们以在镇上呆不下去为由，向各自家庭提出要求外出求学。家庭鉴于实情，也只好顺水推舟，赞同了。再说有金松岑带领，大家认为也有所依。

金松岑在同里得到蔡寅消息，知道柳亚子和陶亚魂也想到上海读书，自然乐意。特别是柳亚子的印象很深，1年前是县里童子试第2名。这位16岁的孩子一年中走了二条截然相反的路，反差也实在太大，一年前是赴县城考清朝的科举，一年后是赴反清革命营垒。

金松岑接信后，马上回信表示自己先到上海等候他们的到来。

金松岑绝对意料不到，正因为他这一次的赞同和帮助，才使比他小 14 岁的柳亚子和小 1 岁的蔡寅从此迈出了革命生涯关键的第一步，以后各自转战南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大家分头出发。少年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护送他到上海，柳亚子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也只得违心地同意让父亲送行。船行分湖时，不料狂风骤起，几乎将船掀翻，父亲和他各抱一块平基板，准备万一落水，期待平板基救助生命，所幸船没有翻，这就有了后来名重一时的柳亚子。按照预约，柳亚子父子在一家客栈里找到了蔡寅和陶亚魂，4 人一起到上海租界内的泥城桥福源里爱国学社，找到金松岑和任传薪。柳念曾看着儿子安定下来，又再三托嘱老友金松岑多照顾，这才离开。

金松岑在爱国学社担任“庶务”，庶务相当于总务主任兼会计一职。因 4 人已是中国教育会会员，进爱国学社作附课生，手续办得也就比较顺利。

但是任传薪是瞒着母亲硬跟来的，母亲并没有同意。所以 3 天后，任传薪的母亲还是寻来了，硬逼任传薪离开学校回同里。金松岑无法强留任传薪，出于无奈，任传薪只得离开。临走还回头凄惨地看了一眼才同 3 天学的柳亚子他们，这眼神让柳亚子感到心酸，所以柳亚子后来第二次重返上海后，也拉了任传薪到上海求学。任传薪相对来说自由度不及柳亚子他们，谁让他是任家唯一的独苗！他成了母亲手中一只放不远的风筝，有根牵线的绳把他缠住。

在爱国学社里，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为学监。中国教育会的董事皆任爱国学社的教员，“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27]，社中教员，除供膳宿外，皆尽义务。课程设有国文、英文、史地、理化、体育等，还包括军事训练。爱国学

---

[2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 118 页。

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28]。师生爱国热情很高，"中国教育会每周学会会员要到张园安恺，开会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金松岑也积极参加演说活动。

在爱国学社内，用房紧张，教师的办公室比较狭窄。原本金松岑一人用一小间，没有几天，办公室新添了名教师，他就是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比金松岑大4岁，浙江省余杭县人，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教育家。

金松岑的卧室，不久也添了位刚从日本归来的小青年邹容，金松岑比邹容大14岁，邹容与柳亚子同庚。

当时彼此间的言谈都以强烈的革命思想为基础，关系密切。并且都积极参加张园演说。

蔡寅、柳亚子、陶亚魂3人开始分配在乙级，教师是吴稚晖，吴稚晖把《天演论》做课本，讲猴子进化为人，连讲连演，好像真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让3位学生觉得非常有趣。不久3位学生改入甲级，由章太炎教国文，章太炎授课不用课本，所讲内容"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29]，学生爱听。太炎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某某人本纪，实际上是各人的自传。陶、柳的文章交得较早，两人都写了戊戌变法以来自己思想的转化过程，章太炎阅后大加赞赏。当即附信一封，并相赠自己初刻版《訄书》。

3位学生经常到办公室和宿舍找金松岑，因此也与章太炎、邹容搞得火热。柳亚子先生后来回忆说"天放和太炎先生颇谈得来，

---

[28] 《选报》第35期，教育言七，第24页。

[2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同时和威丹要好。我们三个人，也常和他们往还。”[30]

一次由金松岑作东在长乐意酒楼宴请章太炎和邹容，特邀学生蔡寅、柳亚子、陶亚魂赴宴，6人关系更为融洽。席间章太炎盛赞了金松岑带来的3位学生，特别是学生柳亚子，柳亚子后来成了著名的爱国诗人，这和他的老师金松岑、章太炎等最初的栽培是分不开的。柳亚子还拿出两柄扇子，一柄正面是黄宗仰画的山水；反面是太炎先生写的诗：“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31]解亡秦；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香善骂人”。另一把是泥金扇面，金松岑正面画了一名壮士，雄赳赳地吹军号，这符合军国民教育的旨意，鼓励学生当革命军号吹响时，要为革命冲锋陷阵；反面有邹容所书的7个 篆字“中国少年之少年”，说是作为柳亚子的别署。当时保皇派梁启超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邹容翻过来，变成“中国少年之少年”，含义更激进。后来柳亚子真用此笔名在他主持的《复报》上，连载了《中国灭亡小史》，又为金松岑的《女界钟》作后序（即跋）。

这次聚会后不久，学生会领袖吴稚晖宣布了一条严明的纪律：规定学生不能到中国教育会治事室，也就是教师办公地点去。这条规定很明显是针对3位学生的，3位学生虽然肚里有意见，但也只能服从，勉强疏远了金松岑和章太炎、邹容。

事后章太炎知道事由，对吴稚晖产生不满，两人争执起来，各论各的理。吴稚晖认为学生应有学生纪律，否则影响教师办公；章太炎认为学生与教师的接近属正常，不必太拘谨。吴稚晖和章太炎各持已见，真是矛有矛的锋利，盾有盾的坚固，各自无法说服对方。双方个性倔强，吵过后，失和40多年，终身不解。金松岑日后在

---

30 柳亚子在《自传．年谱．日记》P151－153。

31 赵家熏腐是指秦赵高。

《蔡冶民传》中谈及此事：章、吴两人的怨艾，“实自亚子与君始风起”。

第六节：苏报要案

当时，上海可算是个革命的大本营，有 3 个主要阵地，一个是“中国教育会”，一个是“爱国学社”，还有一个就是《苏报》。

《苏报》原为日本人所办，1896 年在上海创刊后，因经营不善折本，卖与中国人陈范。陈范（1860－1913）字梦坡，湖南衡山人，举人出身，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被清政府革职，退居上海，具有反清思想。

这时间《苏报》辟有“学界风潮”一栏，揭露各地官办学堂腐败情形，鼓动学生退出官办学校，广为世人所注目。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等先生与《苏报》取得联系，约定由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等 7 人轮流每日写评论一篇。所刊文章的言论更趋激烈，像把匕首直插清王朝的胸膛。《苏报》馆每月给爱国学社大洋百元，支助学社活动。金松岑因为担任庶务杂活，没被邀请撰写评论，但他却时时关心着《苏报》的“学界风潮”。

陈范接办《苏报》遂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上海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崇论横议，震撼一世”[32]。

章太炎先生，号炳麟，字枚叔，此时已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知名度的革命家。章太炎曾受业于经学家俞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任《时务报》撰述。1900 年参加唐才常（字有才）创设的自立会、剪辫易服，以示反清决心。自立军起义失败，1901

---

[3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P 120 页。

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激烈的反帝反清言语，激怒当局，1902年春逃亡日本；3个月后返回上海。章太炎又把自己十九世纪末付梓的《訄书》，重新增订，删除了一些戊戌变法时宣传改良主义的文章，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由原来的50篇增至63篇，另外还有“前录”二篇。书中反映了章太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唯物主义思想，此书仍旧题名《訄书》。訄（qiu）：以言相迫。也就是不得不说的话。到了爱国学社期间又作了增订，封面由邹容题署。书中强烈地批判了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宣传了刚由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思想，系统地评品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还记录章太炎与孙中山讨论土地情况的《定版籍》，讲述土地和赋税问题，揭露了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关系的根本矛盾，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地”，也就是说土地应归耕者所有。这些论点，很出色，给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新养料。

1903年5月末，上海问世了两本很有影响的书：《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书是姐妹篇，对清政府来说，都是火药味十足。

接着《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又连续刊载了《革命军·自序》、《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的文章。这种“先推翻满洲人（贵族）所立北京之野蛮政”；……“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等等。鲜明的立场观点，无疑像一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强烈震动，各地报纸都争相转载。

6月8日、9日，沪上《中外日报》连续刊载《革命驳议》，鼓吹保皇守旧，反对革命，称所谓实行革命，则“内讧未已，外侮踵至”[33]。章太炎看后十分气愤，他召集邹容、柳亚子、蔡寅，提议撰文驳斥。他自撰首段，题作《驳<革命驳议>》，邹容收梢，中

---

[33] 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革命驳论》，P692—696。

间由柳亚子和蔡寅续连。对于柳亚子、蔡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苏报》这样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言论，第一次撰文，虽经多次修改，写得苦，但正因为有这一次良好的开端，使他们树立了信心，为以后的涉足政坛文坛打下了基础。

金松岑与邹容同宿舍，发现邹容一直埋头修改稿，时而激动时而低沉。在金松岑关心的询问下，邹容才把自己在日本就开始创作的《革命军》稿子让金松岑过目，金松岑看后十分欣赏，《革命军》约有2万字，却从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革命之原因和革命之教育等等章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给予阐明。并提出必剖清人种、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等等观点。

金松岑比邹容大14岁，但彼此关系也属忘年之交。邹容遇到了出版《革命军》的经费问题，一直关心支持邹容写作的金松岑，认为此书说出了爱国志士的心里话，出版此书一定会引起社会反响，不能让经费难住。所以金松岑主动承担了《革命军》的资金筹集工作，他说动3位学生，“金天翮、蔡寅、陶赓熊、柳亚子等诸氏的资助，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34]，这样就使《革命军》得以面世。

章太炎和邹容二人虽然相差18岁，但章太炎很器重邹容，赠诗称邹容为“邹容吾小弟”；而邹容则把章太炎看作师长，也戏称他为“东帝”或“西帝”。邹容写完《革命军》后，又把书稿送给章太炎，请他帮助润色。章太炎仔细地阅读了《革命军》的全文，极为赞赏，《革命军》的语言虽然浅直，不加修饰，但痛快犀利，如“震以雷霆之声”，适应社会上大多数人阅读。所以章太炎主动为《革命军》写了篇序。应该说邹容和“太炎先生最相得”。[35]

---

[34]《上海研究资料续集》P74。

[35] 柳亚子《五十七年》。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抨击《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而作，章太炎的文章古奥，议论深厚渊懿，利于承学文士。此书是太炎先生在庶务办公室内写成[36]。也就是在金松岑身边写就的，因此对金松岑来说，这两本书和这两位密友，有蜜里调油般的感情。

6月29日，《苏报》又公开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五方面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论，论证了推翻清政府革命是最大的权威。此文一发表，给早就“忍耐不住”的清政府“火上加油”。就在文章刊出的当天，清政府和租界内的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经过外国领事签署，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一起到苏报馆捉人，但只抓走了一个账房。

从事件性质来看，这次《苏报》案和清代中叶的文字狱有所不同。苏报案中的文字狱明目张胆，旗帜鲜明，直言不讳，一吐为快；而清代中叶的文字狱都是含蓄的、暗昧的、隐匿的；有些还是冤屈、不实、“莫须有”的。清代中叶的是以种族观念为立场，反清运动势单力薄众寡不敌；而清代末期《苏报》案已进入民主政治的认识，世道人心比任何时期都要“大胆”。

爱国学社和《苏报》案能这样明火执仗地干，也是特殊环境造成的，谁让帝国主义的租界设在爱国学社和《苏报》领地内！租界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清政府干瞪眼看着“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在此案发生之前，清政府一直无法发作，帝国主义魔爪可以伸入租界内横行霸道，但清政府却不敢有所“越轨”，生怕不小心惹怒了租界内的帝国主义，吃不了兜着走。这次爱国学社和《苏报》事件，清政府实在是按捺不住，恼羞成怒，他们赶紧要上海方面不惜代价打通关节，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士。密拿的名单6人，有蔡元培、吴稚晖、

---

[36] 参考《学林往事》上册祁龙威《记先师金松岑》P55。

章太炎、邹容、陈范、黄宗仰。

拘提中国人犯，须经领事副署，并由工部局巡捕房协助。清政府派往工部局的特派候补道俞明震，其侄儿大纯子是吴稚晖此前在日本时的好友，俞明震早从侄儿的来信中“认识”了吴稚晖。在侄儿的影响下，暗地里也同情革命，俞明震决定要帮助 6 人脱离不幸，俞明震利用手中权力，屡传吴稚晖 6 人前去问讯，实在是通风报讯。俞明震还密约吴稚晖，将拿办 6 人即行正法的公文出示给吴稚晖，并说：“此等举动真是笑话”。尔后俞明震又留吴稚晖吃面，恐吴稚晖有疑，俞明震自己先吃，吃后，让吴稚晖速去，暗示各人出走。吴稚晖即日就往法国，蔡元培也早在其兄的逼迫下悄然赴青岛，黄宗仰避于哈同花园，陈范速走日本；独有章太炎矢口断言吴稚晖在俞明震处告密，他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是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还劝邹容也勿离开。[37]

6 月 30 日，捕房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 6 人。章太炎正襟危坐客室，说道：“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欣然随之而去。邹容自后门逃出，避在虹口一个美国传教士家中；得到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不愿置身事外，让章太炎一人承担，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态度，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 日，自动到巡捕房投案。巡捕房又搜查苏报馆，抓走陈范之子泰生，另外还有位办理国民议政会的龙积之。这样苏报案中前后一共捕去了 5 个人。

7 月 7 日，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爱国学社的生命短暂，仅存半年多，如昙花一现。实践证明爱国学社确是举起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旗帜，燃起了反帝反清的斗争烈焰，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据点，影响波及全国，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史和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37] 参考《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清政府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想把章太炎邹容等押解南京，加以杀害。但是长江和上海租界占主要侵略势力的英国，同美、俄、法等国的着眼点不同，他们控制着工部局，坚持要维护“租界治权”，声称苏报案是“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

《苏报》案发的当日，金松岑和他的3位学生都不在。3位学生回黎里，此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发生内讧，3位附课生都是教育会会员，不是学社社员，学社宣告独立，3人只得退出。金松岑也顺道回了同里，在同里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担心两位好友的生命安全，在家呆不住了，马上回上海。不说《苏报》案中两位当事人与金松岑私交甚密，单说营救好友的过程，本身也是与清政府抗横的斗争。因此金松岑不顾个人安危，化了些钱打通监狱狱吏，为狱中好友传递书信物品，然后在外面想方设法营救。

这时金松岑往返于上海和同里，筹集重金，尔后在上海租界内聘请到当时租界内很有名气的英国辩护律师琼斯。金松岑此时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营救朋友的活动中。

开庭期间，金松岑每庭必到。令金松岑感到奇怪的是，这场官司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场绝无仅有的荒唐官司。琼斯问会审官员：根据法规，有被告而无原告，狱案就不能成立。会审官员突然问住，慌乱地回答原告是清政府，这样就形成了政府是原告，个人为被告的咄咄怪事。

令金松岑感到欣慰的是，他并非是孤军作战，在他的背后还有一支更大阵容的风樯阵马作后盾。此时社会舆论非常注意苏报案的动向，远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侨纷纷登报和致电上海英国领事，反对引渡。迫于压力，帝国主义对引渡章太炎邹容等人就有所顾虑。1903年12月24日，判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1904年4月，又迫于社会舆论，改判章太炎3年，邹容2年。

此时金松岑的结拜弟兄陈去病，正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江苏》

杂志上担任主编，他也密切关注着苏报案，并与金松岑经常通信联系，发表见解。1903 年 8 月他在该杂志第四期上署名“浴血生”，作《革命军传奇》（杂剧）谱写了邹容、章太炎入狱一事，“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誓不休”。

章太炎和邹容在狱中，表现得英雄无畏，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统治者对他们的人身迫害，仍旧不断写诗唱和，抒发革命豪情。

金松岑回到家乡后，心中放不下两位狱中战友，他几次骗过家人的劝阻，只身到上海，又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探监，一些书信通过金松岑之手传出，又刊载于一些革命报刊上，继续发挥爱国反清战斗作用。如章太炎在狱中听到沈荩被秘密鞭死后，愤怒地写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的诗。沈荩就是沈禹希，沈荩在天津英文《新闻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同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北的罪恶，清政府老羞变怒，密捕沈荩，使用竹鞭活活鞭死沈荩。邹容见了章太炎的诗后，马上和了一首《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38]，刊于《民国日报》[39]。清政府发现后，随即下令禁阅，荒谬极顶的清政府，不准地方民众买来看，“如发现寄售民国报者，提究”。

章太炎、邹容被捕后，学校被封。蔡寅、柳亚子、陶亚魂 3 人没有希望再回去复学了。他们经常与同里金松岑联系，要一起去探监，但 3 位学生均遭家庭反对，金松岑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同意。

金松岑 1 人奔波于同里、上海之间，既是前去探视，又是设法营救。松岑让两位学生分别写了书信，由他秘密带入狱中。章太炎和邹容看了他们的书信，章太炎考虑写回信不方便，一般口示金松

---

[38] 西狩是章太炎的署名。

[39] 此报是章士钊等在《苏报》被封 32 天后办起来的，革命宗旨比《苏报》更鲜明。

岑回音，邹容就在狱中简短地草就了复信，托金松岑带出。邹容给蔡寅的回信，念念不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祖国岌岌可危。原件的书影 刊于《人民日报》1981 年 10 月 6 日第五版，内容为：

冶 民志士足下：读致枚公[40]书，及金松岑君来，奉闻近状。念 夏初时，在爱国学社相与快论，不无生感。岁月逼人，羁此又将卒岁也。比来，老大支那瓜分之说，哗嚣尤甚，亡国之民，同兹慨忿。伪政府（清政府）擅敢以吾族血土再拜敬献于列国皇帝统领陛下之前 ，徒恨我柔脆奴隶之汉种只能坐视其盗卖不思一抗耳！今者海内大义日益昌明，我神圣文武之皇组或眷其胤，视爱之同胞同德一心，而又加以吾同志之自持不退，终必有俎醢此五百万蛮族之一日。狱事问松岑即知。不具述。专此，敬问起居，弟邹容顿首。

十月二十五日

给柳亚子的回信，是在邹容牺牲后的第 2 年，也就是 1906 年，刊于柳亚子主办的《复报》第五期上。当时为避清政府耳目，标题改为《致四群书》，内容为：

人权志士足下：奉致枚公书，得近状。审足下知支那大陆尚有某某，不以其微贱忽之，感甚感甚。某事国无状，羁此半年，徒增多感。甚得枚公。同与寝食，迩来并闻高谊，耳目一新，奈某愚极，不堪造诣，且思潮塞绝，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鼓吹国民，祖国前途或有系耶！狱事消息又转伪京，俟有来文，然后定议。书此敬问起居侍祉。弟邹容谨上。

狱中草就，信不宜过长。大约 300 多字，其中有一段文字，是竭力劝亚子读习英文，以求获息世界知识，可惜发表时被亚子删去，

---

[40] 枚公即是太炎先生。

原稿被虫蚀，再也寻不到了，亚子后来悔之莫及。

金松岑冒着生命危险携带出来的信件很是珍贵。

邹容牺牲时，金松岑写了《哀邹容》祭文，文中写道：

江流出峡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41]

邹容是四川人，句中所述邹容像长江的水流出四川，一泻千里奔东海（指留学日本），以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向国外学习先进的东西，揭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撞钟伐鼓”般在中国大地上宣传革命。金松岑饱蘸怀念的文笔，惋惜地叙述了邹容短短的革命生涯。

爱国学社被封后，金松岑在上海暂住点也没有，只得返回家乡。在爱国学社这段日子，又经历了《苏报》一案，让金松岑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真实面目——清廷是中华民族的死对头，他们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只能给中华民族加重灾难。但腐败的清廷与列强相勾结，力量尚强，欲图推翻清廷，非扩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金松岑遂把爱国学社未竟的事业移至同川学校。

第七节：接纳亚子

为安全起见，章太炎在狱中一般都让金松岑带口信，偶尔一次例外，回过柳亚子一信，约 350 字。主要是劝柳亚子去同川学校读书，可能是考虑到避疑，才让金松岑捎信的。文中这样写道：

松岑到沪数次，询弟近状。……‘教育会’分散以来，‘爱国’诸君亦既飘摇失所，常熟殷君复陷水死，恐‘塔后’亦少达者。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自兹以往，私设诸校，

[41] 见《孤根集》附录。

益凌迟衰微矣。'同川'之存，千钧系发，复得诸弟与松岑、去病、蛰龙诸君尽力持护，一成一旅，芽蘖在兹。当使朱鹤龄，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积薪居上；亦令奴性诸爨，不以'爱国'分散之故，遂谓天下之莫予毒也。

当时常熟殷次伊跷蹊落水身死，常熟支部和塔后小学损失很大，基本解散；曾一度很有声望的浙江南浔"浔溪公学"、苏州"吴中公学社"、杭州"两浙公学社"相继解体，上海的"丽泽学院"还没办起就夭折了。故太炎先生寄厚望于"同川"。"同川"之存，重负在肩，"一成一旅，芽蘖在兹"，并希望柳亚子等人也学吴江先辈经学大师朱鹤龄和陈长发，后来者居上。柳亚子本也想下一年的开春到金松岑的同川"自治学社"求学，经太炎先生一鼓励，决心更大。

1904 年春柳亚子入同川自治学社，并在那里读 2 年书。就此成了金松岑的受业之徒。

柳亚子曾在他的《南社纪略》中讲道：

一九〇四年，到同里，进鹤望先生所办的自治学会念书，醉心革命更甚。

晚年还有诗盛赞：

少年慷慨记同川……同川衣钵谁能负，心折堂堂天放翁。

柳亚子入自治学社时，自治学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级班，是自治学社的本部，学生称社员，对教师不称老师，而是直呼其号，这是继承了"爱国学社"的作风；另一部分是低级班，自治制不见效，学生犯规有罚站、有记过等。

在自治学社其间，柳亚子与陶亚魂的弟弟陶神州等人成立了"自治学会"，创办了《复报》，取光复中华之意，他在《五十七年》一书中这样回忆：

这刊物是星期刊，主编是我，文章我写得最多，还要自己

写腊纸油印，这工作也由我担任，神州（陶亚魂弟）他们不过帮帮我忙吧。每星期出版一次，上半天出版，下半天会员们担任沿街分送的责任，居然搅得很起劲。钱好象是味知（任传薪）捐得最多吧。

《复报》是吴江县内首份宣传革命的小报，自第三期起，刊名反印，含“反清”旨意，锋芒直指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声言要禁报捉拿，置《复报》于死地。然而《复报》不但不灭，1906 年初还被柳亚子带入上海健行公学。当年柳亚子在上海健行公学“理化速成科”读书，因有熟识的原爱国学社师生引荐，柳亚子很快认识高天梅、朱少屏，成为学校骨干力量。《复报》由柳亚子、田桐任主编，改在上海编辑出版发行，这个发行工作很苦，由柳亚子等人秘密分送，金松岑偶尔也为《复报》撰稿。当年偷偷跟随金松岑到上海爱国学社上学的任传薪，此时也在金松岑的自治学社求学，他被学生称为“柴大官人”，在同学中算是很有钱，也很慷慨，自治学社如有捐款之类的事，他总是挤在前面。《复报》到上海健行公学后，任传薪和其他几位同学也跟到健行公学求学。

再说因为金松岑在自治学社办起了体育会，意在培养一批反清的暗杀骨干。体育会不限于自治学社的社员，不受年龄地域限制，大江南北老的少的，只要愿意均可前来入会。这样体育会的交际一下子扩展，柳亚子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入会者。

柳亚子在同川自治学社，以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成为学校的骨干，他被同学选为监察员。同学请假都由柳亚子审批，柳亚子自己请假，就由社长金松岑亲自审批。1905 年秋，柳亚子和金松岑曾为请假之事闹过别扭。事情是这样的，金松岑的朋友体育会会员苏州的冯沼清，苦心经营的“苏苏女学”举行开学典礼，来信要求柳亚子等人去参加。金松岑因为前次柳亚子去苏州冯沼清处被马撞昏过，所以觉得对不起柳亚子父母，这次暗中吩咐不让柳亚子等

人去苏州。那知柳亚子根本不听，还是去了。回来后，金松岑撤消了柳亚子监察员的职，这样在同学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大家对金松岑擅自取消监察员的做法不理解，金松岑原本想另选他人，因得不到结果，索性取消这一职务。

同川学校的人和事，柳亚子记忆深刻，后来他为南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发展了 20 多位同川学校的师生和体育会会员。

第八节：校体育会

“诞育军国民”是同川自治学社办学的目的之一，在金松岑看来：同川自治学社鲜明地举起了反帝反清的大旗，体操训练当然很重要。

自治学社教室紧张，但专僻一室放置“军事器械”，这些假刀假枪做得比较精致，形状和真的十分相像。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办学的初衷，造就一支能文能武的“新中国少年军”，随时随地拉起来资助支援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时候金松岑常常以军人的形象出现在学生和学员的面前，他全身武装，高统靴、皮绑带，身挂一把大刀，在他的床头还常年累月挂着一把七星“雌雄剑”。金松岑向学生灌输的口头禅是：“猛士不带剑，威武不能显？丈夫不报国，苟活不如死”！

金松岑办学的目的也在追寻暗杀的机遇，革命党人不断惨遭暗害，像金松岑这样一些义愤填膺的青年，也立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向当政的罪魁祸首行刺暗杀计划。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也意在暗杀；包括柳亚子后入的上海健行公学前身，都在暗自侯机行使“荆轲刺秦王”的壮举。

金松岑 1903 年在同川书院的西面开辟了一个大操场。体操教

员自然是原来爱国学社的体操教员林立山（懿均）。林立山与章士钊原都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学员，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在这之前曾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任教，为毛泽东的老师。1903 年 4 月 3 日以章士钊、林立山为首的 31 人，在南京陆师学堂愤然离校退学，赴沪加入中国教育会，并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解体，金松岑罗致林立山到同川自治学社来了。

南京陆师学生教体操，在同里这个比较封闭的穷乡僻野，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时有人前来观看同川自治学社的体操课，除了本镇的，还有外面的。大家索性就用《水浒》中豹子头林冲的称呼，直呼林立山为林教头，林教头任过爱国学社教师，大家都认为这位林教头高深莫测，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金松岑为了扩大革命志士的队伍，吸引社会上进步力量，组织起“体育会”，金松岑自任会长，林教头任教员，林教头为人直爽，与学生及体育会员关系不错。

这样体育会由原本的自治学社社员，发展到外面社会上老的少的，远的近的，从看热闹到加入的，呼拉一下，来了 200 多人。这期间是同川自治学社最精彩最有影响的时期。

最奇怪的是嘉善沈守瓶，号醒初，是个跛脚，气力很大，也来同川学体操，且年龄已经 40 多岁，他还带来了弟弟沈履夷和侄儿沈道非，后来他和道非毕业回去，弟弟留下来变成自治学社社员了；沈道非在北伐后任过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的南京市长何民魂是道非的学生。

体育会还有一位程星恒，也是嘉善人。程星恒在富阳县衙门当教读师爷，是县太爷请他去教一个只有 10 岁左右的小少爷，但程星恒却做通了县爷的工作，把小少爷一起带到同川自治学社来了。程星恒当“体育会”的会员，小少爷进“自治学社”低级班读书。这位小少爷人很聪明，一次在金松岑身边看到先生正在批柳亚子的

作文，上面写道："盛水不漏，真文豪也"。小少爷就把柳亚子的面孔画在纸上，上面写道："中国大文豪柳亚卢"。

同里本地的体育会会员，也不少，如满清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后代，沈祥芝（文炯）和沈颂墀[42]叔侄两人。沈祥芝年龄较大，赋性豪爽，常常要人家到他家去喝酒聊天。体育会会员中生活比较富裕一点的就数任传薪和沈祥芝，沈祥芝1905年在自己家中操办了"正规小学"，他此次参加体育会的目的，是想借鉴金松岑的办学方法。沈祥芝没有任传薪那样的家底，像任传薪那样大规模地创办丽则女校，相比较起来沈祥芝办学要艰辛得多，学校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因经费问题突出，不久就散伙。沈祥芝生个儿子，取名为端方，他不避嫌，有心取了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同名。端方恶事做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激起公愤，但端方权大势大，人们没法正面与端方较量。这样，沈祥芝就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指桑骂槐："端方算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那不知事理的儿子"，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慨。祥芝最后还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圆了办学的梦，前往北京扶轮高等小学任校长。儿子端方后来倒成了个出众的学者，但不幸死于飞机失事。

会员中还有一部分是苏州人或吴江其他地方的人，如松陵的王凤书（中丹），后来成了自治学社的理化教师；黎里人曹绳甫，后来成了自治学社的社员。

校外的体育会成员，是不计在校学生之例的。

金松岑自任童子军教练，林立山1年后离校，体育会的担子就由金松岑一人担起来了，体育会轰轰烈烈了1年余，随着林立山的离开，懒散下来，慢慢就剩下自治学社的社员了。不过体育会还是设立的，办学的宗旨是不变的，而且学校的体育活动成绩一直在全

---

[42] 丹忱，金松岑长子寄父。

县名列前茅，学校大小规模的体育运动会年年要搞好几次，几十年来一直成了学校的好传统。

第九节：晚会相聚

1905 年暑假刚过完，同里自治学社别开生面的在开学那一天举行晚会。金松岑早早地发出除自治学社社员外的来宾邀请书，准备举行一次兴华灭清的演说大会。这在当时，地方政府是严禁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若透出信息，必遭干扰。为了避开白天耳目，就决定举行晚会。

那天晚会有全体自治学社社员，还有 10 多位外埠来宾，有蔡寅、陶亚魂、顾浩然、吴复斋，还有苏州的李思慎、冯沼清、朱梁任等，冯沼清还带了位 13 岁侄女冯遂方。

晚会从傍晚 17：00 时开始，一直至晚 23 点结束，晚会开了 6 个多小时，原本想在 21 点前结束，那知革命气氛异常热烈，师生群情激昂，慷慨陈辞，使得晚会的高潮一个接一个。大家印象最深和要数冯沼清那位可爱的侄女冯遂方，年龄最小，也争着跳上台发了言，她挥动着小拳跺着小脚，其庄严的神情让全场人员激动万分。有几位自治学社的社员原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善言辞，这次看到冯遂方这样的小姑娘发言也如此精彩，不由得也在台下坐不住，瞅个机会上台说了几句。当然时间关系，还有部分来宾和社员没有来得及发言，大家意兴未犹，情绪激动。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休息，金松岑强行宣布结束了如此激昂的场面。

金松岑自己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给晚会带来的新鲜的气氛，可惜时间太短了，今后还想找机会邀请大家来。

这场演讲晚会，让每位来宾和自治学社的社员留下的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原同川自治学社或体育会的部分会员，虽然已离开同川，这次被邀来，如同回到娘家，十分兴奋。晚会前大家相聚一起说不尽的亲热话，晚会开始，虽然还有众多话语要讲，但都克制住，尽量营造一个庄严肃穆的晚会气氛。

那天陶亚魂也上台进行了演讲，讲得也特别好，他讲到：有为的国人都想实现人生的价值，为国为民做点好事，正如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若真是虎落平川，马放南山倒也罢，可是现在国家遭强敌蹂躏，如火如燎，每位有正义感的国人都寝食不安。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不仅无力回天，还剥夺国人拯救国家的愿望，真如同用刀子慢慢地剜割国人的肉。

陶亚魂这种痛不欲生的样子，让金松岑记忆深刻。

可是谁也想不到，陶亚魂就是带着这种痛苦和无奈永远地离开了大家。陶亚魂其时已染恙，他有痨病，因暑期劳累，再加上赶晚会发言稿，让原本体弱的他，哮喘不止。在自治学社住了多天，请医生开了方子，吃了药，还不见好，金松岑派在自治学社读书的陶亚魂五弟陶神州和柳亚子雇船护送回家。万万想不到，10 日后，陶家送来讣告：陶亚魂已经病故。柳亚子和陶神州同住一个宿舍，最先知道消息，马上转告金松岑，金松岑非常惊愕。金松岑马上派柳亚子、陶神州前往吊唁，并当即书写一付挽联，这时蔡寅也还没有离开黎里，大家将金松岑的挽联放在显要之处：上联是

第一滑稽才，第二小说才，第三教育才；文采风流，生世可怜病夫国。……忧伤憔悴，在天愿作自由神。[43]

柳亚子称金师的这付挽联是写得最好的，最能表情达意。

陶亚魂壮志未酬，惜哉。柳亚子、陶神州回校后，把此次奔丧

---

[43] 下联已无从查考。

的经过向金松岑作了描述，3 人心痛万分，嘘唏了一番。金松岑吐言："早知道他有病，那天真不该让他发言。可惜！"

蔡寅那天也参加了晚会，并也发了言。他自《苏报》案后，就没有再回同川自治学社，而是去了无锡"理化研究会"读书。后又去了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蔡寅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初任浙江宁波地方检察官，旋即辞职。辛亥革命爆发，任临时大总统秘书，追随孙中山左右。宋教仁遇刺后，协助程德全追查凶手，袁世凯称帝时，蔡寅担任江苏省代理省长，与黄兴一起宣布江苏独立，并指挥军队与袁世凯的亲信在南京城外天堡城展开激战，全事不可为才出走到北京。后从事法律编辑工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蔡寅出任浙江高等法院温州分院院长。晚年醉心浙南山水风光。

这次晚会被邀的有一大帮苏州朋友，都是同川体育会成员，因要参加体育会，经常要到同川。苏州朋友中冯沼清和朱梁任也和柳亚子交上了好朋友，无话不谈。柳亚子和朱梁任都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他们两人也最要好，朱梁任后被柳亚子一起拉到了南社，成了南社首批社员之一。朱梁任有诗赠柳亚子："新中国少年，我爱柳人权，文笔惊当世，殷忧问老天。风歌同口吃，民约得心传。把臂吟诗句，临风意惘然"。朋友冯沼清在苏州创办"苏苏"女学，没有钱卖了妻子手饰衣服，不顾一切办起了学校，他办女学，一方面是想制造女革命家，另一方面想借女学做专诸的鱼腔，实施暗地里刺王僚，他以为女子接近那些狡狯老贼要比男子方便。他对推心置腹的金松岑和柳亚子等讲过，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端方，如一遇事，他会立即遣散在校的教员和学生。不过正当他与端方接近，实施计划时，1907 年 9 月不幸自己先命赴黄泉，急病而亡。

还有一位苏州朋友李思慎，曾领了 1 位湘人魏万候来金松岑处，相商暴动推翻清政府之事。金松岑考虑时机还没成熟，如经费

紧缺无法购买枪枝等，使李思慎放弃原主张。金松岑相邀魏万候住了 10 日，教金松岑及学生击剑技术。魏万候与金松岑相处中，也觉自己有些鲁莽，佩服金松岑的远见，临行前，他将自己的儿子留给金松岑教养 1 年多。

这样一些革命激进分子参加演讲晚会，自然气氛异常高涨。

那晚笼罩在夜色中的古镇同里还是那么静悄悄，但在同川自治学社的一角里，一批人一夜处在情绪激昂中，几乎都有那么个信仰：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第十节：崛起同川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金松岑这种新式教育方法和新式学校在远近享誉极高，吸引众多子弟来此求学。正象柳亚子所述：“此时的同里，正是东南人才荟萃之区，风虎云龙，一时会合”。柳亚子日后曾回忆起当时和他同宿舍的还有远在宁波的两位学生，除此之外还有苏州、上海等地的学生。

金松岑办校 2 年的实践中，特别是从上海爱国学社归来后，对原教学进行一番改革和调整，学校慢慢步上了一定的规模。

金松岑办学理念，贯穿整个教育中。蔡元培先生推行的教育方针有五：曰道德教育、曰军国民教育、曰实利主义、曰世界观和美术观。金松岑认为小学主要强调 3 个方面：即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

首要的是道德教育，金松岑认为：

> 盖国家之强也峭以有形之武力为功，而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刚笃艰贞之德”。他在《放任教育者之箴言》中指出：“小学以道德为三育之中心……今全国之小学其能注意于道德规律者

如凤毛麟角。

说明金松岑当时就有办学的眼光与远见，德行是立身之本，才识是处世之先。他在文章中还阐明了他反对流行的“放任教育”，认为教育还是应有严格的“规律”的。

军国民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体育会的建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说实利主义。强调学生得多学点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同川自治学社开设的课程有 10 多门，如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英语、修身、经学、图画、手工、园艺、乡土、生理卫生、法文、体操等。有些课程每周虽只有一二节，但对拓宽学生的视野、开发智力，有很大的帮助。从课程设置中可见，这所吴江县内首创的学校，确实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办学水准。 同川自治学社和以后更名两等公学、高等小学出去的学生知识面广，如英语、生理卫生等课程的设置，当时的苏州省立实验小学都没有开设，而同川学校却先走了一步。

同川学校对教师的业务要求也较严。平时看表现，即时考查口述、笔答、检阅笔记簿、制作成绩品。 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流动着一批业务骨干：如教英文的顾浩然，教理化的薛风昌（公侠、蛰龙），教数学的顾永暹（柏生）等，以后还有严鸿仪、朱家骥、费元煜、薛凤钧、郑同文、顾凤昌及部分同川学校的毕业生金延熙、徐鸿熙、徐骥等。

金松岑自己教国文、史地和音乐。

如果说金松岑国文、史地是他的特长外，音乐原本是他的弱势。金松岑在办学之初，因为音乐教师很难找，为了使学生不至于在音乐方面成为盲点，他买了台风琴苦练。开始心手不一，手弹和嘴唱不能协调，反复多次，终于弹唱自如，无师自通地闯过了音乐这一关。他的眼睛近视到 1 千多度，弹唱时为了看乐谱，整个头凑下去

看谱，额头、鼻子差不多与琴键“接吻”，惹得学生暗暗地笑，背后送金松岑一个雅号“松岑吻琴”。但学生不敢当面笑他，因为金松岑以严峻出名，不苟言笑，学生怕他。

慢慢的，他“恋”起了乐谱，创作了大量的歌词。1904 年金松岑将他创作的歌词结集成《新中国歌唱集》四册，因经费问题，小说林社帮助出版三册。歌词偏重于颂扬爱国主义，取名“新中国”，表示与腐朽的清政府决裂。正是因为鲜明的旨意，使得此书实际成为禁书，无法广为传播，限于本校学生和传习所所用。很多学生事隔半个世纪，还对歌唱集中的歌词记忆犹新。

金松岑早期创作了一首文言文校歌：

千寻木，始于苗，百川水，朝宗遥。君不见，同川十里水影湖光相环绕。湖山毓出，英灵早，诗书秀出，人材妙，数到吴江，学界先河，后海还是同川导。学生联翩，宛虹长离，先后出发，相照耀。师范中学商船实业，工科大学今也到。入校惟闻弦诵清，出校但闻名誉好，名誉好兮是我小学校。

新中国，少年军，新学界，少年人。君不见，我校教育第一宗旨先拿定。庄严法律，养成人格，鼓吹道德，成新民，共和精神，纪念讲台，日夜暮鼓晨钟声。使我学生，人人爱国，个个尚武，有精神。曾记开校春风三月，旗章宠把花王赠。花开花落校旗在，更有成绩年年新，成绩佳兮是我小学生。

此歌词在 1932 年庆祝建校三十周年时，由当时的校长范系千改写成白话文，歌词是这样的：

千寻之木始萌芽，百川之水朝宗海，我同川小学名誉江南最，三十年春风时雨，培植起百辈英才，我学生，须勤学，大家把肩膀担起来，中华民族兴旺前途快，需要你多少出群才，出群才，出群才，学校里，一年年，增光彩。

这首校歌直到二十世纪末，许多耄耋之年的同川老校友，仍能

充满激情地唱出。

音乐：还分国乐和西乐。

同川自治学社创办后，金松岑仍旧从事“理化、音乐传习所”，轮训乡村教员，提高教育整体质量。理化主要由好友薛凤昌主持，音乐由金松岑自己主持，传习所音乐教课本就是金松岑自己编写的《新中国歌唱集》。

金松岑对学校教育质量要求极严，在同川学校毕业的学生实际上都是优秀生，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准。为了不让不合格的学生流入社会，每届毕业生精而少，大部分学生不能毕业，这样促使大部分学生读读辍辍，留级众多。特别是 5 年级的学生，连续 2、3 年留级是家常便饭。留级生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升级毕业属拔尖，留级属正常，一大批一大批的学生留。至后来 5 年级有 4 个班，设“诚、敬、勇、爱”，其中 3 个班都是留 1 年以上的留级生；6 年级 2 个班，设“智、仁”班，“智”不是留级生，“仁”班也是留级生。一部分留级生因家庭困难，或因失去学习的信心，中途而废。幼儿班至4年级各设一班，分别命名“恭、宽、信、敏、惠”。

1907 年 2 月 13 日改同川自治学社为同川两等公学。更改校名后，金松岑还想扩大校舍，原校舍十分紧窄，同川书院校舍前后两进，前进的大厅作膳食厅，东西两间分别是同川自治学社低级班和学社学生宿舍；中间带一个退堂，两边是外来教员的宿舍；后进大厅作自治学社高级班，东西两间也是学生宿舍。同川学校的东面，正好是“大夫第”，金松岑的西宅“慎修堂”一落二进，是低年级的大本营，但较小，有时这里得让自治学社学生来上理化课，自治学社高级班的化学仪器和图书室，全设在“慎修堂”。薛凤昌和部分教师都住宿在慎修堂边，当然有一半以上学生是本镇的，不住宿。

1910 年金松岑准备在同川书院西面扩建校舍，建造“百年基础”的一排教室，迎接 1912 年建校十周年纪念。于是将日光町住

了学校边的一间残败欲坠、苔痕斑驳、草木幽深的猛将庙，金松岑下令拆了。但金松岑绝对没想到夙愿得偿，备受艰辛，“百年基础”还是在后任校长手中才得以实现。

金松岑从 1902 年春到 1911 年秋离开同里到苏州，建校 9 年。同川学校已有学生 540 人，学习尖子型的毕业生 47 人，其余为没有毕业的肄业生。同川自治学社毕业了一届社员 23 人，两等公学毕业了 24 人[44]。这批学生中升入北京工科大学，上海复旦、南洋公学、及直属省陆军、法政、商船、实业或师范的有 81 人，后来不少人出类拔萃成了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和文人，如柳亚子、王绍鏊、金国宝、范烟桥、杨千里、徐平阶、薛天游等。

他的学生后来重视教育的很多，如金国宝、杨千里、金元宪、徐麟、薛天游等，他的学生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结成了一个很大的承师谱系。

金松岑办学的成功，使同里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爱国者，这里成了藏龙卧虎之地。黄金累千，不如一贤。金松岑为地方培养出众多贤才，岂是黄金可以斗量？春蚕一生没有说过自诩的话，那吐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

第十一节：创办女学

1904 年 3 月，自治学社斥资创办明华女校，这也是吴江县内第一所女子学校，也是金松岑继自治学社后的又一次首创，比清光

---

44 两等公学的第一届有徐麟、徐平阶、殷传爵、沈思萱、任南曾、周命新 6 人，第二届有沈申圻、金国宝、薛元龙、张锡佩、金树声、范烟桥（镛）、沈德培 8 人，第三届有金国屏、金延熙、赵仁铸、薛元骐、顾遇昌 5 人，第四届有汝希哲、柳炳南、薛元鹤（天游）、王言绎、施以同 5 人。

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经元善在上海首创的经正女学晚6年，与近代教育先驱蔡元培先生1902年在上海继创的爱国女校晚2年。此女校的创办思路，是金松岑延续中国教育会办学宗旨，在同里的小环境中的又一具体操作实践。

金松岑曾以灼热的热情放眼女界启蒙，宣扬女权革命，写下不少诗文篇章，特别是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出版物之一，列于梁启超《倡设女学书》专著之后，但《女界钟》所提倡的女权思想，却是维新人士所不能及的。如维新人士只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女学主张，而金松岑指出：“吾今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这是颇能鼓舞女界，振奋人心的愿望。因此《女界钟》也有人称之为“近代史上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专著”，发出了时代的强音，震耳发聩，给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界带来了一股巨大的冲浪。

文章是金松岑从上海爱国学社回来后利用4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的，柳亚子在跋中记述：“伤政党之憔悴，痛女界之沦胥。侘傺无聊，代舌以笔，竭四星期之力，既卒业”。

金松岑认为，女子占国民人口的一半，重视女子教育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之而废”，只有革新教育，普及女学，男女共受教育，以教育新法启迪女界，提高女子自身素质，才有可能发挥这国民人口一半的力量，男子和女子共同担负起国民义务的全责，救国救难，经世爱国，匡济天下。文中赞赏“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

另外金松岑对女子“奴之奴”的现状，有过一段痛陈：“奴于财，奴于衣食，奴于玩好，奴于社会种种风俗……奴于君，奴于相……”。

如果说《女界钟》，是金松岑倡导女权思想的理论言论，那么创办明华女校，是金松岑倡导女权思想的新尝试。金松岑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倾注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最底层的女子受教育问题，希望女界人独立不羁“冲天而一起，则吾言或不虚发”，冲破积染很深的专制时代纲常名教。回过头来，妇女解放的落脚点，还在于受教育长知识。

明华女校创办时，资金十分匮乏，但金松岑倾注全力，艰苦创业办起了这所学校。

明华女校的教育宗旨和自治学社相似，也强调：

德行立身之本，才识处世之先。

对明华女校学生，金松岑有2个设想：一是学文化；二是参加社会活动。

当然明华女校规模不算大，校舍设在西弄内，就在自治学社的南面，距离约100米处，明华女校也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但只有2、3间民房。教师由自治学社教师兼任，金松岑亲自教国文、音乐课，课本参照自治学社。

再则金松岑在《女界钟》第三节“女子之品性”中列举了“吾中国女子有绝大之障害数端……一缠足之害，悲哉天刑乎”。明华女校提倡“天足”之美，即使入学前已经裹足，入学后，就要放足。同川自治学社的《自治白话报》刊有《缠足歌》，痛陈裹足的害处，此歌后来唱到社会上，不仅明华女校学生反对裹足，连社会上不读书的女子，也追求起“天足”[45]。

“自治”和“明华”很近，但男女有别，学生并无来往。金松岑规劝学生，千万不要做惊世骇俗之事。只有在“自治”开运动会期间，“明华”学生才排队前来观摩。

---

[45] 范烟桥在《茶烟歇·白话文》中记载。

金松岑严禁在校学生谈情说爱，在校期间明令不准男女学生谈情说爱，要求学生以国家利益为已任，以学习为重。但他也怀有一颗慈父般的同情之心。他曾为“自治”与“明华”毕业后的大龄男女学生撮合婚姻，若干年后许多学生谈到恩师的关怀，都热泪盈盈，为之动容。学生汝贤，家庭十分贫困，原本学费都是金松岑资助的，毕业后生活潦倒，不敢奢谈婚事，是金松岑做媒介绍明华女校女学生，助其完婚，汝贤一生都对金松岑感恩不尽。

金松岑为明华女校作了一首《女学生入学歌》，歌词是：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校旗妩媚东风轻。喜见开学辰，展师联队整衣巾，入学去，重行行。

脂奁粉漉次第抛，伏案抽丹豪。修身伦理从教师，吟味开心第，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

缇乐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怀期，东西女杰益驾驰，顾巾帼，凌须眉。

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之摩挲。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女儿花发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

紫裙窣地芳帅糸，戏入运动场。秋千架设球网张，皓腕次第攘，斯巴达魂今来乡。活泼地，女学堂。

鱼更之跃灯花红，退习勤课功。明朝休沐归家同，姐妹相随踪，励志愿作女英雄，不入学，可怜虫。

明华女校的毕业生中有杨纫兰、周观春、张蓉珍[46]、费兰英、黄继玉、孙济扶、张默君、张宏楚、张驾美、张振亚、费达生、薛元雁、王振之等等。

金松岑在家乡同里创设了 2 个先行楷模，一是同川学校；二是明华女校。明华女校的创办，不仅在吴江县内是首创，相对于周围

---

[46] 后为大儿媳妇。

其他县来说，也是先行者。其时同里教育事业，发展兴盛，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同里在政治、经济、文艺、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才。

真可谓：力养1人，智养千人。

明华女校规模不大，每年只能收10多名学生。但是金松岑创办女校的思想，却影响了他的学生。如王振之（炎）毕业后，回松陵创办了女校；扬纫兰后来也在松陵创办了幼稚班。

1906年初，学生任传薪在退思园内创办一所与同川学校齐名的丽则女校，这是吴江县内第二所女校。任传薪毁家办学，高薪特聘名师来校持教，有国学大师钱基博、袁桐荪；书法家钱祖翼；早年毕业于自治学社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系的任传鹤及毕业于留法预备学校的顾乃行，另有文学家范烟桥和书法家顾乃复等。任传薪的办学理念，使他一开始就鹤立鸡群般地令人刮目相看。丽则女校1909年开设师范班，部分课程还由同川学校的教师来回兼。1916年丽则女校搬迁至与退思园一墙之隔的新落成的三层高楼的教育大楼内。女校经久不衰，走出了像倪淑英、顾学民、王倍炎等一大批才女，如果说同川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才子的话；那么明华女校和丽则女校则培养了一大批才女。直至抗日战争，学校被日军占领，丽则女校才解散。

第十二节：未入南社

对于辛亥革命前的吴江三诗人金松岑、陈去病、柳亚子，范烟桥曾撰文说：

以吴江而论，在五十多年前，诗坛并不落寞，但当时一般诗人只是拘束于小天地中，没有三诗人的开朗豪放，自从三诗

人出，这才象在静止的水里投下了巨石，激起了波澜，以文字鼓吹革命，给吴江诗坛增加了光彩。

在文学活动中，陈、柳二氏曾发起‘南社’，金氏并没有参加。对文坛上的影响，陈柳二氏成就大于金氏。

二十世纪初，1909 年 11 月 13 日在苏州虎丘雅集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南社。后来发展到 1800 多名知识界知名人士，这是一个与北庭清政府抗衡的革命学术组织，其组织影响深远，风靡全国。南社的主要组织者为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中坚人物陈去病先生，其联络组织者柳亚子先生，两位都与金松岑关系密切，作为清末爱国之士又以其诗文和教育成就被人盛赞的金松岑，他为何不参加南社？这使好多人不解其意。

年青时仿照“桃园三结义”，老大壮游金松岑和老二壮图陈去病，因性格上差异，闹过些别扭。他们毕竟都是普通人，有着常人性格上的弱点，孤傲清高相互不容让，这实在是件遗憾事。柳亚子推了陈去病的盟主地位，也就不能再劝纳金松岑了，这样造成了金松岑未入南社。但是同川学校的师生或校友却有一大批加入了南社，如钱叔度、徐麟、陶神州、范烟桥、林立山、邹亚云、沈祥之、吴豹军、杨千里、杨济震、凌仰霄、沈重威、沈大椿、王岳麓、殷剑侯、金祖荣、顾珩、叶与凤、叶与骥、张锡佩等。

金松岑与陈去病之间的不愉快，缘自办校而起，事情得追溯到 1903 年 8 月，陈去病刚从日本归来回到同里，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同仁金松岑、薛凤昌、任传薪等人在退思园为陈去病接风洗尘。陈去病谈了很多日本的感受，给金松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家后金松岑写下了几首七律诗相和《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事因作》：

看过扶桑日出红，归来眉宇剑光熊。

酒边忘却风流味，万柄池荷一榻风。

战云海上结楼台，万马齐喑亦可哀。
报道学生军出现，猛狮荒鹫一徘徊。

不是元顺讼卫侯，大千公案上眉头。
梁园文采邹枚血，显出黄人第一流。

教忠我被尼山误，保教人随南海狂。
几见房州衣带裙，暗中传付骆宾王。

澳匈双立太糊涂，不复金件不丈夫，
我向西风一洒泪，苍鹰侧泪似愁胡。

专制佳儿诞宁馨，断头台上哭波彭。
洗兵不用银河水，遍地旃檀[47]是血腥。

赤城霞起大英雄，目极南天恨满胸。
乾撇同胞四万万，不曹听见自由钟。

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
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48]

相聚后不久，金松岑力劝陈去病到自己创办的同川自治学社教书，和自己共事。当时同川正是东南人才荟萃之区，风虎云龙会合

---

[47] 旃檀：即檀香

[48] 此诗当即寄出，于8月23日发于《江苏》杂志第五期上。

之地，在江南也是屈指可数。但金松岑想不到遭到陈去病的拒绝。柳亚子在《五十七年》有云："只有巢南从日本留学还来以后，他虽然和天放是拜把兄弟，但两人个性不同，他不愿意做天放的助手。所以上一年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教书，这年[49]却又到周庄创办'东江国民学校'，自任校长，独当一面。据他写信给天放，说明他两人的关系，比之满清中兴人物左宗棠和曾国藩，说左氏是不能郁郁屈居曾幕的呢。但'自治学社'的人才，却远非'东江国民学校'所能比拟。"[50]

陈去病给金松岑的信，已令金松岑大为伤感，造成失和的端倪。

再说陈去病在周庄白蚬湖畔办学，因陈去病的干娘（也是姊娘）和舅舅家均在周庄，他想在周庄有所发展。但办学缺乏有影响的教师，1905 年陈去病把金松岑学校的军事操练教师原爱国学社的林立山先生挖走，这等于挖去了金松岑同川学校的一根支柱。林立山，江苏丹阳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林立山一走，金松岑认为是陈去病背着朋友挖人，是极不道德的行为，极度愤慨，两人矛盾加深。1905 年下半年金松岑同样以"不道德的行为"接纳了正与陈去病吵架的法文教师吴复斋（敖）。吴复斋是浙江平湖人，性格怪僻，很难与人相处，据说和家庭闹翻后出来。但他教育上有一套，陈去病本以吴复斋为台柱，以毕业后送上海"震旦大学"为名，吸引生源，如今一走，陈去病也十分气愤。两人大打笔墨官司，大伤感情。

两位大师为此大伤和气。

自治学社林立山走后，军事体操由金松岑自己担任；陈去病办的学校因吴复斋一走，大受损害，这年暑假就解散了。再说吴复斋也只到自治学社一年，又和金松岑闹翻出走。

---

[49] 1904 年

[50] 《自传．年谱．日记》P172、173。

这“壮游”“壮图”毕竟“鸡犬相闻”，还有碰在一起的机会。1920年清明节，陈去病、金松岑、王绍鏊、钱太初同舟返同里，主要是到同里扫墓。4人都客气地在船仓内交谈起来，先是谈山川形胜，又谈故乡文献，再谈久别重逢的快乐。在评诗论文时，金松岑忽然问陈去病：“《天放楼诗集》读过吗？”陈去病回答：“读过”。金松岑问：“做得怎样？”陈去病回答：“很会做”。于是相互间友好地笑笑。

1911年陈去病在苏州与张昭汉一起创办《大汉报》，金松岑还是不断地向陈去病投一些鼓动“除恶务尽”欢呼辛亥革命的文章，并被刊用，可见两人之间还是有过接触。当然出现过缝隙口子不能像从前那般熨贴平整，那也是事实。

新南社的后期，为了诗派争执，柳亚子与朱鸳雏、闻野鹤、成合我等曾在报上展开笔战，发生内讧。后来金松岑写了一首《寄松江闻野鹤岭南代简》为题的五言古诗相劝，前半首是：

南社秀两贤，皆以诗惊众。
亚子一宗唐，而子兼祧宋。
亚子怒相诤，两贤时一讧。
我弟畜亚子，中途去高翀。
既闻野鹤名，想见翩弛纵。
讵知两壁人，子房可伯仲。
亚子经忧患，和如雪消冻。
而子尤恂恂，低头诗喜讯。

金松岑的许多亲近的学生和朋友都是南社社员或新南社社员，如范烟桥、钱叔度、高吹万等人。高吹万主持的国学商兑会，这个组织和当时的南社相表里，金松岑欣然加入；又如高太痴主持的希社，金松岑也是会员。

1933年陈去病在同里刚过60岁生日，不了上吐下泻得了菌痢。

在当时闭塞的古镇内，很多人患此急病束手无策，陈去病的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人世。离世前的6个小时，这位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和诗人，还口述一首绝笔诗。金松岑此时在苏州，听到陈去病逝世的消息，心中不平静。嘱其小儿季鹤写了一篇《轶事》刊于范烟桥主编的《珊瑚》上，以示纪念这位青年时期挚友“壮图”。

1934年，“壮怀”蔡寅也永远地走了，“壮怀”远去，金松岑亲自写了《蔡冶民传》以示悼念。

金松岑还保存了一幅被柳亚子称为“南社雅集第二图”的画轴。陈去病逝世那年底，金松岑、费树蔚等12人在虎丘游玩，其中有金松岑曾拜的画师袁幼辛（培基），袁幼辛和其他几位南社社员的画家联合作探梅图，金松岑等人都在图上题咏。作好后，此图由费树蔚交与寺僧。1935年春费树蔚突然中风去世，金松岑和朋友一起到虎丘向寺僧取图，寺僧却说此图在费树蔚没有去世前已经取走，金松岑等人就找到费树蔚的夫人，吴夫人说根本没有看到此图，是寺僧乱说。此图的遗失真的死无对证。1936年1月，金松岑约上次所图的几位南社社员，和寓居苏州的名画家四川内江人氏张大千、张子善弟兄俩，大家一起再到冷香阁置酒小聚。金松岑请求张大千先生作一张《冷香阁雅集第二图》，图中画有一楼，内中有5、6个古装服饰的人在一起喝酒，楼被梅花相托，以后又不断请人在图上题字和补梅，金松岑还专门为此图作了跋《冷香阁雅集第二图跋》，叙述这件事：

癸甲之交，余与刘子愁夫李子晋臣费子韦斋结消寒之会，来会者十二人……”。

此图一直由金松岑先生收藏，后来金松岑在沪向柳亚子讲起这次虎丘雅集，柳亚子随口说：也可称为“南社雅集第二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张国维祠内首次雅集，这里算是南社的发祥地。1935年和1936年雅集者中，除了金松岑、张氏弟兄外，其

余均为南社新老社员。南社雅集第二图，在金松岑逝世前，嘱其长孙交与江苏省图书馆保存，当时馆址在苏州沧浪亭对面可园内，长孙金有廉特地赶去交到金松岑的从业学生蒋吟秋手中。

金松岑还手撰了《冷香阁记》，刻成一碑，砌在冷香阁东面墙壁里[51]。

具有戏剧性的是，冷香阁旁，梅花三百株，烂熳春初，追述起来，那建阁种树的发起人，就是金松岑。

冷香阁下有一片柏树林，那是1933年10月4日，陈去病先生的学生及生前好友择此地而葬陈去病先生，柏树林为追悼陈去病先生所栽。

如今梅树和柏树都生机勃勃，梅树风姿高雅，花色庄丽，清香隽永，枝干苍劲有力，尤其是在冰雪严寒中，那一种笑迎新春的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更使人们由衷地赞赏。柏树根深 叶茂，它的针叶，密密层层，蓊蓊郁郁，间露铁臂虬枝，身躯挺拔。

墓木已拱的两位大师，生前有过一段嫌隙的话，死后，愿两情相牵。犹如那片树林，在微风吹佛下，悄声慢话说不尽……

第十三节：《孽海花》

《孽海花》被鲁迅先生列为清末四部谴责小说之一，小说出版后不到1、2年，竟再版15次，销行5万部之多，影响深广。

《孽海花》作者署名是常熟人曾朴（曾孟朴），而事实上最初创意和创作者是金松岑。

金松岑写小说，是应朋友陈去病之邀。《孽海花》最初创作于

---

51 碑文见《天放楼文言》卷五．P9。

1903 年 4 月，陈去病刚去日本，借宿在《江苏》杂志编辑部内，后负责主编《江苏》。金松岑与陈去病在互相通信时，陈去病约金松岑写点论著或小说给《江苏》，金松岑一方面相约在爱国学社学习的 3 位学生柳亚子、蔡寅、陶亚魂写点东西寄给陈去病；另一方面就自己关注的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东三省事件为线索，写了《孽海花》第 1、2 回，“金氏想写一部揭露帝俄侵略野心的小说，就以出使俄、德、奥的洪钧为主角，而以洪妾赛金花的故事为背景”[52]。作品很快在《江苏》上发表了，当时署名是“麒麟”。

《孽海花》通过对主人公的描写，讽刺清末腐败的政治制度。“孽海”有贬义，“花”有褒义，两者连在一起，还是妓院的隐称。《孽海花》的取材和立意相当精彩和深刻，作品中虽含一点庸俗趣味，但瑕不掩玉，不失为一部有时代影响的政治小说。

1904 年夏秋之际，金松岑将两回已经发表过的小说，及已经写好的没有发表的第三回至第六回投到常熟朋友丁芝孙、徐念慈、曾孟朴所创的小说林书社。曾孟朴此时因病休养在上海，创小说林书局在上海，金松岑投来《孽海花》六回，转到他手中，一下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题材。小说虽然只有六回，但已经有种骨鲠在喉，必吐为快的旨意，小说深刻揭露了满清政府的腐朽，抨击了科举制度的罪恶，热情赞扬了一批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发表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论述。

常熟人曾孟朴，生于 1872 年 5 月 13 日。1891 年中举，次年应春试没有考上，后来就捐了个内阁中书，在北京做官。在北京时候，他同洪钧、李文田、文芸阁、江建霞等经常来往。洪钧是曾孟朴父亲曾之撰的义兄，又是曾孟朴的闱师潘子韶的老师。曾孟朴因此同洪的关系甚密，经常出入洪宅。曾孟朴的岳父，是同治乙丑科

---

[52] 范烟桥《孽海花记》刊于 1961 年 5 月 18 日《光明日报》。

翰林任工部左侍郎的汪鸣銮。曾孟朴因与汪的关系，与翁同和、张樵野等人接触。1895 年，他入同文馆学习法文。1896 年，想应考总理衙门，未达目的，回到南方。在上海一段时间后，后回常熟当小学校长。1903 年在上海经营丝业失败，下年同徐念慈等创立“小说林社”发行小说，他自己也写小说，《孽海花》中的主角，因他都认识，人物和题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曾孟朴看了金松岑的原稿后，就写了封回信给金松岑，要他以赛金花为经，以清末 30 年朝野为纬，编一部长篇小说。

金松岑收到信后，顺水推舟，把续写的任务交给曾孟朴。曾孟朴很快回信表示愿意接受，金松岑随后来到上海曾孟朴身边，将自己余下构思意图说与曾，两人一起订了 60 回的创作提纲。一部《孽海花》小说提纲就这样定下来了。

曾孟朴取笔名曾朴，集中精力埋头几个月的时间完成 20 回，以后断断续续创作到“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第 35 回而辍，并没有完成当初两人商定的 60 回。《孽海花》金松岑初侧重为政治小说，曾孟朴后侧重为历史小说。不管怎样，读者可以看出，这是部政治和历史皆兼的小说。

《孽海花》中真实人物曾孟朴虽然相识，但故事情节并不如金松岑研究得详尽清楚，金松岑在向曾孟朴商定 60 回目计划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向曾孟朴详细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金雯青（沟），真名洪钧，字文卿，苏州人，家住苏州城内北张家巷。1868 年中状元，后典试江西；1884 年回到原籍；1886 年，纳彩云为妾。1888 年，奉命出使德、俄、荷、奥，携彩云同去。洪钧自命为元史研究者，在外国搜寻史料，上了俄国人的当，用重金误购伪造的中俄国界地图，上诸清廷。间接使中国丧失帕米尔国界、帕米尔高原。中国新疆的西南边境，是世界著名的“屋脊”，原属中国的领土，根据当时驻英公使薛福志的稿本：“自赤道北纬

三十六度四十五分起，至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距京师（指北京）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有纵三百公里，横四百六十余公里的面积。那里和俄国及英属阿富汗接界，就是唐代葱岭以西的属地“播密”、“识匿”[53]等地；《在大清一统志》上，帕米尔也划在中国版图内，并有该地土酋向朝贡等事迹。帕米尔在中国版图内，一直维持到清代的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为止，没有动摇。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俄英两国，就开始做圈套，合谋私分帕米尔境土；并且私自进占，妄指疆界，两国互相换文，以为协定。这项协定传到中国，清政府因为他们私据的界址和咸丰十年（1860 年）的《北京条约》所载南至“浩罕”边界的疆界不符；就分电驻英公使薛福成，驻俄公使许景澄，据约力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并且连光绪十年（1884 年）《喀什噶尔西北界约》所载止于“乌孜别里山，转向正南”的界线，也丧失掉了。洪钧于1892 年回国，就所交错误的中俄交界图，为御史杨莫裳所参，1894 年郁郁而死。

傅彩云，真名赵彩云，原籍徽州，1874 年出生在苏州，家住周家巷。13 岁时被苏州一个“拉纤”的金云仙引诱至花船应客，继而遂公开为娼，但作清倌。这时彩云认识了洪钧，洪钧对她十分疼爱，1888 年 14 岁的彩云嫁给洪钧做偏房，洪钧那年 50 岁，家里有正太太、姨太太，独子洪洛也已娶苏州名士陆润庠之女为妻，年龄都大于彩云。赵彩云嫁过去后，一家人倒也和睦，5 月彩云随洪钧简派出使俄、德、奥、荷等国，在柏林生一女，名德官。洪钧任满回国后二年病逝，彩云伴灵返苏，脱离了洪氏家族。下一年彩云在上海开设娼妓院，改名曹梦兰，为两名妓女的领家，自己自由接客，“状元娘子”的声名，哄动上海。后来受与她同居的天津人

---

[53] 播密：帕米尔译音。识匿：什克南的译音。

孙少荣（孙三）极力怂恿，到天津江岔胡同开“金花班”，正式改名赛金花。

在天津期间，她二次上北京，第二次上北京是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北京时，联军军内闹粮荒，一次深夜，赛金花居所冲进几个联军，赛金花听他们说的是德话，就用德语问他们几位德国当年的名人状况，其中一位就是瓦德西，德军听说她认识瓦德西，就有所收敛。回去报告联军主帅瓦德西。第二天，瓦德西派马来接赛金花，在此之前，赛金花并不知道联军主帅就是瓦德西。见了面，瓦德西也经过很长时间辩认，才认出赛金花就是当年出使德国的钦差夫人。瓦德西拉拢赛金花，为他们办理军粮，除此之外还办理很多货物，包括漂亮女人，两人也就勾搭上。

克林德为前德国驻华公使，为董福祥部下的回兵安海击毙。八国联军以此为借口，攻占北京。后来安海被日本军营抓获，执行了死刑。赛金花日后自述：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拳乱后议和的时候，她为着克林德公使被戕这件事，曾亲自出马劝过克林德夫人。这是出于当时议和大臣李鸿章授意的。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交涉、谈判，感到十分棘手。李鸿章只想争得西太后一人的体面，情愿答应一切条件，可是德国的克林德夫人要西太后向她谢罪，这交涉就难办了。李鸿章想到了赛金花，因为她和瓦德西接近，会德语。固然赛金花出面说服了克林德夫人，也答应了瓦德西的三大要求，把交涉办妥了。当时解决此事的代价是：赔款讲和，派淳亲王载澧专赴德国谢罪，在克林德遇害的东单牌楼建筑一座“克林德纪念牌坊”。1901 年 6 月 5 日，瓦德西撤兵回德，光绪帝和西太后归京，建起了“克林德纪念牌坊”。西太后在处理这件事上沾了赛金花的光，事后西太后酬谢了别人，唯独“忘”谢了赛金花。至民国六年（1917 年）欧战告终，德国战败，中国政府把牌坊拆除，移到中央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改建时，特邀赛金花一起参加盛

大的揭坊仪式，也是承认她有过这次劝说的功绩。

1903年初（清光绪二十九年），赛金花的弟弟病死在苏州，她到苏州为弟办理丧事。回北京时绕道上海，买了二个少女，带回北京，扩大她的营业。4月，她北京的生意特别好，她又买了一个武清县的少女，取名凤玲，强迫她卖淫，凤玲不堪受辱，服毒自杀，引起官场哄动。赛金花自从经历1900至1901年的事件，在北京官僚社会中，蔑视她的人很多，她这时的处境很有点像法国大作家莫泊桑的《羊脂球》中妓女羊脂球。卑鄙无耻的达官贵人，把她利用完后，就加倍地凌辱她伤害她。命案发生后，赛金花立即逮捕入狱，刑部发至苏州，交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堂会审。她花了很多钱托人活动，案子才不了了之。最后与一姓魏的结婚。

小说故事就从金雯青和傅彩云两个人物身上展开。小说仅仅是把金傅二人的轶事琐闻作为背景处理，落墨的重点是社会现实，反映相当宽广的社会面，暴露了清王朝的黑暗腐败，又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耽耽的狼子野心，还反映了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因而成为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

1905年，上海小说林出版初集（第一回至第十 回），第二集（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均在日本东京印刷。1907初年至1908年9月，曾孟朴个人创办了《小说林》杂志，《孽海花》的一部分作品就刊登在这个刊物上，这时的第一回和第二回署名是“爱自由者”，是金松岑的笔名。《孽海花》到1930年4月，曾孟朴完成了第三十五回的创作。关于赛金花的故事，直至曾孟朴去世后，后人又续写了下去。

小说出版后，金松岑谈到：“余作六回而辍，常熟丁芝孙、徐念慈、曾孟朴创小说林书社，商之余，以小说非余所喜，故任孟续之，第一回、第二两回原文保存较多，其预定之六十回目，乃余与

孟朴共同酌定之”[54]。曾孟朴说过“这书造意的动机，并不是我，是爱自由者……他非别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翮，他发起写书，曾作过四五回”[55]。事实上金松岑作的是六回，而不是四五回，1905年，小说林社颂《孽海花》之出版广告写明：“吴江金一原著，病夫国之病夫续成。”

金松岑对于北京的政治圈不熟悉，而曾孟朴就不同了，这似乎是金松岑的原拟题材的不足之处。另外金松岑以当时国内外几个突出事件为纲，并不是像曾孟朴那样按时代为序，分成旧学、甲午、政变、庚子、革新时期、海外运动6个历史阶段，脉络清楚，结构显得雄浑厚实，布局缜密，这也许是金松岑原安排所不及的。

这部政治小说与其它小说的不同之处是，一般小说都千方百计隐去其真实姓名，《孽海花》的底稿上有附录二——人物索隐表，清楚地列出人物的真实姓名对照表。主人公金雯青和傅彩云，实际上影射原型洪钧和洪妾赵彩云。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有的直呼其名，直书其事，但又不全是真人真事。作者的用意大约是为后人提供一个研究的课题。但读者在读小说时，还需把书中人物作为艺术形象来读，与其真实的人也有一段距离的。

解放以后，《孽海花》多次再版，对金松岑所作的前几回及曾孟朴所作的几十回各有些评述。1960年苏联评论家弗·谢曼诺夫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曾孟朴及其孽海花》中这样叙述：

> 在小说的第一回里，作者通过幻想的形式叙述了小说产生的历史，其事实的真象也并不一定比曾孟朴的叙述减色，一九0四年，“爱自由者”（金天翮的笔名）把自己的小说《孽海花

---

54 作者署名含凉生，即范烟桥，刊于1934年11月30日苏州《明报》，范烟桥主编副刊。也收集进魏绍昌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一书。曾孟朴对于《孽海花》一书的创作经过。

55 摘《于〈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的》四、五回寄给小说林社……他帮曾朴使这部小说更富有政治上尖锐性和不妥协性。于是小说里出现了孙中山、日本革命者及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革命运动的一些章节，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中第一次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反映当时的政治外交情况。

金松岑一生并没有见过赛金花，民国某年，金松岑因水利之事入京，勾留数日，其间有客相邀去访赛金花，他认为赛金花是位水性扬花不守本份不守节操的女子，不愿意接近，所以以怕延误归期为由，没有去。

赛金花死于1936年12月3日，生前是位值得争议的女子。赛金花十分痛恨小说《孽海花》，自然也认出这位当年常出入洪府的曾孟朴。1933年左右，她对《 申报》记者说“曾孟朴在我嫁洪先生前曾吊过我的膀子，为了失恋，所以写那部书来糟塌我！”事实上曾孟朴写这部小说的真正目的，是赛金花理解不了的。赛金花的眼光不能越出自己生活的圈子，这是她的局限性，她一再申明《孽海花》很多细节不实，因为是小说，情有可愿。虽然故事中描述了她在一定范围内逆转了局势，但根本原因是时代造就了她。赛金花不算是可恶之人，但也不能算是可爱之人，她实在是时势造就的可怜可悲的“羊脂球”。

赛金花死时，齐白石先生的门生张次溪来信相邀金松岑为赛金花撰墓碣。但金松岑以为“我文当自留身份，不能作谀墓语”推辞。1937年1月7日金松岑再次给张次溪先生《为赛金花事与友人书》中写到：

> 为赛金花撰墓碣，远近以此相讥者不少。此事由北京张先生次溪倡首，次溪书来，弟复之曰：作墓碣可也，但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且言赛之身世，晚年所自述者，亦不足信。如云曾孟朴欲昵之，渠不可，乃于《孽海花》虚构事实

是也……弟之创为孽海也，非为赛也。作此书之岁，帝俄适以暴力压中国，留日学生及国内志士，多组对俄同志会，而洪氏前使俄，以重金购俄人所制中俄交界图。误 将帕米尔之一部分界线划入俄国，俄人遂据之，为言官所劾。……赛于八国联军入京时，因与瓦德西昵，赖一言而保全地方不少。故以赛为骨，而作五十年来政治小说，弟究非小说家，作六回而辍笔。孟朴（曾孟朴）得弟之同意而续之。

金松岑最终不肯为赛金花撰写碑文，金松岑骨子里蔑视赛金花这样轻浮之人，后来改请杨云史执笔。

金松岑构思《孽海花》的创作意图是成功的，功不可抹；曾孟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是成功的，没有他的努力，小说也引不起如此轰动效应。

第十四节：议论益发皇

金松岑的一生沿用天翮、天羽名，号鹤望、壮游。又署金一、麒麟、天放楼主人、金城等，约 10 多个笔名。金松岑晚年曾被人称为“吴江的文皇帝”，这当然承认了他在吴江文学史上突出的地位的基础上，被誉之的；另外也因为金松岑笔名“金一”的英文字母KING，正好解释为国王的缘故。

1903 年到 1904 年，是金松岑一生创作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

大量的作品是在上海爱国学社内完成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岁癸卯，客居上海，见太炎、民友（蔡元培）、稚晖、燕生（邹容）诸 贤，议论益发皇，著译小册三种。”（孤根集·自叙）。金松岑连续编著的宣传革命的 3 本小册子：一本是译本，日本激进自由

主义者宫崎寅藏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本是金松岑自己著的《女界钟》；还有一本译本，是歌颂外国虚无党史料的《自由血》，三本书的编译或编著的署名都为金一，或K A（即“金一”英文缩写）。

金松岑不精通日文，翻译《三十三年落花梦》时，全依赖好友薛凤昌用了“2 个月之力，不嫌辞烦而译之”。金松岑从爱国学社同仁手中得到 1902 年出版的日文版原著，共 13 万言，原本想节译，已经译出 7 万字后，见章士钊也节译了数节，金松岑认为节译不能很好地表达一名外国作者的思想变化，所以决定全译之。金松岑那时在爱国学社，他将日文稿寄给好友薛凤昌，以后金松岑回家，由薛凤昌口译，金松岑笔录整理，1903 年 11 月 20 日中文版《三十三年落花梦》出版[56]。

翻译出版时署名，由中国研究会出版，国学社发行。1933 年 4 月和 1934 年 5 月二次重印。

原文作者宫崎寅藏（1870－1922 年），一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系日本激进自由主义者。因采写孙中山事迹，为孙中山革命行为感动，后来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但语言不通，他在自己家中常与孙中山先生用汉字“手谈”，日文汉字与中国汉字，部分字形和义相同或相近，创下了中日双方以写汉字“手谈”进行交流的奇趣。宫崎寅藏对孙中山先生，忠贞不移，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曾任“中国革命同盟会”日本全权委员，专职办理日本交涉工作，并参与《民报》社各种机密的活动，后来主张办《革命评论》，

---

[56] 薛凤昌，号公侠，晚清时秀才，一生致力于教育，一生著作也颇多，是位硬骨头的爱国知识分子。1942 年创办同文中学，日寇向薛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改”私立”为”公立”，接受日伪教育局管辖；二是立即停授英语，改授日语。本来偏爱日文的他，觉得有损国格，至死不从，后被逮捕，日寇施以酷刑，并放狼狗噬咬，死于狱中。

积极宣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一，革命必须有体系”的主张。本书是宫崎寅藏的自传体小说，从首章“落花梦醒”至卒章“唱落花歌”共28章，写了作者33年中思想演变及跟随孙中山先生倡导“支那革命”活动的经历。全书上半部充满少年刚锐之气；后半部，在革命低潮时笼罩着颓丧之气。但此书中保留着一些历史资料，“而中山实为全书主人翁”，介绍了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由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从而组成“同盟会”等情节。书中论及了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关系、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孙中山与香港太守（总督）的关系等等，以及“南方革命”的设想和1900年“惠州革命”失败的始末。书中记述很详细，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前夜的文史资料，是最早介绍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一本书。孙中山先生曾用300字作序文，称道宫崎寅藏“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凌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故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资焉”。金松岑翻译此书的作用在于保存一些珍贵的革命史料，通过宫崎寅藏君这个侠客的变化，宣传革命。此书发表后，曾有读者评价曰：“译者以简悍精警之笔，出之奇光异彩，译界中不数见也”。

1904年3月15日，《自由血》出版，印刷者大陆图书译印局；发行所竞书局。此书连同《绪言》及《结论》，共八章，实虚无主义之运动史也。虚无党是俄国各革命派的总称，主要是指民粹派。虚无党一词来源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年）在其小说《父与子》中，描写主角巴扎罗夫时所采用的一个名词。它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一种激烈的革命

思想，其后，有一些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团体、暗杀政府要人，形成早期的俄国民粹派，俄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把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称为虚无主义者，把俄国各革命派别主要是民粹派称为虚无党[57]。此书记载俄国亚力山大第三及尼古拉二世之政事，影射清政府之独裁，鼓吹“不自由，毋宁死”，以鲜血争自由的思想。他在此书中说“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其知所奋也”。

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也总想以牙还牙，效仿腐败的清政府的惯技，热衷于策划暗杀。金松岑释此书的有一个明确目的，受“俄国虚无党”及中国革命党主张暗杀的影响。其时蔡元培先生在上海主编《警钟日报》，从1904年3月24日起，连续详载了日本3月15日电报新闻《俄国虚无党源流考》一文。金松岑在《自由血》结论部分抒发了与封建专制政治彻底决裂的心情：吾不如磨刀于庭，积薪于巷，埋药于城，取四万万奴隶之同胞，而自刃死、烧死、炸死之为愈也，亦自由之血也。

1903年8月《女界钟》出版，作者爱自由者金一，即金松岑笔名。印刷者是上海大同书局，发行所是“国学所”即爱国女学中国教育会。此书起稿于爱国学社，成稿于回同里4个星期之后。

著作的序请了3位女性，有上海的侯官林、黄菱舫女士和同邑的杨纫兰（锡纶）女士。封面题字是学生杨千里，杨千里是杨纫兰的弟弟，十分喜爱书法，杨纫兰又是费孝通先生的生母，在同里是小有名气的女才子。

柳亚子为该书作了跋（后序）：

此书内容实含有 REVOLUTYON 之思想……受读终篇，掩卷

---

[57] 关于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者的解释，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第2版，P557页。

四顾，怅然而叹曰：中国女权之萌芽，其摧折践蹈也久矣。……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位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金君之书，其女界黑暗狱之光线乎！其女界革命军之前驱乎！其女界爆裂丸之引电乎！

《女界钟》洋洋四万字的小册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权思想的专著，影响深广，不同凡响。

全书除小引外，还有9节，分绪论、女子之道德、女子之品性、女子之能力、女子教育之方法、女子之权力、女子参与政治、婚姻进化论、结论。大胆提出男女平等，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参政权及经济权，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论，贬之曰：“此不祥之言也，是二百兆男子化身祖龙，袭愚民坑儒之手段，以毒世者也”。反对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种种论调，愤怒地控诉了“女子者奴之奴也”，为妇女大声疾呼。

金松岑的《女界钟》在清皇朝封建统治下，如同巨钟响彻在封建专制纲常名教的厚积之地。面对数千年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和行为模式，金松岑不平则鸣，以灼热的热情放眼女界启蒙，宣扬女权革命，十分难能可贵。

《女界钟》出版后，各种妇女期刊，争相援引，产生有力的启蒙效应。有人曾称《女界钟》是继梁启超之后，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书，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随之有人提出口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

正是“匹妇亦有责焉”，促使金松岑在下一年的春就着手创办全县第一所女校——明华女校，为当地培养了第一批知识妇女，为争取妇女解放作出了贡献。

1903年，他除了忙于事务工作外，就是争分夺秒地撰写檄文。那年的6月25日，他在《江苏》月刊第四期上发了两首组诗，有

《杂诗》、《今怀》；8 月 23 日，他在《江苏》第五期上又发了八首七绝《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事因作》[58]，诗写于《苏报》案发后不久。《江苏》第五期的卷首“社说”栏内，还有他洋洋洒洒的长篇政论，议论精辟，汪洋恣肆，文章的题目是《国民新灵魂》，笔名是“壮游”，这是一篇很有力度的檄文，全文有 4 千余字，文中运用好多排比拟人比喻映衬等修辞手法，斐然成章：如灵魂弱则人弱，灵魂强则人强，灵魂垢则人垢，灵魂高尚则人高尚，灵魂神圣则人神圣。灵魂者听之而无声，视之而无形，控之而若无有，博之而若无物。巫阳招之而不来，上帝诃之而不往，佛说轮回而实无有轮回。唯吾有术也以化分之制造之改良之进化之，又说新灵魂出现而中国强矣……试述之。一曰山海魂……二曰军人魂……其三曰游侠魂……其四曰社会魂……其五曰魔鬼魂……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憚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文中充满了一番忧民报国之情。当然文章中也不乏片面之见，比如：吾读游侠传而中国人之有国民思想者司马迁一人而已。上下千年史，决非就是司马迁一人的思想比较“国民”，《史记》中所记载的人物列传中就可见一斑。

但是在《江苏》上发的几篇文章，大部分都被他遗失，以后没有再收集到他的天放楼集子中去。

《莽英雄杀人记》也作于 1903 年，这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记。这篇传记虽然严重地歪曲了张献忠的形象，但仍然承认张献忠是一个英雄，并且表示吾怨张献忠，吾爱张献忠，张献忠何人也，彼法兰西革命之山岳党也、彼希腊之付王而兼佳贼之亚利巴

---

[58] 同人：指教育会同人。

西亚也、彼埃及之独立不成、惹入英法、卒以就缚之亚剌飞也。张献忠虽名曰流寇，流寇与帝王有何分？吾敢断言之曰：无分也，流寇者，光棍之代表也，然试问刘邦、朱元璋独非光棍之尤乎？有帝王、有流寇，流寇以人民为牺牲，然试问帝王何尝视人民有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之义乎？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大胆富于革命性的言论，向封建伦理观念进行大胆的挑战。

1903年与1904年是金松岑早期作品创作的鼎盛时期，他还担任《时报》社论的撰稿人。因这时期他过于辛苦，不幸患了神经衰弱的“脑疾”，晚上不能正常入眠，白天头痛难忍，精神萎靡。疾病缠身使他痛苦万分，他到上海一家大医院看了病，医生劝告他，不能再撰写文章了，应该辍笔休息。为了身体，他不得不放下手中十分依恋的笔，也许正是这理由促使他下决心将《孽海花》交予曾孟朴续写。

其后，金松岑确实停笔了好一段时期，直至1910年仲夏，《文谱》工具书造句部分稿子完成，这是他为授课而编写的教课本，署名“金城”。

第三章：中年时期　（1911－1937）

第一节　出逃离家

长在水乡的金松岑，年少时跟着长辈下乡收粮，驾驭小舟往来于荒江断岸之浜，一路上细心揣摩，宗其形而绘其图，探其源而测其流，又向乡村父老请教，逐渐喜好起治水理源之事，颇得见解。

1891 年 18 岁，初出茅庐的金松岑在参加县高等府会试时，写了两篇力作，后来博得瞿鸿机的赞赏。其中一篇为《长江赋》，是一篇水利治理题材的作品，分析了水之利和水之害，要人们疏浚理通，避其祸害。他的这些观点在动荡的社会中并不能引起当局者的重视，只能束之高阁。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将近中年，一场水灾祸及了他。

话还得从他 1911 年初拆除猛将庙说起。猛将庙是当地人祭祀猛将神的专祠。猛将神就是传说中的庄稼的保护神刘承忠。旧时水稻最怕的是虫害蝗虫，刘承忠是元末一介武将，有猛将之号，在江淮蝗旱之灾时，他率兵捕蝗，累死。人们很尊敬他，立祠纪念他。苏州地区在清雍正时对猛将神最为信仰，为全国之最。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清雍正十二年，皇帝下诏，令苏州地方政府于每年正月十三日，祭祀猛将神。在科学不发达的当时，老百姓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这种事由地方政府一参与，老百姓自然认为，非此莫属了。原同川学校附近有一间很破旧的猛将庙，残墙断垣，摇摇欲坠，平时阒然无声，边上杂草丛生。随着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校舍

也就显得特别紧张，一心想扩建校舍的金松岑，也没有多想，动员部分学生动手拆除了猛将庙，准备在旧庙地上建造校舍，迎接建校10周年的到来。

事真添巧，1911年的秋天，江南发大水，同里遇到了特大洪涝灾害，乡下难民涌入镇内，社会秩序陷于混乱。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安徽逃难而来的，遇到当地水灾又集聚镇头要吃的。这样当地的一些难民和外地的难民发生了冲突，有的动起武来，势单力薄的外地人自然吃亏些。金松岑祖籍是安徽人，出于对同乡人的同情，出面帮安徽难民讲些话。可是在饿极了灾民面前，金松岑无疑是引火烧身，有人大放厥词："金松岑拆了猛将庙，激怒了刘猛将，引起了水灾"。二十世纪初封建迷信蛊惑力很强，自然现象曲解为人为现象，且很能迷惑一些人。灾民将矛头指向金松岑，管家圩一带的农民手执庙旗，一夜间，将金松岑寓所团团围住，扬言要打死金松岑，这就是轰动当时的"打松岑"事件。

金松岑听得宅门外一片响声，当他弄明白是冲着自己来时，就速搀着小脚老娘，让妻子殷氏带着小儿季鹤，也顾不上拿什么东西，匆匆从后门逃出，趁着夜色掩护一家人急急向前奔。再说灾民们闯入金宅，看到金家无人，而家产仍在，谁也顾不得再追赶金松岑，每个人都忙于打着火把翻抢物品和粮米。这样一来，不到天明金宅中除了狼藉一地的书籍和几件一时搬不动的硬件家什外，其余东西悉数掳去。

仓皇出逃的金松岑一家，惊魂甫定，直逃出二、三里地，老的少的再也走不动，一个个喘着粗气，累瘫在地。稍作休息，在特别浓重的夜雾中，一家人摸摸索索来到河边。金松岑找到了条船，殷氏将身上仅有几个铜板给了船家，船家问哪里去？金松岑这时才想着，该往何处？去苏州吧！大儿子金孟远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现市一中），苏州还有较多朋友，老母妻儿在这种场合，自然都听从

他的了，再说大家都已经奔得上气接不上下气，老母妻子只用简单的“嗯嗯”表示同意，无法再多说个字。

船开出一段时间后老母和妻子坐在船员抱头痛哭。金松岑后来回想起来，老母是在惊慌失措情态下随同去苏州的，她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过同里。金松岑实在感到自己不孝，愧对老母。

金松岑一家就是这样到了苏州。

金松岑走后，第二天学校和镇上有关人士知道了此事，纷纷来到金松岑住处，但东西已被抢劫一空，只有些散乱在地的书卷。金松岑住宅被保护起来，不准灾民再肆意抢夺，“打松岑”事件算是平息下来。

事后好多天，金松岑由他的学生陪同回同里整理他的藏书，再搬至苏州。金松岑当时心情沉重，他是不愿意离开同里的，同川学校在同里，他的事业在同里。但要回同里，庙宇不恢复，潜在危机存在，再遇灾害，如何安身。

最主要的是金松岑已经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了。在家中，他受过母亲及家族中其他女眷求神拜佛的影响，儿时也糊里糊涂的随大人一起烧香拜佛，十分虔诚。自从在顾先生处读得朱熹的《小学》，已经初步懂得“形既朽来，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也就是说人的身驱既然已经没有了，其神魂也飘散没有了，一切地狱的酷刑，也无法可施，另有一种地狱轮回的鬼话也不存在了。后来他又在钱先生处读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范缜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口的“快”了，没有形体，也没有神魂可言。金松岑渐渐在两位先生处接受了我国古代的早期的无神论思想意识，因此当他一心一意办学建校时，才会动手拆庙宇。同里自元朝以来寺观林立，这里既有淳朴的

民情风俗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样也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这是历史，当时的人们无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只能借助于神话来诠释。古人留下的这些庙、宇、寺，尽管很破旧，但根深蒂固深扎在人们心中，要铲除谈何容易！而金松岑既然已经将庙宇拆了，也就不肯再建造。二者不容，金松岑也只有背井离乡，流落他乡。

第二节：定居苏州

再说，那天到了苏州后，有人已经通知了大儿子金孟远，金孟远从学校请了假，匆匆来到轮船码头。但不见家人，码头上有人转告他："你父母和家人都已经安全逃出来了"。金孟远回到学校等候消息，然后有一位叫胡士楷的来告："你的父亲已经住在醋库巷钱仲篪家"。原来金松岑初到苏州，茫无定所目标。突然想起学生钱仲篪家有余房，就寻到曾经来过的钱仲篪家。钱仲篪不在，遇上个钱仲篪的热心邻居小伙子胡士楷，他跑出跑进，帮助金松岑找钱仲篪，张罗着整理暂住点。胡士楷比金松岑小 20 岁，家境贫困，听说眼前这位金先生是位教书先生，好学的他便有意和金松岑亲近起来。以后他经常来金家帮助干些粗活，金松岑也借些书给他，帮他解决些学习上的问题，相得益彰，彼此十分密切。若干年后，金松岑在江南水利局工作期间，也推荐胡士楷前往谋职。

不久，学生柳炳南寻访到苏州，要求金松岑写篇《孤根集自序》，于是就有了他文中的句子：辛亥秋，江南大水，乱民劫镇，毁余家，乃奉老母移藏书卷迁于苏。

到了苏州定居后， 他又很快地找到了早几年寓居苏州的同里人氏费树蔚（字仲深）先生，费树蔚比金松岑整整小 10 岁，从小

在苏州拜师学习，1902 年在吴江县城与小 4 岁的外甥柳亚子两人共同参加县考，他得第一，柳亚子得第二，在县城传为佳话；后赴苏州参加考试，同样名列前茅。费树蔚参考期间，金松岑为领队，因此格外了解熟悉。参考之后，费树蔚被当时居住在苏州的清尚书湖南巡抚吴大澂看中，费树蔚长得星眸皓齿，英姿焕发，吴大澂慕其貌和才，以小女吴本静嫁他。从此费树蔚定居苏州，并相继生了四个子女。第二个儿子费巩先生生于 1905 年，因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1945 年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后丢入硝镪水中毁尸灭迹，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费树蔚先生家居长庆里（混堂巷），比较宽畅，费树蔚见金松岑先生居住困难，相邀金松岑先生搬过去和他家住一起，费家让出了西面一部分住宅。这样，金松岑就从钱仲箎处搬至费树蔚家。

搬到混堂巷后，1912 年金松岑被选为江苏省省议员。袁世凯篡权后，费树蔚应北京袁世凯和连襟袁克定之召，入幕府，为肃政厅肃政史。

1915 年 5 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帝制议起，12 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接皇位。费树蔚认为这是倒行逆施，危及国本，所以直言极谏，但不被采纳，他忿詈不止，拂袖而归，隐居苏州，费树蔚是在袁世凯不自量力盛气凌人时离开的，足见他的预见和骨气。

费树蔚和袁世凯一伙应该说不是同流合污的，但殷佩玉听得别人议论袁氏家族，对有姻亲关系的费树蔚也有了看法，要求金松岑搬家。殷氏对费树蔚的夫人不理不睬打起了冷战，金松岑一看在费家是住不下去了。1926 年底，金松岑只得在娄门新桥巷的南浍庞家大族租点房子。他向费树蔚辞别，也交了一点房屋的租金，两个男人推让了一番，费树蔚相邀他继续住下去，但金松岑推说儿子大了，该在外面寻找大一点的住处了。费树蔚也觉强扭的瓜不甜，只

得顺从了他的意愿。金松岑和费树蔚一直相处得很契合，金松岑要走，费树蔚感到应该送点什么，送什么呢？此时旧居费宅庭院中，红杏盛开，繁花如锦，费树蔚正愁找不到适宜的东西相送，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他特地请一老画师为红杏写照，加以装裱，在金松岑搬迁之日，便把此画送给了金先生，以代移植。此举令金松岑十分感动，金松岑在这幅画上题之“嫁杏图”，费树蔚和其他朋友又纷纷题咏，金松岑并作《题嫁杏图》诗：我言看花屋宜借，髯言客去花随嫁……。

真到相别时，两家女人早已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相互间挥泪作别。此时金松岑的《天放楼诗续存》稿已经初步整理好，他口头相邀费树蔚有空帮助写一序，1927 年 4 月费树蔚将序交金松岑。

再说金松岑此时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同里田产的租金，金松岑是西墙门内的长房长子，二房有堂弟金颂周，四房有堂弟金仲禹。自从举家搬迁苏州后，收租钿主要依靠二房堂弟金颂周代收。搬到娄门新桥巷后，金松岑外出授课，略有收入补贴家中，生活开始好起来，两个儿子先后娶妻生子，老母却在搬到娄门新桥巷后病故。

金松岑在娄门新桥巷住了 5 年，1932 年夏迁至濂溪坊新居。他因经常到濂溪坊一带走访，当时濂溪坊一带设有外地人来苏州进考的“会馆”，所谓会馆，就是免费供进考者吃住的客站，因不收钱，条件自然比旅社差。穷苦的读书人能有这种会馆住，已经十分感激，那会嫌条件差，来此住下的人特别多。金松岑因为经常要到这里来会学生，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了解这里的地皮比别的地方便宜，于是动心置地造房。况且这段时期是金松岑生活中属较富裕的时期，身边积蓄银元一万余。

造房是件大事，与妻殷佩玉相商，殷佩玉却极力反对。殷氏表示房子让别人造，我们租来住！殷氏有个理由：“你现在买地造房，将来两个儿子，会不争气，争房、卖房的”。金松岑想想也对，从

对待儿子的角度来讲，不应该留给他们财物，应该让他们自己去造。于是金松岑改了主意，殷氏出面与同里富户张氏相约，由张家出资买地造房。建筑设计由金松岑担当。

且说金松岑设计的房子是在原有旧构三进的基础上加了新筑的二进，后花园和西侧天放楼。

房屋筑好后，屡经徙迁的金松岑终于有了自己比较安定的安身之地。金松岑充分利用 1．5 亩的土地，以中轴线为准，扩展成五进深的住宅。每进都有一个小天井，第一进建有门房传达室（后来拓宽马路建成楼）。第二进有二厢房和一大厅，大厅上供孩子游玩，孩子常在大厅上溜冰、拍球、练自行车车技等。第三进是起居住宅，建有三楼三底四厢房，是整个宅院的高潮部分，楼前天井里筑有假山，还种有松竹梅、白玉兰等；天井西侧开一小门，有一砖雕横额“韬晦”两字，通隔壁一幢很显目的新建楼，就是天放楼，与同里的天放楼同名，这是表示金松岑侨寓苏州不忘故里之意；此楼又称霁月楼，楼上楼下各有 70 多平方米，上藏书，下会客，由章太炎先生题额“松岑老弟属书”，两旁对联为“海内存知已，方外听晚钟”，用银杏木雕刻成，楼前也有小花园，内有棕榈树、丁捍花、铁梗花等。后面第四进是客房和厢房，一般有客远道来，就留宿在这里。第五进前种有紫藤花，搭有棚，有几间下房；下房后建有一个八角门，上面有“韬园”两字，后面即为“韬园”，韬园内是花竹之胜，建有亭子，他把家乡原宅的笏园假山石，搬运过来，于是小园中也峦嶂俨然，甚为美观，园内还植有一颗白皮松，是好友李根源送的。他名之韬园，寓隐遁韬晦之意。而后他在《韬园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壬申夏，改僦新居于濂溪坊，相楼阴，得隙地，规以为园。构亭焉，翼然西向，花竹环其趾，复尽撤江乡笏园之石，浮载而辇致其间，以为峦嶂壑谷。

写好了《韬园记》，又补写了《笏园记》。

新居落成后举行过一次宴会，邀请了李根源、蒋维乔、陈石遗、钱太初、金立初、陈雅初（旭旦）等 20 余人，金松岑携长子、次子一起入席，那天在第三进的大天井里照了一张合影，或站或坐，金松岑为照片题名“天放楼雅集图”。

新居落成后，金松岑常在自己家中举行一些小宴，相邀一些熟识的文人墨客、学生、朋友。有些学生自带两只拿手菜来，盛在盘中，两盘相拼，犹如蝴蝶形状，故名“蝴蝶会”。金松岑很喜欢“蝴蝶会”这个家宴的名称，以后他用此名称邀请文人雅士在家切磋技艺。

新居刚落成，金松岑就在自己家里开课授徒。寓居苏州的范烟桥、钱太初、金立初等仍旧前来听课；每当他授课时，还有 3 位女学生就单独住在厢房内，从厢房内探头听他的课。

第三节：校庆纪念

金松岑人到苏州，心还在同里，特别牵挂同川，离校不离心。

1912 年春，民国元年，也是同川学校校庆十周年。那年，金松岑将同川学校的办学情况写信向蔡元培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作了介绍，得到两先生的高度评价。两先生特别赞赏金松岑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实绩，蔡元培先生还为同川两等小学十周年纪念撰文，章太炎送篆额“吴江同川小学校十周纪念之碑”。

其时，蔡元培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虽然清皇朝已经垮台，但他还是很赞赏金松岑先生办学宗旨，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是造成现世幸福的教育。

蔡元培先生的文，由荣县赵熙书丹，苏州唐佰谦镌。全文是：

民国元年三月朔，吴江金君天翮，致书其友蔡 元培，书曰：岁庚子，国有大刑[59]士恫于庠，庶人愤于乡，思懋厥修[60]一洒群垢。天翮筮易得同人，又得革之彖辞。壬寅建同川学校。越岁，东之海上，获接颜色，公特奖借，使助爱国学校之成，因得推究天人感应之理，族姓嬗蜕，政治损益因革之绩。念种之沦澌，非学无以拯济。归里益大诏学子，布濩斯义。悴精劬力，一秉公教，不懈益奋。先后举卒业礼所成就者五百四十人，其以学业殊异，贡入北京工科大学，上海复旦，南洋公学，暨直省陆军、政法、商船，实业或师范中学校者八十一人。辛亥我族受帝祜诞建民国，公之志事及身而大舒，如天翮无状，行能不彰，而犹有箸门下之籍，躬亲出入于行间者，使天翮得奏铙吹，宣教泽传之无穷，抑云幸矣！惟乡之人与群弟子谓校成立十年，大勣不纪，惧无以昭示来裔。念非公不能信其辞；国事未定，诚不敢遽以私干。逡巡入壬子，乡之人与群弟子相督益急，故聚以千。元培受命，谘所司，具如君言，乃制铭授君勒之壁。

洞庭之委，富土之村。哲人挺生，以昌其门。懿此哲人，遭际泣世。回澜障川，穹实曜誓。一旦植帜，奋集青毡。初颜自治，后榜同川。始时吴江，士习干禄。君战群魔，亭林是鹄。始时吴江，人溺厥文。君开实践，博野斯尊。宗吴悼潘，殉国殉史。杀身为仁，乐生为耻。 爰造新命，宏我汉京。斩之大义，莘莘式型。惟君之校，资之市榷。其用孔繁，其术大毂。惟君之家，不逾中人。惟校之故，时倾其囷。十年日成，岁周复始。君泽既弘，心亦瘁矣。方春三月，杏花满坛。树之贞石，言告史官。

---

[59]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国蒙大耻。

[60] 都想振兴中华。“懋”，革新；“厥”，这个；“修”，指清朝政治措施。

校庆之日，金松岑来校巡视，与同里其他学校一起开了提灯晚会，也庆祝民国成立。在这次回校中，确定了他辞职后的继任校长人选，校务工作暂由钱叔度负责。1913 年春，金松岑正式辞了校长之职，任校董，校长钱叔度，即钱焕先生的小儿子。同年学校专办高小，改名为吴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因金松岑离开而搁起的扩建校舍之事，随着同川学校学生急增，还是在猛将庙的原址上建起了一排 8 开间教室，名为“百年基础”。费用都由师生捐款，包括校董金松岑。

钱叔度校长，金松岑在《天放楼续集·钱叔度传》中有述：“叔度幼慧，为先师所喜。”“师殁；叔度年十四，发愤启楹书读之。数年，轨涂洞达，灼无疑滞。……叔度以高世之识，嵚崎磊落之才”。可见，请叔度继任他的职位，可以说是放心的，叔度在同川学校任职 7 年。1919 年春，辞职应聘吴江中学国文教师，不久又因在北京的同川自治学社毕业生王绍鏊之召，辞了教师之职前往北京做王绍鏊的秘书，1 年后，水土不服回家。1926 年 6 月 19 日应朋友之邀，6 、7 个人聚会同里罗星洲，结果食物中毒，溘然而逝。叔度死前 1 年，顶着烈日，心情极沮丧的来找金松岑，为已到 20 岁而没有学成学业的儿子钱太初而忧虑，要求拜师金松岑。叔度好像有某种预感，悲壮的托孤授子。下年金松岑收下钱太初，才 1 月，传来叔度之死的噩耗，金松岑很伤心。

1919 年，金松岑陪同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恒源视察同川小学。江恒源听了金松岑对同川小学发展情况的介绍，江恒源对同川小学全体师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同川小学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江恒源在会上亲授同川小学和震泽丝业小学为“江苏省模范小学”奖牌，并书“乐育英才”匾额，后悬挂在同川小学第二道门楣上。后来门楣上又添了县长丁祖荫“松陵模范”和后任县教育局长金松

岑本人的“毓德培贤”匾额。

1922年是同川20周年校庆纪念，学校已在附近颇具名声。是年3月新落成了一座气势雄伟、巍峨庄严的华表。华表高7.7米，基座1.3平方米，砖砌而成。

华表上刻有校董金松岑亲撰的华表铭：

> 我同川承具区之委，五湖环其周阯，川泽通灵。宜挺贤杰，我校崒起东南，以亭林博野之学先天下，天下向风，今二十周矣。宙合之内，潮涌云崩，学风随而于变，我同学诸子，澄观远照，睪然与道为徒，模圣范贤，肩天之职。是用不愧于先民，岁辛酉夏正三月十有八日，为我校创建之辰，诸子相与鸠资树表，刊文玄石，天翮为之铭。铭曰：维表之峨峨，坚贞孔多。倚天拔地，卓立无阿。干尔邦尔家，我辞不磨。[61]

4月9日（农历三月十三日），金松岑作为学校的校董，再次来到让他牵肠挂肚藕断丝连十载的学校，这天是同川学校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盛会。

在校的学生于上午9时半上街游行，所有的学生都穿戴整齐，个个精神饱满，让行人刮目相看。

游行结束后，69名学生在学校操场开露天茶话会。先由校友曾任该校的学生会主席的金侣琴演说，题目是《对于会员将来之希望》；接下来师生代表发言，薛天汉演说《儿童时代之回想及今后之觉悟》；张圣瑜演说《希望会友之奋进及自己之勉励》；王翰臣自述《就学武备学校之情形》。师生薛天汉、何念椿、顾汉槎、费赞九、庞菉如5人“国乐合奏”。

上午在热闹的气氛中暂告一段落。

下午2时举行纪念式。所有教职员工及部分看热闹的群众，都

---

[61] 《天放楼文言》卷六。

聚集在学校大操场上。教职员工整队在前，学会会员整队在后，再学生整队，队伍左右分列在华表前。英俊的金仲禹身穿大礼服负责升旗。接着奏乐、敬礼、唱歌、来宾祝词等，3时分年级开学生运动表演会，如行进击铃、龙门拳、柔软操、国技表演、少林棍、春秋大刀、四季拳、兵式表演、二人棍。

5时10分，全校学生在华表前整队，欢迎校董先生，行敬礼。

校董金松岑出来与大家相见，发表即兴演说《童子军之责任及学生前途之希望》。金松岑话中满是感叹，回想建校的初衷，是培养一支反清廷的童子军，并把体育作为重要课程贯穿其中，设想造就一支与腐朽清政府相对抗生力军；现在清政府土崩瓦解了，作为中国国民谁都希望新的国民政府能扶持弱小的中国，走向强大，作为学校的学生仍旧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学好文化课……

晚上，余兴未尽的校董金松岑先生观看师生自娱自乐的文艺节目。节目也相当精彩，如由薛天汉与费赞九，再由费赞九与金雪孙合演的“双簧”，让所有的师生笑得前仰后合；陈天一表演了评话，部分来宾如任传薪、沈星史、任韵秋等表演了魔术，还有国乐西乐的演奏等，十分尽兴。晚会上校董金松岑再次发表即兴发言。

第二天课后，继续庆典。因天有雨，原定32个室外体操节目，只得取消。金松岑与师生共同参观学生成绩展览。展览分三大部分：1、学校成绩（包括在外比赛中所得奖品）共230件物品；2、艺术室，展出物品834件；3、知识室，展示各科优秀作业1016件。

创办人校董金松岑再次向学生即兴发言，他劝学生好好学习，俗话说得好，“只要有智慧，箩筐能盛水”。

4月11日，上午10时，欢迎县长及教育行政人员到校。县长周宾孚致祝词《吴江县立二高小学二十周纪念词》，县劝学所长费伯埙致祝词《纪念之意思及个人之感想》。

接下来又是学生演讲、娱乐。

历时两天的纪念活动，还收到 35 付对联，其中有兄弟学校和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及已经毕业的学生赠联，如：

任传薪的对联：　讲学忆当时斯夕斯朝先声自治
　　成功看今日丽天丽地继武同川

丽则女学的对联：创学忆初辛快遇廿年英材辈出
　　盛会逢上巳且迟四载纪念踵行

县立一高：　廿载辛勤功深学海
　　一门桃李春满同川

六区男女国校：　广厦宏开桃李成荫
　　英才蔚起松笠增光

绸业学校：　导松陵与学先河定名非第一建设实为第一
　　收桐里树人良果生聚则十年教训又经十年

县立六高：　树木十年厥功且倍
　　培才百辈破壁而飞

为纪念二十校庆，学校还特意作了一首《二十周纪念会歌》：

自治学社首开天，文风为转旋，　金师创造独仔肩，至今二十年。同学都不贱，几辈辉后先，历史虽变迁，宗旨惟一坚，今日同声祝纪念。华表镌石传，愿吾校基础百年，名誉昭人前。

校园生活本身就是诗，只要有心人把它谱成乐曲就能唱。3 天的二十校庆，盛况空前，金松岑是带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回苏州的。

1932 年是同川 30 周年校庆，金松岑同样参加了这次盛会，写下《同川小学三十周纪念碑》，其中云：

天翮主是校，终始十年有半。平生怀抱英才乐育之愿，牵格未竟。……是以纲纪纯粹，秀异辈作。……盖自天翮离校之后，主是者类能保持素尚，益务缜密。惟是高掌远遮，伟大精能，继武乡先哲，如日生晓庵青来渊甫之徒者，则尚有俟夫采来。……而族叔彬台，尽瘁兹校，积二十四春，适于其时捐馆，

因名此亭曰彬，将以哀荣而劝来者。……天翮老且瘥，犹能扶杖观礼。濡染大笔，为湖山壮气，为诸贤策动，且以自寿。[62]

金松岑文中还提到“前屏隆阜，植碑其巅，覆之以亭”的“彬亭”。这是为悼念已经去世的金松岑的族叔金彬台而建的。金彬台生前担任同川学校的教导主任，在同川工作24年，呕心沥血，勤恳工作，直至突然病倒在学校的案桌前，台上堆着学生的作业本，手中握着批改作业的笔……由于金松岑的影响，金家氏族内从事同川学校教学的人数很多，20年代，学校中有6位都是金氏族人，在同里金家氏族人对教育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金松岑一直关心着他亲手创办的同川学校，同川学校校长从钱叔度、徐麟、金曾灿、范系千、金国珩、倪哉明等，每任更迭任聘都先经金松岑点头同意，再由县教育局审批任命。萧规曹随，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学校被迫解散，金松岑才感到他对学校的这份关心鞭长莫及，才不得不与学校完全脱钩。

第四节：学术之争

在某一个时代是惊世骇俗的东西，在下一个时代却被安然接受，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金松岑决非是圣人，孰能无过？

二十校庆，金松岑重返同川学校，金松岑再次成了吴江教育同仁中的焦点人物。1923金松岑应邀担任吴江县教育局长，至1925年辞职，任职2年，应该说他为吴江教育事业是尽心尽力，做了一点实事。但素以旧学根底深厚才气横溢称誉的金松岑，却是国粹（古文化）的崇拜者，强调提倡“国粹”，用来“爱我汉种，增强民族

---

[62] 《天放楼续文言》卷一。

自尊心”。

1924年在金松岑担任教育局长期间，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小学校推行语体文教材，应该说这一决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的，所以一下子受到全国上下的响应。金松岑见报后负才任气，认为这种粗词俚语，不成体统。所以于1925年1月以教育局长的名义连发二件通告，明令在吴江县内取消新教材，恢复旧教材。通告称：“夫语言之道，根乎水土，成乎环境，师生不出里门，强令破弃方言，以国音会话效蹇腾笑，曾俳优之不如……”他又警告说：“学生将来毕业，耳闻目睹，如新闻报纸、普通尺牍约，谁为语体？即家庭亲戚，社会交际，又岂能以国语相酬酢？”两件通告发布后，街谈巷议，罔知所措。不久，金松岑的这两件通告遭到普遍反对。

吴江盛泽镇25岁的有为青年徐蔚南，他和兄长在1923年创办了《新盛泽》报。这位素来对“金先生的学问道德，我是非常敬仰的”青年，当他看到金松岑的通告后，于1925年3月11日在《新盛泽》报第四十二号上发表《小学校国语问题》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徐蔚南在对金松岑发表一些仰慕之词后，说道：但是这次他反对小学校教授国语，要重新用文言，这是关系全县无数儿童的教育，所以我不得不要说几句了……有人说中国文字与中国民众的隔离，比万里长城还要坚固，这句话说得真的。国音国语正是图谋民众与文字的接近，奈何我县的教育当局偏偏要反对呢？他还举例说我方才听到我的侄女送伊的舅母时说道，“天气冷，风大，千万要保重啊！”伊方才说过的话，我现在立刻写到纸上来，觉得很便利，很明白，而且把伊对于舅母的情绪也都写出来了。又说：至于说语体文在交际上无用，那也不见得，北京的《晨报》、《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都主张用国语，写信也普遍推行写语体文了”。并又说“为什么要使用语言、文字统一？我可以直捷爽快地回答：只为了经济。

5月，金松岑从青岛、济南旅行回来，看到徐蔚南的文章，很不是滋味。在当月24日《吴江报》第一四一号上发表了《小学校语体教本问题答蔚南君》一文。文中自称“对国语国音的主张比蔚南还要出力”。又言“令侄女讲‘天气冷，风大，千万要保重啊’这句话时，断不能如此光洁……言文可一致，言文的繁简，断断不能一致底（的）”。对蔚南提出的“经济”一词反驳道：以“时间的经济”而言，语体文最不经济，“因为它用的字数多”；以“脑力的经济”而言，“鄙人要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们简直不要文字，照上古结绳的办法，那是最经济的”。文中有点气傲心高唯我独尊。

又过两个月，徐蔚南从外出游归来，见到金松岑的文章后，自然不肯罢休，他又作了《答<小学校语体教本问题答蔚南君>》一文，这次他怕父亲反对，不敢在《新盛泽》上发表，而是投寄到好友柳亚子在黎里主编的《新黎里》报上，不想稿子寄出后不久，徐蔚南反悔了，向柳亚子索回稿件，柳亚子不回，却在8月1日全文发表，并在文后加上署名“亚子”的“记者按”：

> 松岑君前次这篇捞什子，我看了非常的不佩服，很想痛痛快快驳他一下；实在因为事情太忙，便只好放过了他。后来蔚南君把现在这篇稿子给我，叫我在报上发表，我当然是十二分的欢迎。不料蔚南君忽然又要讨还，说是他的父亲不答应。我想言论自由，世界公理，儿子做的文章，与父亲人甚么相干？况且，“昔日之事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稿子既在我处，当然发表不发表是我的全权；蔚南君无论如何抱怨我，我可不来管你了。

徐蔚南的文章学着金松岑的口气，笔锋锐利：“松岑君懂得么，照你的通告来看，你不仅反对语体文教材，并且反对国音国语的。内地因为没有国音、国语，有了国音、国语也不正确，所以要教授国音、国语。好比一家穷人家，夜里点盏油灯，觉得漆黑一团。若

说菜油灯不及电灯亮，索性把菜油灯熄灭了，你道对不对？不是“因噎废食”么？“甚于经济”一词，蔚南驳道：松岑君晓得经济有二种，一是时间的经济，一是脑力的经济。拜服！拜服！但是倘照这种划分，我想还可以有体力的经济，社会的经济，政治的经济，个人的经济等等。我说的经济，乃是指以最小的力量而获得最大的效率，语体文虽然字数多一点，但省去了读者许多时间，是经济的，结绳是文字的初步，在古代不知节省了多少人的脑力，可是现在已过时了，故今日若要还到上古结绳的办法是不经济的。

徐蔚南在最后还写了这么几句：有人笑我道，你平日很敬仰松岑君的，为什么这篇捞什子有点“倚老卖老”？我说我平日敬仰的是支持革命的松岑先生，我这篇捞什子答复的是教育局长松岑君。事实上两人笔战的方式已经用了语体文了。自徐蔚南这篇文章发表后，金松岑又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不同政见，金松岑感到自己在吴江县教育局继续推行自己的一套很难实措，于是辞去了教育局长职位。[63]

柳亚子也好，徐蔚南也好，一个是金松岑的学生，一个是金松岑的崇拜者，这次引出的讨论，两位年青人对金松岑的一场论战都是对事不对人的。金松岑由于时代的局限，确实在认识上有失偏颇，因而被有些人戴了一顶“顽固守旧”派的帽子。

金松岑在对待语体文一事的观点上，顽固执拗，有点顽固不化。事实上范烟桥后来撰文《茶烟歇·白话文》中记载，“五四”运动倡导的白话文，事实上在20多年前的同川学校学报《自治白话报》上，就已经运用了。而金松岑自己的好多作品也采用了半白话的形式，所以他这时产生的那种偏激，让人难以理解。

也不难看出金松岑也是多重性格的，在很多方面他还是表现得

---

[63] 参考《苏州杂志》1994年第3期李炳华《徐蔚南与金松岑的一场笔战》。

进步急进。如辛亥革命之后，金松岑剪了短发，西装革履、拿了手杖，出现在苏州最热闹的中心“玄妙观”街头，惹得成群路人争相围观“假洋鬼子”。他对那次“玄妙观”之行解释道：“我主张思想不受拘束，只要我认为对的，我就敢于去做”。如果给金松岑一顶墨守陈规陋习不合时宜的帽子，也同样会犯偏颇之错误。金松岑的“爱我汉种”认得太死太窄太偏激了。他的这种桀骜不羁的脾气，也有一种来自于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影响，中国晋朝时候的陶潜和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喜爱这些人的君子浩然之气，因此也不轻易放弃自己崇拜的东西。

这里还提一下，金松岑与当时的文学博士胡适还有一次不愉快的相遇。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代表两个不同派别的文学大师，当然胡适的名气要比金松岑大得多。说起来，胡适还是金松岑学生杨千里的得意学生[64]，金松岑算起来应为胡适的师祖。金松岑等人力主弘扬古代文学的精华，自称为“国粹”，排斥新文学；胡适一味提倡新文学，贬低古典文学，两者都偏颇各端。

一次两人在火车的头等座位上相遇，原本都听说过对方，但没相见过。金松岑倒很想会会这位留洋归来的年轻有为名博士[65]，因此金松岑首先放下架子请身边陪同的学生向胡适作自我介绍，然后请学生拿来笔墨试探一下胡适心思，不想年青气盛的胡适傲慢地执

---

[64] 1899 年，杨千里曾在金松岑的私塾里读过书，当年又转学上海南洋公学，1902 年壬寅科优贡，1904 年在上海澄衷学堂教书。1905 年正好教胡适班的国文，胡适很喜欢上国文课，自然与杨千里十分亲近，胡适对这位”思想很新”的先生印象特别深，若一干年还记得杨先生里在他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934 年胡适任北大校长，千里带着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拜胡适为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千里是我的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本第十一册。

[65] 事隔 30 年后，有关胡适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曾有过争议，摘自《胡适传》P97。

笔写下了：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的对联，直爽地表示彼此间有不同意见，不能走到一起相见的道理。金松岑自讨没趣，向胡适笑笑，不再说话。金松岑回家将这副对联挂在自家的客厅内，不时对他的小辈和学生讲："真是胡说[66]八道，胡适自己就采用古文庄子的句子，还要一味排斥古文学，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其实金松岑和胡适都能从另一角度探讨一下，丢弃古的，排斥新的，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取长补短，才能贯穿古今，充盈天地。但是"自尊""傲慢"是他们的弱点，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特别是胡适的"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不可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金松岑毕竟受生活圈子的局限，他不可能逾越他的认识水准，凡事都超先。但金松岑有一颗正直爱国之心，使他"不以一眚掩大德"。

第五节：水利见解

1911年秋，39岁的他刚到苏州，吃足水灾之苦的他，迫不及待地写下《上程中丞（末任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治太湖水利书》和《上（江苏咨议局）请治太湖水利书》，内中指出：江浙七郡。环太湖上下游，国家财赋之奥区，东南水乡之薮泽，利则民受水之福，害则民受水之毒。今之水患可谓剧矣！霪雨三日而积潦成涨，七日而大侵稽天，更一月而水退者不足四寸。金松岑的意思力主疏浚禁围，当时吴江太湖一带围垦者很多，大部分又是私围者，太湖水因水域面积减少，每遇雨季，随时将溢出，水患无穷。可惜金松岑微言大义的建议出在清朝末年，怎会受到重视？他只能把这些作品收

---

[66] 吴方言与"适"与"说"谐音。

入正要出版的《孤根集》中。

金松岑早年所著的《长江赋》，已经对水利建设提出了疏浚之见解。一生著述中，有关治水理源的文章也占了一部分。所以武进人氏徐震称誉金松岑是："明治水之方"。金松岑潜心研究水利，也决心在水利上有所造诣。

步入中年时期的金松岑，越来越感到生长在江南的文人要有二手：一是学文，二是研究水利。

水，是江南之宝，又是江南之害。说它是宝，因为江南人生活离不开水，如洗涮饮用；农田灌溉；水道运载；上苍赐予江南人丰富的水资源，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是个恩赐。说水之害，因为每年的汛期，江南人无力治服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水害，水肆虐起来，可以成批成批的吞噬生命和财产；此时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任凭千呼万喊，无济于事。

水，是一头桀骜不驯的猛兽？但并不是天生不可驯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治水能力的强弱，是社会制度的测试剂，是对人类智力、经济实力等综合实力的考验。

民国时期的 1921 年前，金松岑多次上书当道，陈述太湖流域水患"水不阙而收灌溉交通之利矣"，倡议成立太湖水利委员会。终于在金松岑等人的一致要求下，于这一年成立了太湖水利委员会，会址设在苏州铁瓶巷（现干将路一带）。尔后金松岑又举荐宜兴晚清状元储南强为代表，并推荐崇明的王清穆为会长，金松岑以长僚辅佐王清穆。1923 年到 1925 年期间金松岑辞职在吴江任教育局长，小儿金季鹤为太湖水利局书记，2 年后金松岑归回太湖水利局。

说起来金松岑在水利方面的见识，还得到著名水利专家潘馨航先生的指点。1914 年，金松岑曾游山东济南，与潘馨航（复）先生订交在大明湖，在那里设宴长谈，潘曾工作于全国水利局，他在

这方面学识十分精深 。这次交谈，金松岑长进不少，金松岑回家后写了《济宁赠潘馨航（复）》，其中有云： 潘氏由来治河手；我根济川才无有，但解樽前笑开口。

1927年，金松岑被任命为江南水利局局长。对于整治太湖，他认为："自豪民筑堤占水，涸水为田，而湖之上下游始病，病则无日不患水之多"。

在他的任职期间，严禁围垦太湖和庞山湖。他曾说过：若不制止私围者，将来有何面目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回想10多年前的家乡那场水灾，部分人愚昧无知，将水灾之苦推咎于他拆庙的举动。现在他手握整治水利之权，自然要让家乡人明白其中道理。任职一年中，他严禁私围田者，他还主张拓宽黄浦江上游。但这些水利规划不能实现，遭到无锡胡雨人、加兴金蓉镜、松江沈维贤及苏州某钜公等反对，一些已开张的水利工程不得不中止。

金松岑自叹长于议论，不能力排各种人事干扰，行使他所想干的事。特别使他伤心的是会长王清穆，也从最初支持禁围而逐渐转变到态度暧昧，原来太湖流域及庞山湖一带被一些外来饥民竞相围堤，其间不少人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行贿受贿，一方面中饱私囊，一方面占有地盘。王清穆最终抵不住各方面涌来的诱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金松岑是明眼人，既然无法阻止王清穆的各种默认，长此行使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素来重德重人格的金松岑自然不愿意再干下去，就此辞去当了1年的水利局长之职。

学而无用的水利知识，使他十分伤心。不过整治水利一直是他关心的课题，他在晚年的教育中常要求学生每人自购一册陆世仪（桴亭）的《思辨录》，内中有很多篇幅阐述水利整治的要点。金松岑希望他的学生，不仅要学文，而且要在水利方面也要有所造诣，二者兼顾。

晚年的陈石遗先生，一次在张一麟家盛赞金松岑不愧为当代重

文治水的归有光。金松岑谦虚地认为自己远远不及明代大散文学家治水专家归有光（震川），好不容易涉足水利，但治水抱负还是不能如愿实现。

第六节：继续讲学

辞去水利局长之后，金松岑在苏州大郎桥巷老友吴古庭家继续教书授业。教育一直是贯穿金松岑一身的实业。

苏州人吴古庭在大郎桥巷有一座花园式洋房，主人吴古庭全家本可以住在洋房内安享清福。当时的苏州城内有此等洋房者凤毛麟角。仁人君子吴古庭，却让出自己的整幢洋房，支持金松岑在此开课授徒，不收任何租金。自己一家住在洋房后一幢简陋的旧房内。吴古庭自己并没有亲戚子女需要拜师学艺，支持办学完全是侠义心肠。

金松岑授课，也不收学生分文。学生食宿自理，有些学生依不过，常送些书赠给金松岑。

这时金松岑的学生有吴江的严一士，孙儿金同翰，无锡学生吴雨苍、苏州学生王国彪等 10 多位。孙儿同翰也不搞特殊化，与学生住在一起。金松岑给他的学生制订了生活学习作息制度，每天早餐前练习打太极拳。每天早晨，同翰起得最早，他年龄最小，身体最弱，锻炼最勤。吃好早饭后，大家等待金松岑来上课，金松岑自备了包车从濂溪坊赶到大郎桥巷。作为学生课堂的洋房有 6 开间门面，300 多平方米，平砌的砖块，房子的下半部分为红砖，没有楼，很高爽，10 多位学生住宿、膳食、学习都在内，也不觉得挤。洋房前的庭院很宽畅，有一棵紫藤树很高大，若上课时间还早，金松岑还没有来，学生都在树荫下读书打拳等候先生。盛夏出现在学生

面前的金松岑，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从遮挂黑纱帘幕的车蓬中下来，戴上墨镜，轻摇纸扇。当然他又有别于绅士，清癯傲岸的表象掩盖不了平易近人的另一面，走近几步，他就会亲切主动地招呼学生。

金松岑每天向学生讲授古文，选摘的文章一般都在《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宋诗别裁集》中，他还把《龚定庵文集》中龚文怎样套袭唐宋八家文的结构技巧，逐段对照，进行分析比较，提出自己对他的批评。他选取顾亭林、黄梨洲、颜习斋、王船山、陆桴亭等文章介绍给学生阅读，当学生提出要他讲讲自己的作品时，他摇摇头摆摆手，似乎有种说不上的感觉。他还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他规定学生每天必须写“日记”和“读书笔记”，每隔三、四天作一篇作文。表面上他并不指定学生读什么书或写什么文章，即使新闻杂志的记载都可以，但要求“读书笔记”把原文全部照抄引证，不能节录，然后根据原文写感想和见解，这使学生无法偷懒；要求“日记”不必写每天流水帐似的吃饭睡觉等话，但把一天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老实写出来。在他的“威逼”下，学生开始觉得很苦，久而久之养成了写作快、记忆强，一口气写千字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金松岑教学期间每天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还有远道来的大学教授和地方知名人士。这一时期，生活对于金松岑来说很惬意很舒心。

另外金松岑也感到在为学生授业解惑中，自己也是教学相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 年，金松岑在张一麟先生家小聚时，由张一麟引荐，认识了李根源（印泉）先生。 李根源是云南名士，曾在清末的云南创办“讲武堂”，学员中有出类拔萃的朱德总司令，还有曾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的龙云等。单说龙云，在抗日战争期间，兼任陆军副总司令，因与蒋介石发生矛

后，被蒋免职。龙云 1946 年底潜逃香港，在香港进行反蒋活动。1950 年为和平解放云南，李根源几次三番配合共产党说服龙云，利用龙云的势力，不动枪炮，解放了云南，使云南地区避免了又一次战争的灾难。李根源由于为此作出了特殊贡献，解放初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1931 年，金松岑又与陈石遗（衍）先生相识。石遗先生，字叔伊，号石遗老人，他是近代文学家，福建闽候人，光绪举人，任学部主事。曾为张之洞幕宾，辛亥革命后所作《石遗室诗话》，另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辑有《近代诗钞》、《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等。陈石遗先生晚年从北京转悠到苏州，并定居在苏州。他是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同光体”诗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同光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立三、陈石遗、沈曾植等，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模仿宋代的江西诗派，并流露出不满民主革命的情绪。因陈石遗在《石遗室诗话》中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称为“同光体”，后遂以此作为这一诗派的名称。而金松岑又是对“同光体”鞭鞑甚力，具体可见于《天放楼文言》，他认为“同光体”诗作有点不伦不类。可以说两人若早 10 多年认识的话，一定会成为冤家，但是晚了 10 多年，陈石遗已是晚年，对于同光体的争论已经淡化，陈石遗与金松岑年龄又相差近 20 岁，又因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成了忘年交，结为密友。金松岑对于陈石遗先生的学问很钦佩，对他的人品也甚为敬重，尊他为师长。

二十世纪 20—30 年代，海内耆宿云集苏州。1932 年，夏天，苏州张一麟（仲仁）、李根源、陈石遗、金松岑先生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首推张一麟为会长，李根源和陈石遗为副会长，金松岑为主讲学者，李根源为主任干事。

第七节："国学会"

国学会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创建的，在苏州这些名士眼里，国学会的创建是拯救垂危民族的希望所在。

国学会初创，会址在大公园吴县图书馆二楼。因教员缺乏，金松岑提议相邀章太炎来苏州国学会讲学。金松岑此时在国学会"实际上是掌大旗者"[67]。

章太炎先生其时有着赫赫声望，人称中国国学史上"自成宗派的巨人"。因此章太炎是否肯来苏讲学，大家心中没底。但金松岑认为，他与章太炎在二十世纪初有段生离死别般的友情。1927 年 2 月章太炎还为金松岑先生的《天放楼文言》作序，文中第一句就提到："余壮岁与吴江金松岑交"。说明章太炎先生很念及当初的交往，再说章太炎热衷于讲学授徒。凭金松岑对章太炎的相知，相邀章太炎的任务自然而然地由他承担了。

事实上章太炎对苏州也是很有感情的，早在 1901 年春，经朋友推荐曾在刚创建不久的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章太炎不仅是一位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苏州期间，他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另外像"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这样惊世骇俗的话，他也很早说过。章太炎向学生灌输的教育动机很快被官府发觉，下令缉拿他。1902 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68]，在日本东京期间，他与住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进行反清活动，第二次到日本，他住了三个月就回国。

---

[67] 《苏州文史资料》第九辑《王佩诤先生事略》。

[68] 章太炎曾在 1899 年夏天从避地台湾到了日本，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了孙中山，第一次他在日本住了几个月。

1903 年 3 月来到上海“爱国学社”，就此和金松岑认识。《苏报》案刑满出狱后，他第三次去了日本。这次他在日本专门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小班的受业生，每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他在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等方面造诣日益臻化。1911 年 11 月回国后，章太炎由金松岑学生王绍鏊陪同，到南京谒见孙中山。人们对他的社会评价很高，晚年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章太炎接到金松岑的来信，欣然接受了邀请，立即动身前往。章太炎在沧浪亭的欢迎大会上摘要讲了《儒行要旨》、《大学大义》、《经义与治学》、《文章源流》中的主要精神，以“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灌输给学生 。

章太炎和金松岑共为国学会主讲人，其时两人都被尊称为国学大师，两人都勉励青年要学范仲淹的“名节厉俗”、顾炎武的“行已有耻”，听课人士都觉得两位先生讲课各有千秋，纷纷要求加入国学会。

1933 年 1 月章太炎撰《国学会会刊宣言》。章太炎对苏州本来就有一个好的印象，这里相对上海说起来幽静安逸，是晚年居住的理想环境。1934 年章太炎正式将上海的家，迁居苏州，安居在体育场路上，就在国学会会址旁边。据说章的住宅还是大军阀孙传芳买了送他的，他曾给孙传芳当过师爷。

由于一些知名人士的加盟，会员队伍迅速壮大，“石遗、腾冲门生遍天下，一鼓召而著籍为会员者且千人，周十八行省，风云蔚然。”[69] 另外还有几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籍汉学家也来旁听。学风大振。

---

[69] 摘自金立初先生所写的《伯兄贞献先生行状》。

国学会刊有《国学论衡》、《文艺招华》。主编都是金松岑，具体负责的社员有王佩诤、范烟桥、钱太初、金同翰等 10 人。金松岑在会刊上经常发表作品，如《中国学术升降及今后之趋向讲演》等讲稿。

金松岑从此有高足王佩诤（謇）、王欣夫（大隆）、王巨川（铨济）“三王”等。王佩诤分担老师金松岑国学会的事务，任副主任干事，参与编辑《国学论衡》、《文艺招华》；王佩诤曾采集苏州奇珍异宝，编撰《宋平江城坊考》、《续补藏书纪事诗》、《盐铁论扎记》等地方文献史料，参与编写民国《吴县志》，担任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对充实藏书、挖掘和发扬地方文献作出过贡献；1937 年后，移居上海，曾任上海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夫曾为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后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国学会前就拜金松岑为师学国学，在国学会期间更是认真学习，对古籍文献兴趣浓厚，以搜集资料、珍藏图书、校勘古籍为乐，著《黄荛圃先生年谱补》、《补三国兵志》、《藏书纪事诗补正》、《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管子校释》、《王欣夫说文献学》《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0 多种。王巨川号称“交际博士”后来任圣约翰大学教授，金松岑松岑每次到上海，王巨川必追随左右，王巨川生前撰写过一本手稿《金松岑年谱》20 多万字，可惜一直没有问世，流失了。

在中国国学会期间，金松岑有意要拜章太炎为师，章太炎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让金松岑与他弟兄相称，这样一来李根源也挤上来了。3 人就缔交了昆弟之好金兰之契，章太炎居长，松岑次之，李根源又次之，所以章太炎先生常称松岑为“老弟”，李根源称松岑为“如兄”，3 人一起在大公园内合影留念，此照金松岑一直夹在他的书桌上。 金松岑居中而立，脖子上围了条围巾，照片后面

题签“岁寒三友图”[70]。

章太炎分别在1927年2月、1932年9月、1933年2月为金松岑《天放楼文言》《天放楼续文言》上下册作序，1932年的序中叙述道：“松岑于民国十六年，以天放楼文言付雕，余为之序，逮今五岁，而余复至吴下则已与松岑论昆弟交矣。松岑时年六十，门弟子裒其文为续集，得五十余首，写以示余。……”这不能不看出当初章、金两人的深交。

中国国学会的国学讲习所，听课人都十分地认真，如东吴大学教授王佩诤风雨无阻每课必到。他们共同发行一种刊物《卫星》，太炎又创《制言》。

但是国学会经费开支实在紧张，个别学生为讨好双方先生，搬弄一些事非，反映章太炎不经商量付印一些资料，金松岑从长远角度考虑，希望国学会不因经费枯竭而中断，就出面给章太炎提意见，意思是所印资料应该商量一下。章太炎从学术角度考虑，希望他的学术主张能够在国难深重的国内能够广泛传播，因此认为非印不可，依照章太炎的秉性，自然不肯接受，于是章太炎就另开炉灶，分道扬镳了。这样出现了二个国学会，这难免有些遗憾。

1936年章太炎先生患鼻菌症和胆囊炎不治溘然而逝。金松岑深感震惊和痛苦，为怀念这位昔日老友，他作了《祭太炎文》[71]：

吾胡悲乎？吾悲不及见古之人，得见夫子兮吾情聿申。繄吾年之逾冠兮，遵枉渚而采江篱。逵修涂其东迈兮，得接夫子之光仪。眄玄云其蔽空兮，咒烛龙为我驱之。群灵杂沓以交横兮，骇文采之陆离。块独长吟而拥鼻兮，指嵇、阮以为期。夫惟圣哲之励行兮，同心而合德。胡中道之睽孤兮，寇张弧而内

---

70 此照八十年代遗失。

71 《天放楼文言遗集》。

相贼。惊长鱼之去壑兮，掉鳍尾于远洋。子独愤惋而掷帻兮，神采毅以激扬。吾宁溅血于圜土兮，踵前修为鬼雄。伟邹生（按：指邹容）之相逐兮，藐不思夫故邦。恨吾名不挂党籍兮，归独卧乎江之浔。亦稍知腾踏之非善术兮，辟广居于吾心。曩夫子之见许兮，谓贞雅其有度。一星终而相觌兮，庆皇舆之得路。窃悲朝政之水火兮，卒相诘以戎兵。愍夫子之龙性兮，又见讥于佯狂。凤不翔于千仞兮，陨德辉于幽都。终铩翮而名立兮，执臧否以绳当涂。作上客于群侯兮，杂流并进以充闾。直节耿而不回兮，眡讲艺以为亨衢。步三惠之芳躅兮，相华栋于勾吴。维兹业之艰巨兮，求瑰材斯克承。郁众芳之蔵蕤兮，待英绝起而中兴。懿吾邦之文物兮，剧骖过而逶迟。接夫子之喨噱兮，荣观绝于当世。惟嘉会之衎乐兮，旷百年而得举。窃怪夫子之愔愔兮，块若悒悒而无与语。吾方扬舲而沂峡兮，归弭节于鄂诸。傅斯人之撤瑟兮，使我对宾筵而失匕箸。粤斯艺之垂绝兮，自同、光而已然。得夫子之投袂兮，挽赫曦颓照起于虞渊。学术古有升降兮，逐当世治乱为推移。祝夫子之诞降兮，使安定横渠得见于来兹。国葬渺其无日兮，曷不舆榇以傍青田[72]？荷平生之久要兮，庶几肸蠁于兹筵。

章太炎先生死后按他的遗命，葬于张苍水墓旁，即西子湖畔。

章太炎先生死后的下一年抗日战争爆发，老朋友李根源先生告别金松岑，离开苏州的寓所，返回滇西。

此时国学会会长张一麟先生由上海转重庆，欲创建“老子军”，被劝阻，没有建成。

对于两位老友的离开，金松岑先生作《人日怀人诗》[73]

---

[72] 太炎生时云，死葬刘诚意墓侧。

[73] 参见《天放楼诗季集》。

卸甲归来学课耕，风花眷顾阖闾城。朋欢席散风云起，老作边关万里行。

高吟健步贼中来，老子军孤意未摧。认取苍髯老文学，书成阁署古红梅[74]。

1937年6月石遗先生卒，是年81岁，这年金松岑先生撰《祭陈石遗先生文》，他为失去这样一位师友而“呜呼哀哉”。

其他老友如朱梁任、邓邦述、费树蔚、胡石予、毕嘿谷等纷纷下世。想起他们，令金松岑无比沮丧。其中最令金松岑难以忘怀的是朱梁任先生，1933年光景，国学会组织一批学者去句直参观保圣寺，本来金松岑也在所列名单中，因他一时走不开，朋友朱梁任先生要求去，所以就将名额让给了他，朱梁任还带了儿子一起去。回来的路上途经独墅湖，没想船翻人亡，朱梁任儿子已经逃出，为救父亲，再度钻入船舱也没有再上来……。事后，金松岑拿出400元慰问金，但总减轻不了对朋友的思念与惋惜：本来是我去的，现在朋友替我赴了黄泉路。

值得金松岑一生自豪的是，在国学会里，他的弟子很多。授业中年龄最大的有孙翔仲，是爱国女学的校长；另外还有一时俊髦者，如范烟桥、蒋吟秋、王乘云、徐云秋、高君介、沈荣龄、凌莘子、钱仲联、李猷、金东雷、许半龙、胡士楷、徐震、孟森、张鸿、钱萼孙、徐澄、郭麟、姚廷杰等，还有被称“三初”金立初、陈雅初、钱太初，金立初为金松岑堂弟；陈雅初是明华女学学生周观春的儿子；钱太初是钱叔度的儿子。“三初”都为同里人氏，曾读于同川学校，后来又追随金松岑，在苏州教育战线上施展了他们的才华。如钱太初先生1939年来到苏州后，从事教育，解放后在苏州二中退休，曾任苏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会长，苏州沧浪诗社顾问，曾聘任为苏州大学《汉语大辞典》编写组人员。

---

[74] 张一麟先生著有《红梅阁笔记》。

金松岑对国学会的学生要求仍旧很严格，就拿他对待衷爱的学生范烟桥来说。在国学会上课空暇间，范烟桥上门求金松岑给他在本子上签几个字，金松岑问："签什么？"，范想了想说："我记得您过去给我的作文都有批语，求您对我写的文章再给个批示！"金松岑拿起笔写下了"扬帆千里，速不求工"。说实在金松岑对同川学校毕业的学生范烟桥还是十分赞赏，范烟桥是自己老朋友范葵忱的长子，其时已在苏州文坛享有声誉，但他认为对这样的学生已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表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写了这副褒贬合一的句子，促使范烟桥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在成绩面前看到自己的不足。范烟桥十分虚心地接受老师这一教诲，马上刻一"速不求工"之印，用以励节。解放后范烟桥担任省文联副主席，著作等身，堪称文坛巨子。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金松岑在上海国华中学讲国学。事情是这样的，同翰正读苏州萃英中学，这年5月25日要到上海参加"军训"。金松岑视聪明伶俐的同翰如同命根，偏偏同翰弱不禁风弱不胜衣。金松岑很不放心同翰1人前往，特地陪同。金松岑在上海国华中学借宿，此时国华在江宁路，一部分在普陀路。这祖孙两人便下榻在普陀路分校。金松岑每饭之前，喜饮青梅酒，来看望他的上海朋友和学生很多，其中国华中学校长胡叔异听他讲文史，觉得很受启发，于是相邀他借助学校电台在国华讲国学。7月5日同翰结束了军训，金松岑携同翰返回吴中。金松岑临走将自己国学会的讲课本留给学生王巨川，让他继续给学生讲学。王巨川此时想成立中国国学会上海分会，想聘金松岑的堂弟金国宝前任主任，但因抗战开始，此事也就偃旗息鼓了。

第八节：崇拜《史记》

金松岑对我国第一部经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可说是顶礼膜拜。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总结了我国民族 3000 年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历史巨著和文学巨著。

金松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书页上作批点或批注，边读边写。《史记》共 130 篇，50 余万字，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类，可以说每篇都密密麻麻地留着他的手迹，特别是 70 篇“列传”，更见其功夫。有位叫刘翰怡先生送他一部宋蜀刻大字本《史记》，他欣喜之余，重新复读批点一遍，可见其读书的认真态度。翻过金松岑曾读过的《史记》，都说好像站在他的“肩上”升高一层。晚年在二千五百多度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他还是怀抱一部《史记》不离身，时常与《史记》“亲吻”。

金松岑不仅自己认真读《史记》，还劝学生很好地学。

学生毛光义先生写过一篇《治史学法》的文章，刊载在 1943 年 4 月 17 日的上海《新闻报》上。毛光义拜金松岑读史书，实属偶然，1937 年抗战前夕，同翰在上海军训期间，无意间接触了一同在军训场上的上海某校学生毛光义，交谈间，两人很投缘，毛光义知道同翰是苏州人后，就问同翰苏州的金松岑先生是否认识，同翰一下子兴奋起来，告诉毛光义自己正是金松岑先生的孙子。毛光义又介绍说自己是在报上认识金松岑的，希望见见仰慕已久的金松岑先生。当天毛光义就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金松岑。

毛光义开始是崇拜唐边塞诗人岑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毛向岑，他见到金松岑后，有意拜金松岑为师，恰好“向岑”又一次顺合了

他拜师的愿望。

毛光义以毛向岑的笔名专门介绍金松岑怎样教他学史书的方法：顷得吴江金师鹤望苏城手示。具见一字一珠，长者之言。爰节录于下，侥亦为爱治史学者之一助乎？金松岑对毛向岑谈体会道读书最好能自圈点，点书良亦费心力。金松岑还谈到读书勿要求速，自己也有求速的毛病，但一般白天读书，夜间整理，有时记不得，明日再读……

学生杨友仁对金松岑劝他读史书，一直记忆犹新。那是抗战时期，一次金松岑给学生出一题目《朋党执虎》，要学生阐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老虎’”的主题。杨友仁第一个他交卷，金松岑看了看，退回，让他重写。杨友仁心中十分懊恼和不服气，这位先生也是的，学生做完作业，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何必重写呢。但金松岑耐心开导说“你不要急于开笔，回去后选读《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列传 100 篇，然后再开笔”。接着金松岑又向杨友仁介绍《史记》中的一些写作特点，杨友仁回去后，发奋通读了一遍《史记》，从中体会怎样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材料，然后动笔重写。一段时间后杨友仁第二次交上作文，金松岑认真帮助修改了，然后交杨友仁重誊一遍。杨友仁接过一看，通篇除了一、二句是自己的完整句子外，其余被修改得一片黑。杨友仁默默地将誊写好的稿子交上去，金松岑在杨友仁的文章上作了批语“笔杖甚挺，可造之才”，然后将这篇作文交教务处，作为学生范文油印后下发。作为当事人杨友仁，内心十分感动。事隔 60 多年后，杨友仁还念念不忘，每当向人叙述起这件事， 他都要重复一句：“先生真不愧为教育大家，掌握着教育的秘诀。先生尊重学生，循循善诱，以鼓励为主，使学生对学习发生兴趣。我自那次交卷后，初偿了甜头，以后又择《四史》为自己重点攻读的目标，不断写文章，让先生帮助修改，这样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解放后，杨友仁从

事30多年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工作[75]。当年金松岑一个小小的“善举”，影响了学生杨友仁一生。难怪今日，学生杨友仁还在他的卧室内张贴了“金师”画像，杨友仁说：“我至死不忘恩师‘滴水之恩’，虽无法‘涌泉相报’，但我记他一辈子”。多年来杨友仁不辞劳苦，收集了绛帐的文集，准备适当时间让恩师金松岑的作品面世。

金松岑的晚年，几乎都劝他的学生读《史记》。费孝通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是《<史记>的书生私见》，叙述他拜过金松岑为师的经过。金松岑与费朴安是老相识，费朴安二十世纪初，居住在同里章家浜，租住“大夫第”大厅的后面三楼三楼底，在那里生下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金松岑寓居苏州后，费朴安领着他儿子，登门拜访过他。1993年2月16日费孝通撰文回忆道：

> 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尚在中学里上学，有个暑假，我父亲不知为什么要我跟他一起去走访一位他的老朋友。进门坐定，我父亲叫我站起来向这位老先生鞠躬行礼，口称“老师”。这种已经大为简化了的传统仪式，在20年代也是少见的。礼毕，那位教师向我父亲带着一点商榷的口气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回想此生，也只有这一回。假末，我向老师去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样？”对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

[75] 后易名古籍出版社。

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甚至自从这次告辞之后，我也没有去拜见过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听到我在广西瑶山出了事，特地找我父亲要知其详，还写了一篇纪事，收入他的《天放楼文集》中，可惜我在解放后重回故乡时，他已去世，连文集都没有看到。

费孝通先生一生可谓读万卷书，但常挂在心头的“没有几本”，其中之一就是《史记》。费孝通读《史记》，就按“老先生”金松岑的要求做的。费孝通先生文中提到他在广西出了事，金松岑写了一篇纪事，这篇纪事就收集金松岑的《天放楼文言遗集》卷四中，题为《救夫殉学王同惠女士墓碑》，文中详述其遇难的经过。

金松岑佩服《史记》是多方面的，特别对人物列传这部分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向学生讲解说：若没有无数个人，便没有历史；没有历史，那无数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一系列爱国英雄人物和对历史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对游侠、刺客、隐者、医者、卜者、俳优等各种下层人物给予同情和赞扬。

金松岑还向学生推荐班固记传体断代史《汉书》、范晔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陈寿记传体史书《三国志》，这三部再加《史记》是被史家公称为“前四史”，另外还推荐《五经》，有道是“五经皆史”，金松岑也要求学生将《五经》当作史书来通读。他经常对学生说：“《史记》单行之气盛，为韩、柳古文之先导；《汉书》庄重，多偶句，开六朝骈体；《后汉书》曲雅，《三国志》精劲，都是非读不可的史书”。

金松岑以研究历史涉足文坛，他的诗文基础，实际上是从史文开始的，“以史为文”，他对他的学生说过“没有历史根底，文章写不深，也写不好，其极不过华而不实”。他的诗歌中也常引经据典，包含了很多历史典故。他从小喜读《庄子》、《离骚》，多年后他请

人绘了《庄情屈思图》，自镌小印："庄骚私淑弟子"。所以他日后的诗文，很受庄子和屈原的影响。

金松岑中年时也有一部较有影响也很自负的史传力作——《皖志列传稿》。金松岑甚至感到他的这部史传稿比他的诗作要锋发韵流。

金松岑接手《皖志列传稿》，一个原因因为上祖是安徽人；另一个原因是安徽朋友省通志馆叶玉林来苏相邀。李伯琦为撰一序："吴江金松岑先生，今世之工为文者，往岁就吾省通志馆之聘，主撰人物志，穷三载之力，网罗群籍，拾遗补残，成列传百数十篇。其叙事赡博，文辞尤瑰放可喜，足以方驾欧宋，陵轹萧魏，自来纂志传 者所未有也"。后附金松岑自云："衣成缺其裾，屋成缺其隅，杀青垂竟，而附编中一传不当意，汰之，致不足原稿一百四十篇之数，短其一"。可见他的为文之不苟。

《皖志列传稿》单独刊行，共九卷，一百三十九篇，装订八册。现代书法大家王蘧常在给金松岑的学生杨友仁通信中谈到：金氏的《皖志列传稿》，可以说是一部现代《三国志》。王蘧常例举了金松岑对李鸿章的撰写法，李鸿章这样一个权倾天下复杂的人物，金松岑把他写得有条有理有板有眼，鞭辟近里实在不容易。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和淮军首领，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一贯妥协，1876 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1885 年中法战争中，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中，签订《马关条约》；1896 年访俄，签订《中俄密约》；1899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次年签《辛丑条约》。这样一个人物，金松岑对之交待得很清楚，评价也是恰如其份。

而晚年的金松岑对自己的《皖志列传稿》，还是感到有不满意之处，他对学生杨友仁等人说：《皖志列传稿》不及《三国志》言

简意赅。

金松岑晚年还有史传《新纂云南通志》中的人物列传一部分。此书为龙云、卢汉主修，两人都是李根源的学生，由李根源出面相邀金松岑撰写。金松岑从 1931 年接受任务至 1946 年抗战胜利，断断续续写了 14 年，100 多篇人物传记，他只撰写了 20 多篇，因精力不敌，相邀堂弟金立初完成。《新纂云南通志》原定名《滇志》，付印时重新更名。金松岑的《新纂云南通志·人物列传稿》稿件是在抗战胜利后，交付重来苏州旧宅的李根源带回，李根源表示回云南后一定出好此书。可惜金松岑至死没有得到此书的信息，又逢战乱，政局不稳，李根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纂云南通志》在解放初期才得以出版，文中《郑和传》、《陈纲杨娥传》后被学生收集在《天放楼文言遗集》中。

第九节：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活安定下来后，“壮游”金松岑每年春季或秋季都要外出旅游，用见闻广博的学识丰富自己。

金松岑的足迹除了苏州地区外，还遍及大半个中国。途经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南省、湖北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等 10 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如曲阜谒少昊陵，虞山尚湖访柳如是墓，黑龙潭吊薛尔望，邹县赴孟林，超山探梅；另外拜圣人林，登泰山绝顶，寻天池寺，宿牯牛岭，上黄鹤楼，赴衡山，观大龙湫，登大观楼，游天台、赴黄山……原本他还想携孙儿一起到寓居台湾的震泽人氏徐子为处去，终因战乱，没有去成。

1915 年金松岑驻足观前街陈列的绘画作品前，大为欣赏作者颜文樑的水彩画，由人引见相识了比他小 20 岁的颜文樑。之后金松岑将自己旅游中的题咏交付颜文樑，嘱其根据自己诗意绘《胜游图》10 幅，《太湖东山图景》4 幅，得颜文樑作品，金松岑爱不释手，有诗记之，又有画相配，那更生色。从此两人交往甚密，颜文樑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女词人吕碧城赴苏州，金松岑伴她雇舟出游。碧城游目两岸，见农家耕牛戴眼罩踏水车，便调侃松岑道："两岸桔槔牛戴镜"，松岑很敏捷地对着下联："一行荇藻整拖裙"，因当时碧城穿着长裙，因此两人相与大笑。

于佑仁来苏州，李根源请金松岑一起作陪游玩，之后在木渎石家饭店宴请，于佑仁当即写下一首七绝：

老桂花开天下香，
看花走遍太湖旁。
归舟木渎犹堪记，
多谢石家鲃肺汤。

于佑仁写好后，金松岑咬文嚼字向在座解释：这个鲃肺汤的鲃字是从"斑"字演绎过来的，因为吴音中的"斑"读 BA，所以就根据此音造了个"鲃"字。鲃鱼是太湖的特产，石家饭店以其独特的烹饪技艺，又因名家留下墨宝，从此名扬周边。

金松岑所游之处，一般都有诗或文记之。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游记诗和散文，都收集在《天放楼诗集》中。好多游记诗被上海《时报》采用，为此《时报》社论还特聘他撰写评论稿，他的许多评论文章纵横恣肆，锋利无比。如果说司马迁文章得江山之助，那么金松岑真是步其后尘了。

他曾到过四川的娥眉山，回来后向家人滔滔不绝地描述那里的趣事。他在山上让和尚出门引山猴，和尚一声怪叫，一群猴子从各

自隐蔽的地方出来，涌向庙宇。猴子见了游客围着游客要东西吃，金松岑最乐意看猴子抢他的花生吃，猴子会像人一样惟妙惟肖地剥壳吃，猴子吃得高兴，爬到他的肩上，抚模他的头，算是对他的亲昵，弄得金松岑感觉痒痒的，又感到十分尽兴。猴子吃完，各自归回。

孙儿们听了他的描述后，也嚷着要去，然后金松岑扳起脸说："等以后出息了，自己挣钱去。"

四川之行，兼带讲学。当地文友送他一张翼王石达开在四川时张贴的布告，布告上有一"翼王之印"，25 厘米见方，上书内容大约为：不准当地人将粮食运到往他处，违者严处。上面还有不少后人的签字，实为一份宝贵的文物资料。金松岑十分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将其视为至宝保存[76]。

金松岑还到红军长征走过的泸定桥上去，体验一下走泸定桥的感受，只觉得脚下大浪淘沙，水浪声淹没了人的讲话声，望下去深不可测，感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的艰难险阻。

漫游的目的是开拓视野，结交名人志士。胡朴安称他：　怀有用之才，处晦盲否塞之世，郁郁无聊，寄之于山水。南则看庐山之云、泛洞庭之月，登岳阳楼而上祝融。北则观泰山之日，饮趵突之泉，出居庸关而历边墙。至于江浙宣歙，游踪时时至焉"。水流十里低一尺，人走十里长见识。

晚年金松岑曾刻了一方印章，"足迹半天下"；并作了《足迹半天下》的诗文。学生杨友仁来先生处请益，年逾古稀的金松岑，显得十分兴奋，当即给杨友仁抄写了刚作的诗句《足迹半天下》：

岱宗如圣，峨嵋如佛，黄山如仙，华岳如侠。衡山如老儒，庐山如诗翁，雁岩如神童。西湖之山有美人风，天台如贵公子，

---

[76] 现存苏州博物馆。

天目如高僧，青城如隐士，崂山如海贾，鼓山如渔父。浮渡如滑稽之徒，龙眠其犹失路之王孙乎[77]。

其书法，笔随意至，超然物外，书文并茂。写好后，金松岑还意兴未尽，对杨友仁说："此诗皆我昔年游历各大名山而作，可名之曰：足迹半天下。"又说"我早年甚喜米颠，以其久客于吴，于我有乡土之情；且其字生动飞翥，有献之之笔意。我今老矣，其有襄阳之遗韵否邪？"学生杨友仁在旁一边聆听一边点头称道。

《足迹半天下》是一首散文诗，用拟人手法，使静物变为动物，各具生命，各具个性，各具体态。富有感情，融景于情，栩栩如生！其句法，亦多变化，四言紧接五言，双行插入单行，颇有浮声切响之妙。如中间一句"西湖之山有美人风"，何其疏宕，何其潇洒，全文为之一振，意境为之悠然而活，林下静女，跃然纸上！其结句"龙眠其犹失路之王孙乎。"余韵不绝，有绕梁之致，堪称神来之笔。金松岑大部分游记散文诗都是雄峻傲拔，汪洋自肆。

金松岑外出旅游还往往兼外出讲学。1916 年秋天，金松岑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讲学，邂逅康有为，那年康有为 59 岁，"因保清室……受举世笑侮"。这年金松岑 44 岁，两人同车赴山东济宁县。康有为提出和金松岑一起去玩汉武梁祠，那里有很多紫云山的石刻。他俩偕康有为的学生张仁海[78]，一起骑马行一日，到达紫云，但是那里的石碑损的损、毁的毁，一付惨状，他们只得又返济宁。尔后两人在车中谈论世务，金松岑说："今日国是无可商者，惟人心嗜利而背义，陷溺深而将不国。意必有雄杰不世出之材，闻强误会这人之辩，坐皋比[79]讲学，正人心，挽未法，拯斯民之劫"。康

---

77 摘于 2000 年 7 月 24 日《新民晚报》第二十一版。

78 此学生终身守康有为为师。

79 皋比：虎皮。

有为赞许道："松岑好讲学，自为之，无多让。"康有为的鼓励，使金松岑增添了讲学的信心。这时康有为的学生张仁海给了金松岑一本《南海先生事略》，康有为解释，他是因清史馆相请，才撰写的自传体7万余言，不久将单行于世。接着康有为又嘱金松岑为他写篇序，这就有了《康南海先生事略序》。1927年康有为卒，下一年金松岑作七律一首：《康庄吊南海先生》：

康老胡雏月窟生，矫揉儒墨助纵横。
高谈王霸张三世，亡命江湖踔大瀛。
新法早师王介甫，古怀晚托赵明诚。
草堂万木家何在，占定西湖夕照倾。[80]

第十节：一生好学

金松岑一生在诗文和其理论上造诣很深，又因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所以享有"吴江文皇帝"或"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之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一生白首穷经，锲而不舍。

"白首北面岂以年乎"？40多岁时，犹学易于曹元弼（复礼），行叩拜礼，奉呈贽敬。真是书读得越多，越感到不足，金松岑此时拜师学艺，一时传为佳话。

曹元弼的父亲兄长都是著名的医生，父亲曾为慈禧看好过病，传说当时宫庭医生为慈禧开了很多进补的药，慈禧吃后肚子更不易消化，发胀难受，曹元弼的父亲曹沧洲进宫后，观看慈禧的脸色，把握脉象，而后开了几钱萝卜籽，竟然使慈禧体内的积淀排除了，从而恢复了健康，自然曹元弼的父亲得到了封赏。曹元弼除承学父

---

[80]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开始讲学。

亲的医术外，还选学圣经易书八卦，也享有一定声誉。金松岑向曹元弼讨教，十分虔诚，每年的大年初一，自己的孙辈来向他拜年时，他早已经先走一步到阊门西街向曹先生跪拜去了。曹先生对他晚年所收的门生金松岑十分钟爱，但他指出，按照金松岑的学问和气质，他在文史上一定会有所造诣："及我门者，松岑最早，他才气横溢，长于文史"。金松岑对曹先生十分敬重：教诲如春风，日日沐心头。金松岑在自己的《天放楼文言集》中记述道："少观史传，喜谈河渠兵事，其于经术，通章句，不信守家法，固已阔略矣。当病博涉不为纯儒。近者执贽曹先生之门，先生东南一大儒也。北面从受荀虞《易》、郑氏《礼·丧服》。痛自催锄任侠之气，思为五经学究以自慰。虽年跻强任，而宦达之愿已虚。一旦舍所学以从政，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窥以是为凛凛也。"

金松岑对中外文艺也有一定的研究。1924 年 4 月，印度著名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访问中国。金松岑早就对泰戈尔这位理想主义者发生兴趣，泰戈尔曾想建立起无阶级、无欺诈、无特权、无剥削的安乐之邦。这年，泰戈尔与他在中国的信徒、好友兼诗人徐志摩等人呼应起来，积极地在中国北部寻找，希望发现一块理想的地方，进行理想国的实验。金松岑得知泰戈尔渡江而北，归途必经沪上，金松岑内心渴望与之切磋论学，马上手书《致印度诗哲泰戈尔书》，希望在沪上相约作一日之谈，谈中印学术国事之异同，可是金松岑最终等不到对方的回音，只得作罢。

金松岑喜好收藏书。原宅在同里也有一部分藏书，移寓到苏州后，凡慕名拜他为师学文的，他不受薪金，以书籍代贽礼，先后共得一百箧。抗日战争时，他避难到上海，家中留人看管，始终保存未失，这是他认为很幸运的。回苏州时，他无意中说起，书多了，没有橱笥可以列置，不料过了 10 日，木器店送来书橱两具，他诧疑道："这里没有定购，你们送错了"。店伙却说："一点不错，这

是王先生定购了叫送给府上的”。原来那天他所说的话，给他的弟子王佩诤听到了，特地送给老师的。

那时物价不稳，好多人家急于用纸币买油盐柴米和一些日用品，有的买了贵重的金子，用以保值，金松岑却买了大量的邮票，因为他每天至少要写一二封信，与他的学生和朋友通信。他家的传达室内每天都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大部分是来向他求教学术问题的。他很乐意为这些学生和朋友解答他们的疑难，这些可算是现代函授最初的稚态。

后来金松岑又拜老画师袁幼辛（雪庵），学画花卉，闲来独自习字画画。金松岑画的《寒江独钓》很有意境，画面上一老翁在大雪天在江面上垂钓。他还一度为人绘扇，他的好学上进，使他在诗书画上也穷工极巧，各具灵通。

一次，金松岑在家举办画家蝴蝶会，相邀了吴昌硕、陆恢、吴湖帆、陈迦盦、朱竹云等人，金松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宣纸，让大家画一横幅合景图，内中画了各种各样蔬菜：有竹笋、青菜、南瓜、菱藕、慈菇、荸荠等。同里人氏陆恢又单独画了一幅虎丘图，金松岑题上：“塔影钟声涧溪流，冲天剑气几度秋。千人座石宛然在，莫道苏州假虎丘[81]”可惜此图，在金松岑最困难的时期被家人变卖了。

晚年的金松岑常在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篆书对联，为萧退闇所赠；另有两幅画，一幅是张善子画的一匹白马；另一幅是齐白石先生画的一只红鹤。

1932年至1936年间，寓居苏州网师园的张善子先生，以画虎出名，他的画虎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在家中养了只名东北小虎，另

---

[81] “虎丘”“剑池”是颜真卿留下的手迹，传说“虎丘”两字后被毁，是后人摹仿后写上的，所以有真“剑池”，假“虎丘”之说。

外还有只狼狗，不圈养，二只宠物养在家中，一般人不敢接近。张善子得以整天观察小老虎的各种姿式，从而使笔下的虎更加栩栩如生。但他送给金松岑的一幅画却是一匹奔跑的白马，背景是春天的杨柳树，上面还有赠给松岑的题字，这实在是一幅难得的珍贵作品。金松岑特地写了首诗记之《内江张善子泽画马见惠》：张候画虎今画马，马有斑纹似虎者……可惜后来家人生活遇到困难，被殷氏所卖，卖主是张一麟的胞弟富商张一鹏。与张善子一起居住的胞弟张大千先生，也画了幅立轴“惠荫雅集图”。画了苏州一批文人在苏州惠荫花园集会的情景，题款：“松岑惠存”。此后金松岑作过一首活泼可爱的诗赠张大千《戏赠张大千爱索画》：“我观大千髭绕颊，颇似黄山古松鬣……”。

却说那年张次溪想邀请金松岑为赛金花撰墓志铭，顺便相邀金松岑为齐白石写传，金松岑回信表示“乐为翁作文”。此后，由齐白石口述给弟子张次溪，然后张次溪再逐渐寄给金松岑编写整理。三十年代中期，白石先生回四川时，和出游的金松岑会晤过一次，双方进行一次深谈，无比畅快。不想世事变迁，白石先生口述也时作时辍，白石先生从71岁开始直口述到86岁，前后达15年。终因体力渐衰，不想再延续。而此时已是1948年，金松岑已于1年前去世。白石传记，也就以《白石老人自述》出版。胡适对其的评价是“朴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

白石先生和金松岑接触一次后，白石先生回去，为金松岑作了一幅《红鹤图》，用朱墨画成。金松岑曾作过《红鹤词》，别号鹤望，所以白石题的上款为“红鹤先生指正”，下款题为“白石老人画”。图中是一只昂首挺胸的鹤，抬头向上望，应了“鹤望”之号；所见的人都说这是金松岑形象的化身，金松岑躯干颀长，清瘦而隽秀，很挺拔，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动潇洒、肤白指尖，活像画中红

鹤的模样[82]。金松岑有时与儿孙们戏谑说："这是只拐腿老鹤，爷爷将来要成拐腿了"。

第十一节：勤奋著书

1911年初，金松岑39岁，他的学生柳炳南，出于对老师的敬佩，收集整理了绛帐的文稿，要为老师出版文集。这就有了《孤根集》上下卷。"自光复军起论军事政法经济之益多"[83]。也就是说这期间金松岑著述特别多，柳炳南按时间分卷一、卷二，第一卷是1911年8月前所作，收录了《摩哈默德传自序》、《莽英雄杀人记》、及他弱冠 时所作的《余之文学观》等著述；第二卷是1911年8月至1912年3月所作，内中收录《上程中丞请治太湖水利书》、《改正田赋说》、《江苏之疆域问题》、《退位后之清帝》等文。附录内收集了三篇骈体哀赋三篇，《轮赋》、《道咸以来畴人赞》、《哀邹容》。上下二卷《孤根集》难免有遗珠之憾，金松岑还有一些佚文在外，无法收编。

《孤根集》是金松岑第一本文集汇编。幸得柳炳南有心，如果迟一步，接下来一场"打松岑事件"的变故，差点使《孤根集》也像《元史纪事本末补》等作品一样"流产"了。

从《孤根集》中，不难看出金松岑是位政能文才，怀抱济世之志的人物，可惜生不逢时，一生的呼吁得不到重视。但金松岑还是抱定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继续以微薄之力为国尽力，这从他以后的经历中表露出来。

---

[82] 可惜此画在文革中毁迹。

[83] 《孤根集》跋·柳炳南。

《孤根集·自叙》作于1912年3月，这是他初到苏州时所作，里面重点叙述了他的前半生经历，全文内容是：

亭林年至四十，斐然有述作之志，天翮不幸，生穷乡，无师友，自毕诸经学为文，即好独往偏至之说，顾困于罄悦不能自振拔。虽尝发箧读古筹边经世之作，乃日知录，曾胡奏疏而好之，不如庄骚鲍谢为笃。甲午战起，庚子继之。其间纵读海内外政学诸书，思想变化，痛政府之不足图自存也，岁癸卯，客居海上，见太炎、民友、稚晖、燕生诸贤，议论益发皇，著译小册三种，而政府伺党人益密，罻羅[84]高张，则蜷伏江乡，从事教育，已见朝野新党猖披狂谪之行，则又慨然发箧，取儒先论学书而肆力焉，于姚江契良知而博野太仓师实践自信平生于进退辞受间质神明而无怍矣。辛亥秋，江南大水，乱民劫镇，毁余家。乃奉老母移藏书万卷迁于苏。适光复大功告成，时于民财军政有所建议，当事处高明，不能采用。顾事后观之，多足供回想者。门徒柳君搜余稿于丛残中选为一集，欲刊之，因名曰《孤根集》。顾赏抚心自叩，平生既无魁儒硕彦以为师，又无名山广谷大川驰驱，跻涉以壮其意气，有亭林著作之年而无其学。尝欲北走中原，临广武，浪迹齐赵之郊，观夫渤碣，交卖浆屠狗之士，而寻仓海之君。并阴山以西，逾勾注遨游三晋，渡蒲津，登潼关之楼。遍历梁雍，渡汉源，出栈道剑阁。东下峡江，泛沅湘，谒开研湘潭之二，老以叩微言，登大别，涉庐阜，复至金陵。访仁山而请西方圣人之学，愿宏而力不逮。壬寅之春，东渡垂成而中辍。学殖之荒落而心力之不果如此，此顾掉三寸不律，局居一室，上指天，下画地，以与并世贤豪相角，亦安有当乎。惟当世君子辱收诸同志之列，时饷余以真

[84] 罻羅：法网。

理，而赐以抨弹。则余虽尽其所学，举此册而拉杂摧烧之，亦所愿也。抑如有旷世大儒，能阐姚江博野之绪，参以西哲学说，其言足障今日之狂澜，而大裨于人心世道，则余将千里赢粮，北面而师之。之不暇，更何有于此册哉！故此册之传，实余之不幸也。

民国元年壬子三月十六日　吴江 金天翮

孤根集是学生柳炳南为先生出资出版的个人文集。柳炳南在《孤根集·跋》里这样写道：

> 炳南既肄业同川，听金先生之论文而心醉矣。乃请其平生所为文四卷，录副而藏之。其后先生有所作，即以稿付炳南。自光复军起，论军事、政法、经济之文益多。乃复请先生择要刊为集。

金松岑具有超乎常人的才能与超乎常人的勤奋，写了有关历史考古、文学评论、人物传记、诗词歌赋、水利研究等大量著作，将自己的情感和救国责任感紧迫感传达给读者。大部分著作集都用“天放楼”命名，“天放楼”后来成了金松岑的书楼和教育楼，金松岑人移名易，同里有，苏州也有。

金松岑写就的存世之作有以下几种：

一、早年著译（辛亥革命前）著《女界钟》、《孽海花》（前6回，及后60回设想）、《孤根集》（上下集）、《新中国歌唱集》（四册，只印三册），译《自由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薛公侠口译，金松岑笔述）、《妒之花》。

二、中年诗文（辛亥革命后）著《天放楼诗集》（正、续集）、《天放楼文言》（正、续集）、《皖志列传稿》（隶属《安徽通志》八册，约30万字）。

三、晚年著述 （包括抗战期间及抗战后）著《天放楼文言遗集》、《天放楼诗季集》、《鹤望中年政论》（以上3本书，是金松岑

捐馆后，由光华大学弟子集资刊行）。

另外还有一部分佚文，如《元史纪事本末补》十二卷、《日俄战争未来记》（薛公侠同译）、《摩哈默德传》、《清三大儒学粹》、《词林撷隽》、《新中国唱歌集（第四本）》等。

金松岑的文集曾请章太炎、费树蔚、陈衍、李印泉、张一麟、李思慎等人分别作序，叶恭绰、邓邦述、鹿城彝等人题写书名。早期章太炎先生称："其意气风发，为豪杰之文，其格上取季汉，下兼南北隋唐，而不主一格，诗尤杰出，先生亦以诗自负"。钱基博（钱钟书之父）谓："异军突起，为诗坛树赤帜者吴江金天羽松岑。天羽才气横肆，极不喜所谓同光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钱仲联先生称："民国以后，以讲学终身，诗境每变益上，骚坛赤帜，俯视闽赣，舍金松岑其谁？……金天翮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

在金松岑六十寿辰时。学生武进人氏徐震（哲东）作《金松岑先生六十寿序》：

> 吴江有奇伟之君子，曰金先生松岑。其为人也，怀经世之略，明治水之方。贯穿经史，洞达九流百家，能为豪宕之诗，雄深博丽之文，兼擅书画击刺之技。才美如是，然未尝以所长加人也，时时采他人之长以自辅，年几五十，闻曹先生叔彦，善为礼，则委贽师事之；将六十，又欲师其故人章先生太炎，从受文字声均之学。章先生逊谢，乃以兄事。……周游四方，未尝不访其贤隽也。遇有一艺一善者，未尝不称许也。见志于学生者，未尝不多方奖进也。见有志而力不逮者。未尝不扶植而使有成也。……弥沉先生德量宏远为不可及也，不就。既而寓居苏州，以读书著述为事。或驰骛数千里，纵览乎山川。或集吴中子弟，敦诲道义……"[85]

---

[85] 《天放楼续文言》附录。

第十一节：儿孙家事

人们都说“金松岑是位严师，他的学生个个好；但他是位不称职的父亲，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养不教，父之过！”听了这种话最令金松岑伤心。

长子金孟远在祖母生前，溺爱无比，祖母对过早失去母爱的长孙另眼相看，这样一来金孟远手中也不缺钱化，所以也参与一些寻花问柳之事。

金松岑对大儿子常常要责怪，“闲手好玩，不务正业”。其实金孟远也作过些努力，毕竟在严父手下，总也想有些长进。年轻时金孟远写过好多诗，也带过学生，如后来成为东吴大学教授的胡希麟等人向他学过诗文；他还出版过一本《吴门新竹枝词》，现被收录在《江苏祝枝词》中。他与范烟桥是同川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到苏州草桥中学读书，父亲一家来到苏州后，正遇上苏州光复，学校停课，范烟桥返乡后与友人结“同南社”，在先贤袁龙的故居复斋设社址，刻印刊物《元旦》，后改名《惜阴》，再改名《同言》，邀同学范烟桥相邀，金孟远和弟金季鹤都写了不少稿子。

金松岑向来认为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文如其人。一次小儿季鹤作低调淫荡之文，载于某刊物，刊物邮来，正好到了金松岑之手，金松岑拆开一看，立即叫来季鹤兴师问罪：“没脑子的家伙，即使不能写，也比你写这些恶心的东西强百倍！你说为什么要写这些？”季鹤一时无以为答，不得已，只得谎称：“是烟桥让我写的！”季鹤经常在烟桥主编的《珊瑚》等杂志上发表作品，金松岑自己也在季鹤面前，盛赞学生范烟桥。现在季鹤把烟桥搬出，料父亲会网开一面，不追究。那知，金松岑偏偏将烟桥招来当面诘之。烟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只得代季鹤受责。“烟桥呀，发表文章不都是好

事，这要看发的是什么文章，以后先要学做人，然后才能做文章。”烟桥虽然是冤枉，代人受过，但烟桥丝毫没有一句不满，还认为是额外收获，将老师的教诲牢记终身。

金松岑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但长子金孟远竟然娶了二房妻妾，虽然那时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金松岑不能接受，他认为这是对女权的不尊重，所以他立场鲜明坚决反对。再说金孟远自己没有正当工作，生活主要还依靠父亲资助，父亲出面反对，他在家中住不去了，就另外租了房子，因为经济上离不开父亲，虽对父亲心中不服，表面上也只能听从，二妻室中选就一位。

金孟远与结发妻子张氏离异，分道扬镳了。张氏原本也是金松岑明华女校的学生，张氏临走，金松岑给了点田产让张氏带走，张氏所生的女儿金云霄跟着张氏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过云霄的后代都很争气，云霄是由金松岑光华大学的学生袁希文做婚姻介绍的，嫁给袁宗蔚，解放前夕到台湾，生育了2个儿子，都在加拿大，一位从事航天业、一位从事电脑，且很有成就。

金孟远和小妾鲁文华共生了4个儿女，老三为女儿，余为儿子，排名依次为金有廉（宝健）、金宝鼎（毅）、金宝芳、金宝驹。

小儿子金季鹤育有长女金宝意、二女韵霄、儿子金同翰（宝炬）、小儿金宝行。

季鹤一身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是黎里蒯家女儿蒯兰英，殷氏是黎里人，这门亲事还是殷氏作的主。蒯氏是1920年1月生了女儿金宝意，但得到了婆婆殷氏的冷眼。在重男轻女的年代，殷氏认为生了女儿有负家风，所以在蒯氏面前嘀咕：“我金家已经二代不首先生女孩”。蒯氏做月子时，听到这句话后，忧闷成疾，不吃不喝，最后死在月子里。金松岑在蒯氏死后，责怪过殷氏，但已成

马后炮，后来金松岑写了《小江山馆写经记》[86]纪念这位儿媳，季鹤也在蒯氏忌日写心经七卷焚迄，并设灵堂供奉。

蒯氏死后几个月内，季鹤就聚了第二房妻子蒋氏。蒋氏是苏州名门，家住待其巷，蒋氏婚后生了金宝炬（同翰），同翰与宝意只差21个月，且两人脸形有些相象，不知底细者，以为同翰和宝意是孪生。同翰和金松岑一样属鸡。同翰和宝意都在金松岑身边长大，金松岑十分钟爱。蒋氏后来还生了个女孩金韵霄，小名三官，蒋氏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独立性强。但殷氏封建，殷氏要求蒋氏每天清晨向她这位长辈请安问好，蒋氏不从，于是婆媳关系日益恶化，蒋氏额骨上有一块青痣，殷氏以此向儿媳进行人生攻击，称她“青面兽”。应该说蒋氏与季鹤的夫妻关系还是可以的，蒋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丈夫孩子一起在前厅买了只煤油炉另开炉灶。这样一来冷落了殷氏，原来人丁兴旺的金氏大家族，一下子就剩下殷氏和金松岑。殷氏借此机会在金松岑面前数落蒋氏的不是，引起金松岑的不满，于是金松岑发话：不许分灶吃。季鹤的主要经济来源依赖父母，要是父母对他采取什么制裁，让他受不了的。所以季鹤只得乖乖回到父母身边，这样一来，蒋氏基础动摇了，她觉得无法在这个家里呆下去，所以带着女儿三官远走他乡，最后客死他乡。三官在母亲死后曾来金家找到金松岑，金松岑给了她一点丧葬费。她从此出走杳无音信。

季鹤后来纳妾高杏珍，殷氏此后也改变了原本对待儿媳的态度，婆媳关系从此比较稳固，高氏生了女儿金庆官和儿子金宝行，殷氏特别宠爱俏丽无比的庆官，可惜庆官命薄，只有4岁就生肺炎去世。

金松岑对于孙儿辈寄予厚望。孙辈的学习费用全部是他负担，

---

[86] 天放楼文言卷五P28。

暑假里请先生辅导，也是他支付，他还亲自过问孙儿们的学习，给予一定的鼓励。有一夜，金松岑在躺椅内闭目养神，孙儿有廉在灯下背诵“秋声赋”。有几个字有廉咬音不准，立刻被金松岑听出，并自己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诵一遍，记忆力极强，令孙儿折服。

孙辈中他特别喜爱的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屋宇下的孙女宝意和孙儿同翰。两位是盘里明珠，不拔自转，十分聪明活泼。宝意很喜爱音乐，同翰很喜爱理化，两位失去母爱的孩子，对爷爷也特别的亲热。宝意从小爱看书，一次她正在埋头看一本书，金松岑凑过去一看，原来孙女正在看《孽海花》，孙女还兴奋地对爷爷金松岑说：“这本书写得好极了！”金松岑笑吟吟地问：“你知道书中前几回提到的爱自由者是谁？”宝意摇摇头，于是金松岑答道：“就是爷爷！”金松岑将自己开始创作这本书的意图及前因后果讲给了孙女听，宝意听后十分兴奋，从此更认真看书，她希望将来自己也像爷爷一样能够著书立说，将自己爱憎分明的感情融入书中。同翰除偏爱理化外，文章也很老练，13 岁时，就作《韬园补梅记》、《宝带桥晚眺》等诗文，发表于《文艺据华》等杂志上。

第四章：晚年时期（1937－1947）

第一节：抗战劫难

1937 年抗战爆发，这是成千上万达亿的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飞灾大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8 月，日军空袭苏城，殷佩玉携宝意及其他人逃难到同里。9 月，金松岑和同翰也到同里。同里四面环水，一般只通水路，所通的陆路是一条羊肠小道；每晚镇外的桥上桥下都用竹栅栏封死，外人很难进入，相对来说同里属比较安全隐蔽之地。

金松岑原址章家浜的居所久无人居，已封尘破落，于是住进红塔埭陈雅初家。陈雅初的母亲周观春是昔日明华女校的女学生，又是金松岑的过房女儿（干女儿），丈夫陈星华已经亡故，她和两个在上海工作读书的儿子陈雅初和陈复旦都住在上海。家中只有一位剃发修行做尼姑的三姑，也就是陈星华的三妹，人称陈三姑。陈三姑一人在家守着整幢深宅大院，余房很多，又很是寂莫，所以有熟人相伴十分欢迎。宝意本身喜爱吃素食，和陈三姑十分合得来，也像模像样跟着陈三姑旦夕诵经念典。

金松岑到了同里，不断听到日寇在我华夏土地上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一日金松岑对着 18 岁的宝意问道："你少女，要是遇到日寇非礼相犯，你如何对待？"宝意一下子悚然，沉默一会儿回答说：

“我就死！”，金松岑长叹一气，他无法面对纯洁的少女，作肯定或否定的解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惨遇日寇蹂躏的少女，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有多少做长辈的心在滴血。

日寇的铁蹄践踏我国土，对每寸土地，也不会轻易放过，同里这块貌似世外桃源的“净土”，如何抵挡得了穷凶极恶饿狼似的攻势。有一次，日寇带大批人马在同里搜捕“支那”，闯进陈雅初家，宝意和其他女眷早已躲藏，金松岑带了同翰和有廉在室内安坐。鬼子闯进时，只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叟头戴瓜皮小帽，正襟危坐，正欲上前无礼，同翰和有廉按照金松岑事前嘱咐，上前用刚从《日语百日通》上摘抄来句子递与鬼子，意思是：百姓之家，搜不出什么！鬼子诧异于两位孩子能写日语，在屋内搜寻一下后，就离开了。事后，金松岑对两个孙儿说：“鬼子最怕的是铜头铁额的浩然之气”。日寇这次虽然没有为难金家老小，但事后金松岑听到消息，日寇将镇内身强力壮的镇民赶到一所祠堂内，吊打死了几位不屈者，还架着机抢，威逼交出“支那”，因不给水和食物，祠堂内的半缸脏水，全让困困的镇民喝光。正当日寇准备扫射之际，镇上有人通风报信给地方的支那，支那赶到。日寇一看来势凶猛，众寡悬殊，慌忙撤退。不过事后，日寇还是烧了同里的胜景之一罗星洲，说是捉支那。

金松岑在同里住了约半年光景，这半年中，同里镇上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到处是外来难民，兵匪也时隐时现。所有的人家都提心吊胆过日子。周观春家的旁门有一个叫“郎三”的二流子，整天闲手好玩，泡在茶馆里结识了一批强盗，一天夜里领着一股强盗闯进陈家，熟门熟路地翻墙钻窗进来，幸好金松岑的两个孙女因昨晚床上被猫拉了屎，无法安睡，临时转到章家浜老家金颂周家睡了，避过这次遭难，其余的人都被捆绑起来。强盗把金松岑身上的一块金表和一支ＰＫ笔都拿走了，把陈家三姑吊起来拷打，还欲污辱。“三

姑”终因经不住，屈招出家中所藏的二瓮银元。强盗这才放过三姑和金松岑一家。金松岑这次损失的金表和笔都是他的心爱之物，是30年前学生任传薪从德国帮助他带来的，1907年任传薪自费德国考察时，金松岑托他带回了一块金表、一支ＰＫ笔和一付二千五百度的眼镜，眼镜一直伴随他终身，而手表和笔就在这次强盗抢劫时被抢走。

却说自从发生此事后，陈家还没有找那个“郎三”算账，不知咋的，“郎三”一家子就在此事后不久，全患霍乱死亡，终应了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久金松岑带着同翰和金孟远一家返回苏州，殷佩玉和金季鹤等继续住在同里。

不幸的是，1938年孙女宝意患上伤寒，急送上海，但为时已晚，医治无效，死亡。19岁花季岁月，被一场伤寒殒命。宝意生前对所有的人都很和善，她常常质问奶奶：“为什么您对待父亲和伯伯会是两 种不同态度。”祖母被问得发窘，回答一句：“小孩子家，你不懂！”

心爱的孙女去世时，金松岑正和同翰及孟远一家住在苏州，一听噩耗，全家嚎啕大哭。因战乱宝意棺材一时无法从上海运回，只得暂留上海。宝意死后同翰更是痛不欲生，常常梦里见宝意，醒来问爷爷，为什么宝意一定要走，为什么宝意天天在我梦中见？认识宝意的人都惋惜宝意匆匆而去。金松岑心中难受，遂写下了《书宝意》[87]。

---

[87] 《天放楼文言遗集》卷三。

第二节：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开始后，金松岑原本收田面的经济来源一下子失控，再也收不到田租，经济陷于困顿。宝意死后，金松岑只想安贫守道，艰难度日。期间他断断续续写了 60 多首乐府诗，内容都是抗日救亡的，精彩纷呈。如《前七夕》《后七夕》》《蜻蜓》《蝇虎》《蜾蠃》《雪山乳狮》《螺蛳吞大象》《牵牛花》《蚱蜢》《蜘蛛》《万岁乐》《赤精子》《中牟堤》《长沙炬》等。这些都是咏物寓志的诗，过去他极少涉及这类诗，抗战期间，在日寇“高压”奴役之下，金松岑看到这类诗作是一种特殊武器，如通过丑化蜻蜓、螺蛳、蜘蛛等小动物，来丑化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霸道行径。他还在自己诗中阐述自己的各种鲜明观点，如《长沙炬》《中牟堤》是指责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作事不当，完全不顾民众利益，蒋介石的“焦土抗战”使“敌不向城我自燔，燔城还有乡村者。荆楚地舆俄疆殊，可怜依样描葫芦。潭州文物甲海内，使君一炬成焦枯”。其意是指蒋介石学着俄罗斯对付拿破仑的“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日寇，这是不合实际的，敌人遭受不到重创，而“我自燔”。同样黄河的花园口决堤，摧残的仍旧是百姓的利益和生命，对日寇防犯仍旧起不到大作用。金松岑观时局，审时度势，目光锐利，切中要害。抗战时期的金松岑身心备受煎熬，但他大笔如椽，字字珠玑，抒发傲骨之情，他的学生称他这时期的作品是：“一代悲歌成国诗”。

这期间，金松岑常在章士钊创办的《独立周报》上发表有关抗战期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言论，影响很大。1939 年因攀附敌伪，当上了江苏省伪政府重要职务的陈则民，曾是宝意的过房爹。陈则民早年留学日本，妻子是日本人，日寇认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是能给日本人卖命的，所以沦陷区内他成了“红人”。陈则民得知宝

意病故，金松岑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便亲自走上门，送上巨额伪币，还力劝金松岑出使省伪政府财政厅长和伪政府教育厅长，以高薪引诱。金松岑托病相推辞。

不久，金松岑原来的好友当时伪国府委员杨翰西（其子杨彦斌时任吴江伪县长）也上门力劝金松岑出任伪国立社教学院院长，地点就在苏州拙政园内。因为金松岑不在家，杨翰西留下便函和聘金离开了，殷佩玉将信函厚币放在金松岑的案桌上，金松岑回家看到后，指责了殷氏，并将钱币完璧归回。金松岑认为为伪政府效力有损人格，“宁可没钱使，不可没行止”。

金松岑在家谈及这类事，就忿忿不平地对全家人说“我视富贵如浮云”。

老妻殷氏却哀愁地说：“同翰身体不好，你总得拿钱为他治病。”

金松岑这才不作声。

为避陈则民、杨翰西再扰乱，也为了爱孙同翰治病。1939 年，他由原爱国学社老朋友蒋维乔的推荐潜走上海光华大学，携爱孙同翰同往。此时他任光华大学文学教授，每周 18 课时，争取到每月 200 大洋的高薪。同翰就读于光华，边读书，边治病。同翰因为时常头痛，被诊断为脑瘤，在上海镭锭医院接受放射治疗。

光华大学在上海租界内，租借着证券公司大华大厦的第 3 层楼面。学生和教师寄宿在 7 楼， 金松岑祖孙俩就租住在 7 楼的一小间内，条件十分艰苦，斗室内没有明亮的窗，白昼也必须点灯照明。

金松岑开课的第一天，校长张寿镛领着金松岑向学生介绍：“我为你们请到位名师，金先生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很高，是当今闻名的文学大师之一。现在每位学生的修行就看你们自己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看自己’”。学生一听，都为之精神一振，几节课下来，学生确实感到金松岑学识渊博，内容丰富，治学严谨。

金松岑在光华大学主讲约有3年，教特组国文，即《历代散文选》、《历代诗选》及《四史选续》三课。他虽然年近古稀，但对每一课时还是非常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诲人不倦；课余对学生非常慈祥，和蔼可亲。学生最愿意上晚自修，因为晚自修，金松岑常与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内，与学生一起改诗作。一首诗作，金松岑有时只需动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全诗就亮丽生色起来了。他一边改一边还启发学生动脑，学生有沉吟推敲的，有拍案叫绝的，几乎无拘无束，热闹非凡，而此时金松岑微笑地坐在中间，循循善诱，他对这批大学生赞扬多，批评少，所以大家都乐意上他的课，几乎在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同时又保持着与他亲同父子的关系。

金松岑要求学生学习要踏实，不能“抱残守缺”。学生祁龙威等，将他的箴言当作座右铭，贴之桌头，悬之墙上，常诵不忘，受益一辈子。他除了与诸生讲解怎样取舍剪裁素材，怎样构思写作外，还与学生一起研究史料，灌输发扬民族大义的精神，他向学生讲解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谈治道之术；讲顾炎武的爱国务实精神；另外有他自己的著作《复兴文化之责任与期望》、《论气节不讲足以亡中国》等，远近向慕者不少，每次演讲，课堂里外都排满了加座，不仅有年逾花甲的老先生，还有慕名而来旁听的附近中学生。有的中学生因为不断前来听金松岑的讲课，后来进入光华，拜金松岑为师。祁龙威就是其中之一，祁龙威原在上海租界内的东吴大学附中读书，旁听次数多了，被金松岑精彩的演讲艺术所吸引，产生了拜师金松岑的愿望，就进了光华大学。

金松岑时常设想在艰难的环境中恢复国学会，从而树立民族抗敌的信心。有两次他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社及会宾楼京菜馆，举行集会演讲。出席的人不少，其中有钱崇威、吕诚之（思勉）、包天笑、范烟桥、王欣夫、王佩诤、金立初、王巨川、陈雅初、李汉怡、董庆淳及光华的部分学生。会上金松岑和学生范烟桥发表长篇宏

论，并让杨友仁等一批学生填写《中国国学会入会登记表》，但因环境日非，今非昔比，所以没了下文。

在上海期间，他与同翰同进同出，祖孙俩相互依附。同翰体弱；金松岑的眼镜深到二千五百度，镜片一圈圈像个酒瓶底。金松岑看书看报还是习惯脱了眼镜，眼睛凑得很近，有些报刊油墨没有干透，看后，鼻子上留下很黑的墨印，同翰就拿毛巾帮他擦干净。若同翰不在家时，他常常黑着鼻子出现在众人面前，引得众人发笑。不过令师生奇怪的是，尽管金松岑的眼睛如此近视，但上课时坐在后面的几个顽皮学生对起礼置若罔闻，不站起来，他就会让没有站起来的学生补个起礼，真令学生惊讶，从此学生不敢再造次。

一次同翰不在他身边，金松岑一人外出穿马路，被一辆摩托车一撞，人跌至丈余外，受了重伤。治疗好久才告痊愈，以后不敢再单独外出[68]。同翰就像他的影子似的跟着他。

1941 年太平洋事变后，日寇进入租界，光华散学。当时有人劝劝金松岑仍旧留上海，但他认为上海已经沦陷，留此没意思，他和同翰返回苏州，同翰肄业。

金松岑与同事吕诚之分别归隐时，学生为他们饯行，合影留念。学生祁龙威让金松岑在照片后题字，他欣然题了唐诗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一片冰心”句，表示心志高洁，不慕荣利的决心。师生以气节相勉励，浩气凛然。

一次学生祁龙威从家乡常熟往苏州叩谒绛帐金松岑，在阊门外铁路旁遭日寇殴打，并不让进城。金松岑知道后写了首诗勉励：“澄怀观物变，思心卓云表，云气时而来，龙藏敛角爪，祁生脱世虑，车编反复好，知我天机充，春来掘瑶草”。此诗要祁龙威高瞻远瞩，“云气”指日寇，虽一时气焰嚣张，但总要被消灭。金松岑自喻古

---

[68] 《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839—845。

人所谓“龙德而隐”，不见角爪，即不为敌伪所用。“天机充，犹言洞察一切。

金松岑从沪返苏后，闭门不出，索居天放楼内，手不释卷，终日不离《史记》、《苏东坡全集》、《庄子集释》、《读‘通鉴’论》、《思辨录》等几部书。原以为不会有人打扰他了，不想只有月余，过去的朋友已变节投敌的江苏省伪军司令的任援道找上门来，想说服他出来帮助编写江苏史志，遭到金松岑的一口回绝。此时他正好收到学生杨友仁来信问起此事，于是就回复学生：“侧耳听风谣，风过肖籁沈”，意思是风过的谣言，不可听信（我会出来干事），表示自己决不为日伪效力的决心。有人想拉东吴大学年青教授凌景埏下水，谎称“你的爷爷金松岑已经应允”，凌景埏平常叫金松岑为“爷爷”，因他母亲是明华女校的学生，是金松岑得意的女弟子之一，为吴江莘塔人。凌景埏特地赶到金松岑府上问明，金松岑一听，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胡说！卑鄙”。他劝凌景埏千万要顶住。

金松岑一般在书房内读书写字，闭门简出。“晚节不亏，傲骨依旧。”

当时日本人找到他府上求他作诗的还不少，虽然来到府上的日本人，并不是身穿军装腰挂刺刀的鬼子兵，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金松岑，就是不愿为日本人写诗作词。为了避开上门的干扰，他在自家书房上贴了张纸条，上面写上：“来客有言，请直言谈话，十分钟为限，免得影响本人读书写作时间，外国朋友恕不接见。”门上所写的外国朋友自然是指日本人。

金松岑不否认，在抗战前，他曾满足过登门寻诗的日本人。但抗战爆发后，他再也不肯为任何一位登门的日本人写诗，他认为这是奴颜谄媚，没有国格人格。金松岑的桌上放着许多有头衔的名片，当然也有几张是日本人，那是抗战爆发前，日本人在苏州划出一块

"青阳地"[89]，设领事馆，金松岑带长孙金有廉前去学日文所得几张名片。金松岑年青时因不懂日文，翻译日本进步专著，都求教于好友薛凤昌。现在孙儿想学日文，他自然支持。金有廉在吴江中学读书时，同座的是位日本归国侨眷，要学中文求教于有廉，有廉也就顺带向他学起了简单的日文。从此有廉对日语产生了兴趣。

抗战爆发后，金松岑再也没有与日本人接触，不仅自己相拒，而且明确地表示，家里谁为日寇效力当汉奸，就和谁断绝往来。他曾书示有廉长孙"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失皆赤。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90]。诸葛一身，唯慎而已。"要求小辈择善而行杜微慎防。可是让金松岑伤心至极的是，长子和长孙还是违背了他的意愿，先后在吴江伪政府任过职。长子长孙虽为生活所迫，两人都表示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长子孟远写下了《沦陷哀乐府》[91]，表示对沦陷区内日寇的不满。但金松岑不肯原谅，断绝了与长子长孙的往来。1943 年长孙金有廉在苏州举办婚礼，多次相邀祖父金松岑参加，金松岑一口拒绝。金松岑为长子长孙所为，痛苦不堪，一向恪守不渝的他，感到自己在同仁面前抬不起头来。

金松岑晚年生活十分凄凉，断了经济来源，除了变卖同里章家浜"大夫第"的家产外，别无长物。物价的不稳定，使他粒豆不赠，每月靠几位亲近的学生接济一点食物勉强度日，作诗《艰食叹》。但他却铮铮铁骨，宁死不肯屈从于日伪。

一次金松岑路过公园，他借景抒怀，咏了 2 句诗："落日攀高柳，凉风战败荷"。预指日寇作垂死挣扎，最终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此诗一时在门人中传诵。事隔半个世纪，还有学生记忆犹

---

[89] 以国旗形状呼之。

[90] 取自庄子句。

[91] 发表于《苏州史志资料选辑》2001 年刊 P57-93。

新，脱口而出。

金松岑爱国立场十分鲜明，真是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

第三节：哀孙失儿

1945 年 2 月 12 日金同翰病故。同翰是由脑瘤转为恶性肿瘤，24 岁的年轻生命从头痛发作至去世才 2 天时间。

同翰的去世，对金松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痛不欲生。当年哀思如潮的金松岑写下了一篇《云路攀花图记》和《烛影摇红》词，追念爱孙；他在答鹤亭的诗中说：“人生悲欢事，造化弄机巧。嗟哉我雏鹤，贞疾寿难保。继思缘与法，都由夙世造。缘尽更无缘，我已洗烦恼[92]。”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的愁苦无法排遣常，“洗烦恼”都是假的。原本他不信佛祖道教，同翰去世后，他也跟着殷氏烧香拜佛，“都由夙世造”，以求心灵宽慰。

同翰死后，他家贫无以殓，不得不鬻田屋，共卖了 16 亩田和 4 间屋。

他悒悒不乐，学生为排遣他心中的痛苦，给他送来了一只鸟，挂在他的书房内。那知他手捧着书，耳听着鸟叫，往往失神落魄，即使这样，鸟是不能让它死的，他不时吩咐他的学生到街上帮助他带点鸟食来喂。

本来觉得年事已高，不准备外出再讲学，因为心中苦闷，还是被某中学校长请去讲“四书五经”，每星期一次。这样他又有机会接触了一大批孩子，同翰走后，他更感到自己形不吊影，如今处身在孩子群中，才感到特别的宽慰，于是萌生出要领养一个孙子如同

---

92 《天放楼诗遗集》卷二十一。

同翰一般朝夕相伴。他在讲课的时候，尽管眼睛不好，但他还是注意到了前排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孩子。向校长询问孩子的身世，校长说：这也是位苦命的孩子，父母失散，靠亲戚相助，才勉强读点书，但因经济问题随时面临着辍学的可能。听到校长的介绍，金松岑决定领养这名叫陆镛的苦孩子。陆镛被他领到家中，与他同室而居，金松岑为苦孩子重新取了个名——金同伦，小名阿福。金同伦比同翰小8岁，总共在金松岑身边生活了2年，金松岑去世后离开了金家。

金松岑过去一直忙于外面教学，对家事很少关心。金松岑虽然疏远了金孟远，但金孟远与金季鹤兄弟俩的私交甚好。两人各怀苦衷，金孟远羡慕弟弟金季鹤有父母依靠，生活比自己舒适一些；金季鹤羡慕哥哥分居在外，不受父母过多的约束；这也许应证了钱钟书围城中的至理名言：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去。

抗战前夕，金松岑手中还有些积蓄，殷佩玉掌管家中财物。金季鹤从母亲处开口要钱，母亲总是百依百顺，季鹤化钱随便惯了。在校读书时，他常常请同学上馆子大吃大喝，被人称作“小孟尝”。后来生活空虚自甘堕落，学会了抽鸦片。为了不让父母知道，他在家里自开一间密室，常躲在里面抽。当鸦片贵到与黄金的比是2：1时，他还抽。没有了钱买鸦片，就设法偷父亲的字画和母亲的手饰变买，这样被金松岑和殷氏发觉。父母苦口婆心劝诫，但季鹤已经失去自控力。

季鹤自妻子蒋氏走后，就经常出入鸦片馆，不久和鸦片馆有夫之妇高杏珍有染。高杏珍在鸦片馆内打杂。当殷佩玉对季鹤百般劝慰时，季鹤提出，只要得到高杏珍，自己可以不再进鸦片馆。殷佩玉感到儿子身边缺了个女人相伴，也许造成他抽鸦片的缘故，于是忍痛化了500银元，为高杏珍赎身。高杏珍从此进金家料理金家家务。

此时金松岑已经悔之莫及，他觉得殷氏在管教子女问题上，十分不当。金松岑自此开始规定殷氏不准随便给季鹤开销，控制季鹤购买鸦片的来路。娶了高杏珍后，季鹤内心也想痛改前非，但是染上鸦片瘾后，岂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季鹤的鸦片隐一上来，难受地在家中滚地皮，狂暴地摔东西，时而歇斯底里疯狂至极，家中值钱的东西在他眼里晃过，顷刻就被变卖。这使殷氏十分痛心。此时金松岑已年过 70，体力不支；殷氏也嫌金松岑对儿子管教失职，老俩口为此矛盾重重，经常拌嘴。

1946 年 12 月初，金季鹤胃穿孔出血而亡。季鹤死后，其母殷氏竟然长叹一气："还好，死得早，没有把家产全部毁掉"!

第四节：向蒋进谏

金松岑毕生关心民众疾苦，不平之鸣散见于他的政论及诗作中。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民意所迫，曾邀请全国耆老赴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当时苏州被邀的对象有三人，张一麟(仲仁)、李根源、金松岑[93]。张一麟因身体不适不能赴洛阳，他口述了意见书，主旨：发扬民族精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让金松岑及李根源带到会上去。会散后，金松岑和李根源到府上看望张一麟，并向张一麟讲述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金松岑曾笑着说："不出所料，毫无诚意。惟与印泉同游龙门，缓带轻裘如晋之羊叔子，于

---

[93] 张一麟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为推行注音字母不遗余力。他和费树蔚被称为苏州的"两仲"，字各为仲仁和仲深，都曾被袁世凯收为幕僚，都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受恐吓和排挤，张一麟辞官去了日本。

[94] 见毛羽满《记苏垣爱国耆绅张仲仁先生》。

门道中题名大书深刻于石壁上：某年某日某日，腾冲李根源、吴江金天羽同游至此[94]”。由此可见，金松岑等人对蒋介石的成见由来已久，也许正因为如此，金松岑此后专事讲学和诗文，不肯涉足政坛。

不过金松岑到底是一介书生，抗战胜利初期，他还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向蒋介石进一言。

抗战胜利之前，沦陷区内民众生活困难，蒋介石却下令伪币与法币为二百对一之比；国民党当局白米以 40 元左右的伪币收进，却以200元左右的伪币放出。金松岑经过伪币储备票与关金比价的计算，认为国民党当局从中渔利，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1945 年 8 月14日抗战胜利，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江南一带通货膨胀达到极点，商人任意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在苏州地界上，金松岑看到不少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贪污腐化，到处掠夺，中饱私囊，人称“五子登科”[95]；蒋介石裁汰的大批军官不予安置，他们又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收括民财，扰乱治安。金松岑深怀忧国忧民之情，感慨地说“抗战胜利，国家中兴在望，治乱转机取决于今日，我若不说，谁说？”

1945年10月他奋笔疾书，直陈利弊，想通过自己的上书，感化蒋介石当局。他很认真地写信拜托老朋友吴稚晖，通过他的关系将自己的上书速交蒋介石，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采讷。其时的吴稚晖已经是国民党右派，是蒋介石的贴身顾问，跟随蒋介石左右。

金松岑给蒋介石的信，后来由他的门生收录在他的《天放楼文言遗集》附录内，题为《致中央快邮代电》，全文内容是：

天祐中国，虏[96]运崩熠，捷音腾播，人民欢忭之声，经旬

---

[95] 指：房子、车子、女子、金子、票子。

[96] 虏：侵略者。

不绝。八年中，呻楚憔悴，冀喘息得以稍苏。读委员长迭次广播，仁恕恺恻，炳如日星。惟是转变太速。主其事者，研讨未周。金融机构一弛不张。通货增多百物腾踊，邮电路价官增钜额，然而公私赤立，政费依然，无出一澄于民，骨髓已干，摊派未止。致中央蠲免田赋，旷荡之恩名实相左。洎夫国庆之朝，曩日燕喜。今也嚬蹙，当欢而叹，必有隐忧。窃望中央迅选深识治体之大员，分赴各地宣布恩德，澄访遗献，周谘疾苦，收拾人心。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沦陷之区，岂无贞士？即编户齐民，亦多蕴愤，慕义思脱桎梏，早睹太平。夫人心不附，伪之所以亡！虏之所以覆也！今当大难初夷之际，萧墙之内尚有颛臾。治忽之机，成于一念。敢以民隐上达聪听，佇盼使节，庶机福星，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97]

值得说明的是，吴稚晖并不了解金松岑的书信内容，据说递信者吴稚晖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偷眼瞅了一下蒋介石看信的脸色，见到这位委员长皱起了眉，吓了一跳，为老友金松岑捏了一把汗，才知道自己这位昔日的朋友，不知天高地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此时吴稚晖念及昔日的友情，默默地盘算着为朋友消灾避难，所以当蒋介石抬起头来，询问他：“这个金天——金天羽何许人也，言论竟如此激烈？”吴稚晖马上回答：“委座，他是江南的名士，爱国心切，脾气刚直，直言不讳。信中可能用词不当？”蒋介石沉默许久，然后说：“他信上说的也对，我也想过，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等开起会来再议”。随手将信交与陈布雷。这位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秘书，在上海私立持志大学读书时，是陈去病的学生。对金松岑略有所闻，他接了金松岑的书信出去了。然后他也展读了一遍，这回他“卟”地笑出声来，原来刚才蒋介石将金天翮的“翮”读了

---

[97] 全文标点为作者加上。

白字，读其一半的音“羽”。此话后来不知怎样传到金松岑耳里，金松岑笑笑：“看来我自知之明，预先起好了个笔名‘天羽’，所以这位‘委座’说得也对。”

吴稚晖看到朋友已经化险为夷了，也就跟着陈布雷出去。金松岑还让他同时转交了这两封信，一封是《快邮代电致行政院院宋》；另一封是《快邮代电致翁副院长》[98]。内容更详细，篇幅更长，言词更尖锐。当然蒋介石这里一关过去了，其它二封，吴稚晖就不用担心了。

金松岑是怀着一股豁出去，拼其一死的决心，才一口气起草了这三封信的。

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心中也清楚，自己逐渐失去了民心。为了挽回一点影响，蒋介石听从吴稚晖的建议，令各省派大员到各县市去宣抚，江南由叶楚伧负责，主要是抚慰江南名士。本来就与金松岑熟悉的叶楚伧，自然也拜访了金松岑。期间蒋介石处置了一部分在社会上肆意妄为的小官吏。

金松岑面对自己冒死换来的一点点微弱的社会效果，十分自豪地对学生说：“我的那封信真的起作用了”。直观上讲，这是金松岑的书信起了作用，至少“穿针引线”，有了动作。但促使蒋介石当局煞有介事搞点表面文章的，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事实上蒋介石当局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蒋介石当局最终的失败，还在于他丧失民心，民不堪命，世风日下。不是靠金松岑一二封信开得了药方，治得了病根的。

---

[98] 宋即宋子文；翁副院长即翁文灏。

第五节：邂逅在沪

抗战胜利后，是否有话要说？当然！

金松岑对蒋介石上书的时间，是在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之日前后数天。事隔2月，也就是1945年12月底，金松岑接到上海《文汇报》特邀通知，让他于1946年1月5日参加上海《文汇报》星期刊第一次座谈会[99]。召开座谈会的内容主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这几乎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共同思索的热点问题。

自从他致蒋介石的一封信在当地引起反响后，上海知名度很高的荣丰纱厂老板章荣初特地赶赴苏州专程拜访金松岑先生。章荣初对金松岑见识和胆量，甚是钦佩，并相邀金松岑抽空来上海相聚。金松岑接到《文汇报》的邀请书后，又知道柳亚子先生离开重庆回到上海，所以提前于1月3日赶到了上海，借宿在章荣初老板的豪宅内，住址是绍兴路53号。他与章荣初交谈甚畅，说话也很投机。

期间金松岑去找过学生柳亚子，相约在寓居上海的学生王绍鏊住处叙谈。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3人由王绍鏊先生的夫人招待，共聚午餐。

双方除了彼此交谈生活情况外，过多的是交流时势的看法，金松岑特别想听听柳亚子来自重庆方面的消息。善于审时度势的金松

---

[99] 《文汇报》是1938年1月25日创刊的，实际主持人兼总经理严宝礼先生，是同里人，是同川学校第八届毕业生。他于1916年因出嗣给他的四叔严公辅为子，所以进南洋公学读书，后来在上海主要创办了国内外很有影响的《文汇报》。因报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深得民心，但是其办报过程中不断遭受威胁恐吓，被强制性停刊数次。1945年春，严宝礼等人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文汇报》又被迫停刊。1946年1月1日《文汇报》正式复刊。

岑早就从有关报道上看到：1944 年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给毛泽东，邀请赴渝谈判。8 月 28 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自延安飞抵重庆。《新华日报》随即发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再次轰动山城，轰动整个中国。

当时正在重庆的柳亚子，正好把自己怎样接触毛泽东的经过向金师和同窗详细作了介绍。

柳亚子和毛泽东于 1926 年在广州结识，以后毛泽东一直无法知道柳亚子的消息。1944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知道柳亚子抵渝不久，自延安致信柳亚子问候。没想到还不到 1 年，毛泽东也抵渝来了。毛泽东抵渝的第一天，柳亚子参加以周恩来、王若飞名义举行的茶会，听王若飞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 年 8 月 30 日应毛泽东之邀，柳亚子前往曾家岩桂园拜访，和毛泽东单独谈了一次话。柳亚子回忆说：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我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感化中体会到——中国内部没有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必诉之于武力了。谁知时间不长，蒋介石出尔反尔，撕拆和约，发动内战。

柳亚子还谈到他和毛泽东诗词相唱的经过。当时柳亚子正在重庆着手编一本《民国诗选》，以了却南社旧友林庚白的遗愿。在扩大诗选范围时，柳亚子决定将社会上传抄的毛泽东七律《长征》选进去，毛泽东当时仅流传出这一首诗。毛泽东在到达重庆的第 9 天，9月6日，带了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沙坪坝津南村柳亚子府上回访。宾主畅谈了 1 个多小时，将近结束时，柳亚子提到请毛泽东亲笔书录《长征》，以校正误传之处。毛泽东答应过后抄给柳亚子。10 月 2 日，柳亚子带了尹瘦石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讲了两人正在筹备一个诗画展，请尹先生为毛泽东画一幅像。毛泽东答应 4 日绘像，柳亚子再次与毛泽东面谈，向毛泽东索诗《七律》。10 月 7 日，柳亚子迎来的不是《七律》，而是毛泽东书赠《沁园春·雪》，

写在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军用信笺上。《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词格略近，录呈审正”。柳亚子读了此诗词，认为是：“千古绝唱”，一阵狂喜，却发现毛泽东没盖章，旋即请曹立庵刻两枚石印，白文“毛泽东印”，朱文“润之”，盖在上面。又作了《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柳亚子送毛泽东词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但报社意见要请示延安。经协商，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柳亚子也理解，毛泽东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一着棋不慎，是要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进行诽谤的。

10月24日“柳诗尹画联展”上，柳亚子通过自己非政治角度，巧妙地将毛泽东词公布于众，引来无数慕名者前来抄录，轰动重庆山城。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陈布雷，也向蒋坦言：“毛泽东这首词非常得体”。蒋介石听了忌恨在心，却不宜发作，更无法与柳亚子这些文人墨客明目张胆计较。蒋介石暗中请人撰《沁园春》，想超越毛泽东，但都是些平庸之作，蒋介石也只得“君子雅量”，“容忍”了柳亚子之流的“胡作非为”。蒋介石暗叹：世道人心，毛泽东日月重光，连不是拿手戏的文坛也占尽了光。

听了柳亚子的一番描述，金松岑一言不发，如果说先前对毛泽东、共产党不理解的话，此时金松岑似乎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金松岑还道不清。金松岑只是对柳亚子说，他想看看毛泽东的原作。柳亚子只是概述了一下毛泽东诗的内容，他怕自己背录给金松岑，会发生差错，所以答应回去后抄给金师。

他们又谈了国共两党的局势。事实上作陪的王绍鏊就是一名共产党员，1933年入的党，只是不宜公开身份。王绍鏊对时事政治自有独到的见解，也让金松岑耳目一新。

《文汇报》的星期刊座谈会，通知在5日星期六下午2时。下

午金松岑提早一刻来到《文汇报》报社，比他早的已有四位先生，不多时柳亚子也到了。金松岑与学生严宝礼、范烟桥、柳亚子寒喧一番。严宝礼的外甥范烟桥先生，此时任职于报社总务部兼编辑，范烟桥虽然和柳亚子不是同班，但彼此于 1917 年中秋节在北厍大胜禊湖画舫上相识，范烟桥 1910 年曾因仰慕“南社”和亚子先生，与友人在同里结“同南社”，所办刊物和结社宗旨与南社同。柳亚子了解事由后，也介绍范烟桥加入了南社。

《文汇报》的星期刊座谈会，特邀了吴羹梅、马叙伦、杨荫溥、陈麟瑞、柳亚子、沙千里、郑振铎和金松岑先生参加[100]。

严宝礼以主人身份为座谈会作了一段引言：“战争的结束，又把中国还了原，恢复了一个整体，可是，由于数年的分隔，重庆与上海之间，存在了许多隔阂，在上海的人都很想知道胜利后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工商业等各方面的情形；而大后方归来的人，当然也想知道在敌人蹂躏下的同胞是否真的在麻醉怀柔中，心安理得的睡觉做梦。因此，我们想籍座谈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增加些了解，同时交换一点意见，为明日的合力齐步作张本。今天到会的，多是后方或上海的知名之士，相信每一点意见，都能给我们以启示激励”。

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既然是畅所欲言，有一位人士也抢在前面发言了，金松岑觉得他比较唠叨，所述内容都是他本人企业的免税、投资问题，与座谈会主题“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相违背，真是“抢风扬谷，秕者先行”，令金松岑感到俗不可耐，大倒胃口。

金松岑向柳亚子看看，希望他先发言，但柳亚子迟迟不发言，金松岑等不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考虑他们那天所谈的话。这位从

---

[100] 名单按发言顺序排列。

重庆蒋介石身边来的柳亚子，说的话明显倾向于共产党，敬仰毛泽东，让金松岑震动很大。在此之前，金松岑把希望孤注一掷，只想通过吴稚晖，规劝蒋介石，改变一些现状；却不曾想到还有位与共产党领袖十分亲近的学生柳亚子，柳亚子对共产党方面十分地熟悉，通过一席之谈，完全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金松岑在座谈会上走神了，想了想觉得自己原本想说的座谈会内容得慎重考虑！既然柳亚子不急着发言，他也不想发言了。他忍不住站起身，向学生严宝礼请个假离开会场。在会场的门口，柳亚子追出来，金松岑就在门口和柳亚子互相打了个招呼表明自己不想发言了，让柳亚子回去一定将毛泽东的诗作抄给他看。柳亚子表示一定不忘，金松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74 岁的金松岑，原本是冲着这次座谈会到上海的，素来站在国学会讲坛上能说会道的金松岑，但到真正需要发表见解时，却离开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文汇报》以《胜利中国的瞻顾》为文刊登《文汇报》座谈会的记录。记录发表时，在文章的最后套了只括号“金松岑先生因为有事先走”。金松岑见到报纸时，发现报纸上这位噜苏人士的发言被打了折扣。

金松岑原本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就成了个谜。

第六节：信念和情结

沪上之行，使晚年时期的金松岑有所触动。

柳亚子回到重庆，不久就给金松岑寄来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上一阕是描景，下一阕是咏史，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金松岑读罢，拍案而起："好词，好词，气势磅礴，目光深远。看来这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今后的坐天下，非他莫属了"。

金松岑又读了柳亚子的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 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稼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金松岑此时才感到当初同川学校的学生柳亚子，已经在各方面成长成熟，是介于文坛和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

当时季鹤还在世，金松岑自己眼睛不便，就让季鹤帮他用毛笔字认认真真地抄写几份。遇到几位亲近的学生，如陈雅初、王巨川等前来，他就分发给了他们，金松岑还分发给他的儿孙各人一份。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金松岑不避嫌，他在家里谈毛泽东和柳亚子的这两首诗的内容和结构，并多次重复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坐天下，非他莫属了"。

金松岑已经对国民党政府种种腐败现象强烈愤懑，言语中流露出对当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彻底绝望。孙儿有廉有次问他："国、共两军对垒相持，不分胜负，你何偏向共军"？他回答："蒋介石是'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民心已去也"。金松岑已经不是几个月前对蒋介石"开药方"时的心态了，他懂得什么叫"病入膏肓"

“无药可治”，看来蒋家王朝的灭亡，只是等待时机了。

1946年4月，学生王绍鏊、薛天汉、钱云林来苏州看望他。言谈中金松岑表示：自己一生最愉快的事，就是当初在家乡创办同川学校，培养出了像柳亚子、王绍鏊、范烟桥等一代俊杰。在苏州金松岑也以教书为业，但都没有像办同川学校那样成功。国学会虽然办得也有声有色，但抗战后，没有力量再恢复；平时只能在有些学校客座讲讲课。

金松岑对同川学校的感情最深。3位学生理解他的情感，商量下来决定陪金师回一趟同川学校。这就有了金松岑最后一次回“同川”。其时“同川” 易名为章家浜小学[101]。

金松岑在学生的陪同下，旧地重游，另有一番心境。这所凝聚他心血创办起来的学校，抗日战争中有些校舍已被破坏，天放楼已不复存在了，但校舍“红楼”还在。

他回到同川学校，站在“红楼”前，向学生们作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向学生讲述他为什么办学，当时创办学校是为了“大开国耻会，诞育军国民”，教育并不仅仅学点文化，主要目的是教育救国，是让学生树立坚强的意志力。现在学校要继续办下去，是为了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金松岑当着学生面痛斥当前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种种劣行。他要学生学习吴江芦墟人陆曜，若有机会整治国家，要为官清廉。金松岑还向学生详细地介绍了陆曜事迹：陆曜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举人，官至湖南巡抚。陆曜要求部下不准行贿受贿，自己更是洁身自好，不学其他督抚搜罗奇珍异宝，进献京城，和珅擅权时，陆曜也不曾献一物，他认为“利莫大于阜民财，害莫深于夺民食”。1785年，湖南大旱，陆曜劳累而死。遗物仅旧衣和数篋

---

[101] 同川学校1927年改名同里小学，1935年又更名为章家浜小学。

书册。金松岑转身在黑板上书了陆曜的名句："诚开衡岳千壑云，但饮湘江一杯水"。意在多为百姓办实事，而不求多少报酬。

治国要先治人，他要学生向身边的先贤学习，为国为民效力，如吴江县还有吴日生、杨廷枢、王锡阐等名士。

金松岑最后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同川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地"。他希望学校越办越好，出更多的抱负不凡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水利家、艺术家……

他的话音一落，获师生雷鸣般地掌声。这位尽管已经不是校董的"校董"，师生对他十分敬慕。这最后一次满腔深情的演讲，余音缭绕不绝，半个世纪后，有些学生还能回忆起他当时的话语，学生以能亲耳聆听他的话语为荣，这些话曾经激励着他们走过半个世纪。

"对教育事业执著的金师，听他的课有时让人泪都流出来。"当年的学生感叹地说。

这真是：园丁辛苦一堂秀，桃李成荫四海春。双手扶持千木茂，慈怀灌注万朵花。

第七节：爱国志气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金松岑晚年的不幸。1947 年前，金松岑接连失去三位小辈，孙女宝意、孙儿同翰、小儿季鹤。季鹤死后1个多月，季鹤的棺材还停放在家中，1947 年 1 月 10 日 75 岁的金松岑也捐馆于苏州濂溪坊。金松岑是因为痛失小辈，放悲而去的吗？

人生一世，草存一春。这是自然规律，不可违。但促使这位倔强的老人无疾而终的，还有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1946 年 12 月 24 日，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12 月 30 日起至 1947 年 1 月上旬，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相继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金松岑看到这个消息后，越想越凄怆，凭什么外国入侵者可以在我领土上肆无忌惮，他越想越有一种剜心般的痛苦，无法排遣，入夜，转侧不安。

1947 年 1 月 1 日元旦的早晨，天很冷，风很大，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满腔悲愤，“沈崇要是自己的学生，或是自己的女儿，我能等闲视之”？金松岑呆不住家了，他向家人慌称去东吴大学看堂弟。堂弟也是他的学生金立初，时任东吴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所以老妻殷佩玉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金松岑出门叫了辆黄包车一直拉到东吴大学。事实上他是假借看金立初的名义，到东吴大学找驻校的美国传教士文乃史论理。

金松岑柱着拐杖找到了他的从业学生。吴江莘塔人氏凌景埏，凌景埏曾是北平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凌景埏对这位长自己约 30 的金松岑亲热地唤“爷爷”。此时凌景埏已任中文系主任，在东吴大学有点声望，金松岑想找凌景埏引见文乃史，这比找金立初引见方便得多。但是金松岑清楚，若凌景埏知道他此次来的目的，一定不会带他去见，所以对凌景埏的询问避而不答。

凌景埏见金松岑铁扳着脸，又问不出找文乃史的原因，心存疑虑。但金松岑执着要见文乃史，凌景埏没法阻止。一路上凌景埏想搀扶着金松岑走，金松岑表示自己能行。

文乃史 1922 年至 1927 年任东吴大学校长，以后一直任东吴大学校政部长，相当于校长顾问，此顾问并非虚设，实在是东吴大学实权操作的太上皇。东吴大学有哪位师生敢得罪于他！文乃史自认为在苏州东吴大学根深枝茂，谁也动摇不了他的根基。在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美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撤退。美国驻沪领事克银汉不痛不痒地发电文乃史，令其“最好离开苏州”，文乃史却态度坚决，“抵死不走”[102]。他的理由是“苏州是个好地方，他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地方”，一个“爱”字，就如同一顶美丽的帽子，将其脑秃顶上所有黄癣全部遮住。在文乃史看来中国人软弱可欺，强硬一点，赖着不走，中国人有什么办法。10 多年过去，确实中国人拿他没办法。

金松岑来到文乃史府邸，因是凌景埏引见，文乃史同意召见。文乃史对这位年轻人印象不错，但不知其带了位老翁作什么？金松岑并不因为文乃史肯召见而生“感激”。乌云压在心头，怒潮似的翻腾，金松岑早从金立初和凌景埏嘴里知道文乃史精通汉语，可以沟通，所以毫无顾忌地当着文乃史，眼睛瞪得滚圆，愤怒的目光透过镜片利剑般地射出来，大声呵斥：“你知道吗？美国军队里的人，在我们中国北平强奸我们大学里的女学生，做尽坏事，丧尽天良。我希望你联合在华美国神职人员致函美国政府，将我们中国人的意见带过去。我们中国人强烈抗议！要求美国人从我们领土上撤走军队及一切机构”。

听了这一席话，文乃史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才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幕是真的。这是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地的直言相陈！文乃史看看凌景埏，他想不到凌景埏会带进这么一位不速之客。细察眼前这位老头，已是风烛残年，微驼着背，面如土色；不知怎会怒气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双颊抽搐，额上青筋直暴。

文乃史用英语问凌景埏：“Who is he？（他是谁？）”

在旁的凌景埏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场面，现在听到文乃史在问他，就答道：“ He is……（他是……）” 凌景埏支支吾吾不

---

[102] 摘《珊瑚》范烟桥的《国难中的苏州》。

知如何答是好。

“Is he a soldier just or a tail of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 （他是正义之士，还是共产党的尾巴）”文乃史问。

“First，First，First，（第一种，第一种，第一种）”凌景埏忙重复三遍。

文乃史虽然对金松岑的“造访”，很恼怒，但对这位连走路都得靠拐杖的老头不感兴趣，就轻描淡写地用中文回答金松岑：“这是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干的”。

金松岑丝毫不相让：“你们美国的年轻人代表你们美国人的形象，你们美国军队和机构理应从中国撤去”。

文乃史感到眼前这位老头真是不可理喻，美国人岂是你说走就走的，没这么容易！他早就说过自己不想离开苏州，自然希望美国军队也不要离开，中国这是块“肥肉”，啃在嘴里，谁想轻易松口？他认为对付弱国贫民的中国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于是对金松岑不屑一顾，挥挥手，脸一横，下了逐客令。“出去，家里不是谈论的地方”！文乃史绝对想不到，仅隔2、3年，像他这样的太上皇还是灰溜溜被中国人赶出了国门，那是后话。

这时，金松岑不动身，鼻翼翕动，嘴唇咬得发白，继续说：“文乃史先生，反过来我们中国人到你们美国的土地上干这样的事，你会如何想？”。

凌景埏一看文乃史脸色不对，不管金松岑愿不愿意，连拖带扶地拉着金松岑快步离开。

凌景埏紧张透了，今天爷爷一席话，文乃史只要一句话，就可令爷爷脑袋搬家的。文乃史可不是我凌景埏，这位太上皇一开口，连我也跟着倒霉。

出来后，金松岑和凌景埏一路无语。凌景埏在心中十分怨恨金

松岑：真是老糊涂了，不要命了？说这些危险的话，也不怕累及我，事先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金松岑自然猜想到凌景埏此时肚中想说什么，这也是金松岑最难向凌景埏解释的事。凌景埏是教授，道理何须多说，但知理并非支持此举。自己要是不这样做，心中实在难咽这口气。所以经过考虑只能选择这件对不起凌景埏的事，金松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恳请凌景埏原谅。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金松岑悄悄平息心情对凌景埏说："景埏，不要怕！……这些美国人仗着自己强大的国力到处侵略别人领土，中国人刚刚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又来凑什么热闹，中国人任人宰割的历史还有完没完？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能眼睁睁地眼见自己的同胞受凌辱，北平、上海等地的几所高校都在示威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你们学校也应该呼应一下。"

凌景埏避开金松岑的目光，他总觉得这位爷爷太冒失了。

金松岑说要去找金立初，凌景埏领金松岑走了一段路，快到金立初家时，凌景埏说什么也不肯进去。金松岑看出凌景埏的不快，也不强求，就和凌景埏告别了。凌景埏调头就走，懒得再叫声爷爷。

金松岑这趟出行，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要是自己被文乃史抓起来，或被打死。反正老骨头一把，无所谓，他想起故友薛凤昌，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冠用刑放狼狗扑咬至死，一副硬骨头。死要死得有骨气，让外国人别小瞧了中国人，中国人不都是软弱可欺的。

结果文乃史没有把他怎么样。

金松岑毕竟已到桑榆晚景，经过一折腾，他感到很累。到了堂弟金立初家，金立初看到他今天的脸色不对，问他什么事？金松岑没有把刚才找文乃史的事讲出来，推说身体不太好，想来此喝点黄酒。于是金立初就张罗着和他一起喝酒，金松岑心情很压抑，借着酒兴，向堂弟作了一番感叹："吾往与印泉、韦斋，正音、凤昌诸

贤，岁数作文酒会，忽忽 20 年的事，便如隔世。我呀……”金立初听不懂他的话外音，看他既疲惫又伤心的样子，以为他心念这些老友，就劝解了一番。金立初没敢让他多喝，一吃过中饭，金立初见他急着要走，就叫了辆三轮车，目送他回家了。

第八节：死不瞑目

三轮车到了家门口，金松岑借着酒力晃晃荡荡摸进门。坐下来就累得不想移动，浑身像棉花般地松软。

第二天生起了病，他没有把昨天的事说与老妻听，怕老妻责备。凌景埏昨天的目光令他不安，老妻如再对他说三道四，他会更痛苦。冷静想想：自己昨日是否太冲动了?但是作为一个受欺的中国人，难道遇到同胞遭难能置若罔闻，不痛不痒？他的内心压抑得很。

他发起了高烧，他对老妻和儿孙说是昨天出门受了风寒。他的老毛病哮喘也犯了，咳嗽气喘。家人马上请了郎中帮助开了 5 帖中药，郎中深感他心中积郁无法排泄，因金松岑的年事已高，也就认为是自然人的限数已到，给金松岑开了 5 贴人参和蛤蚧。当殷氏问起病情时，郎中回答：“看来，元气已尽”。

药力治不了心病，心病不除，身病紧缠。1 月 9 日白天，金松岑还硬支起身，坐在书桌前，想把 1 日那天对文乃史提出的正义要求写出来。他感到中国人民刚刚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还会有外国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他越想越气愤越想越不平，但是力不从心，精力不抵，他只得把已经写下的几个字团一团，撕散丢在字筐里，想等身体好些再重新起草。

到了晚上金松岑感到自己十分的虚弱，别人看他，感到他目光昏浊而迟钝。殷佩玉一看这架式，忙叮嘱同室而卧的金同伦晚上不

要睡得很死。

金同伦的睡铺与金松岑的床在室内构成个“L”形，金松岑的床朝南。金同伦不敢有什么怠慢，这一晚小心翼翼地侍候爷爷睡下，细细打量着闭着眼呼吸较为急促的爷爷，见爷爷酱色的脸上瘢痕更突出，颧骨尖显，寿眉低垂，蜷缩在床上。金同伦不想失去眼前这位对他恩重如山的爷爷，不是亲爷胜亲爷，是这位爷爷使他生活有了依靠，学习有了安定的环境。但是金同伦无力挽住爷爷生命之缰。半夜时分，金同伦刚要迷迷糊糊睡去，突然听得爷爷唤他，爷爷要起来小便，金同伦为爷爷系裤带时，爷爷连咳不止，然后对金同伦说：“我感到一点力都没有”？这是爷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金松岑躺下身后，咳个不止，一口痰堵塞，脸紫涨起来。金同伦一看不对，忙出门唤其他亲人。儿媳高杏珍进门，一面帮着拍背，一面想用手帮助抠痰，但是已经晚了，金松岑气息逆转不过来，撒手西寰了，此时正是10日凌晨。

金松岑直到死也没有把他 10 天前的一件事讲出来。临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按照乡人俗话，死不瞑目，定有什么不称心之事。有人说：家中还停放着季鹤的棺材，白发人送黑发人，才使金松岑伤感而死。也有人说：这是受了自然风寒，伤了元气而死。谁也不知道金松岑是吊着桩国事，这件国事远比自然界风寒更酷寒。

殷氏帮助把遗体的眼睛挪合。

凌景埏应该说也是一位有影响的进步青年，曾经参加一些进步活动。1952年的一天，凌景埏与后来拜他为师的祁龙威等一批他过去曾经教过的学生相聚，几杯酒下肚，他将此事和盘托出，并说：10天后，“爷爷”一死，我就后悔当时没有安慰“爷爷”，“爷爷”是位正直之士，他是带着对世事的遗憾走的。“爷爷”一定以为世上的人都糊涂，都是贪生怕死，而我当时也确实是这样。

凌景埏听到金松岑去世的消息，也赶去参加吊唁金松岑，原以

为金氏全家会对他厉言相斥，没想到对他只字不提，他这才知道金松岑临死没有向家人说出 10 天前的事缘。

祁龙威在光华大学解散后，辍学归常熟，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在苏州复课，祁龙威师从凌景埏，假日也常常去拜访师长金松岑。

有些花朵并不鲜艳，但她的馨香却是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有些人看似平凡普通，却以广博的才华和正直的秉性赢得人们的敬仰和尊重。金松岑正是这样一位长者。金松岑死后，门前挤来很多看丧事的百姓，其中好多知道金松岑曾写信给蒋介石的人，嘀咕说："可惜，死了个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

金松岑没能熬到 1949 年，再看看中国的大变化，这是件可惜的事，他是带着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遗憾而去的。

第九节：落葬故里

金松岑死后，按照当时的风俗，他的遗体先放在家中"做七"，他的遗体是盛在沙仿棺材内的，由漆匠"做七"时不断地给棺材上漆，直到每条缝都不留，里外隔绝，这是简单的真空贮藏法，使遗体不易腐烂。金松岑的学生筹集了一部分钱，他的灵堂上挂满了凭吊者送的挽联，长孙金有廉收集了这些挽联，刻成本。

金松岑逝世时恰是冷天，"断七"后，棺材运离家，也称为"公祭"开吊日，前来凭吊者 100 多人。大孙儿金有廉将自己收集到的祖父《挽录》油印成本，分发给每位凭吊者的手中[103]。

柳亚子挽联上书：

弱冠记从游，革命风云黄歇浦；

---

[103] 可惜《挽录》现已失传。

重逢成永诀，凄凉车马阖闾城。

“弱冠”指年青时跟随金松岑到上海，“重逢”是指1946年1月在沪相会，“凄凉车马阖闾城”指金松岑晚年居住在苏州过着凄贫的生活。

高吹万挽联是：

皎逸人中龙文章道德垂千秋，

翩跹江上鹤坡公生日是归期。

李根源作《哭如兄金松岑先生》：

天竟丧斯文，怆呼万里隔。

设祭玉兰堂，岗山雪飞白。

金松岑的棺材运到“仁济堂”内摆放1年。“仁济堂”是停棺所，也是棺材的寄存处。在这1年中可以商量落葬事宜，因事先金松岑没有留有落葬何处的遗言，所以有学生主张葬在虎丘山下；但金家亲属希望归葬同里，因同里张塔村乌浦江边有一块金家墓穴区，归葬金家西墙门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具棺材。最后请殷佩玉定夺，殷佩玉说“叶落归根，还是回去安逸”。

1年后，也就是在1948年清明节前，按照当时风俗，租船将棺材运到家乡同里，落葬在金家墓穴内，那天送葬的人员近百人，大部分是金松岑的学生。

金松岑的学生为先生筹集了几十万元，张罗着办后事。

当时还有一位经常到金松岑门上讨教的从业学生严庆祥，劝其弟苏纶纱厂主人严欣琪先生出资支助办理后事。严庆祥说：“先生在世时，我经常前来讨教，先生一一解答，从没有付过酬劳，现先生办丧事，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

对于金松岑的落葬，有人戏谑：“先生是自己葬自己”。因为安葬费中一部分钱，是金松岑自己提供的。原来金松岑有一笔很大的

财富——那就是书。金松岑逝世后的一年里，他的家人将他毕生的藏书悉数半捐半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时北平清华大学图书馆长潘光旦曾在国学会听过金松岑的讲课，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家，上海宝山人。潘光旦听到金松岑逝世的消息后，赶到苏州找到昔日门生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安先生。经费朴安介绍引荐，寻访到金府，潘光旦对金松岑很是敬佩，所以他认为像这样一位智深高的学者，不会家无藏书。到苏一看，固然在天放楼内深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书。若要按原价悉数买下，那得很大一部分资金，当时学校负担不了。为此潘光旦与金松岑的长子金孟远和老妻殷佩玉相商，他说："金松岑很多书籍都有批注，这对研究历史研究金松岑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变化都有帮助，所以不要随便遗失掉，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带到清华图书馆，作长期保存"。当时他还表示，接受了这部分藏书后，他将在学校图书馆内专辟一个金松岑图书室。潘光旦要专门为金松岑辟有一图书馆的话产生了效应，一向被父亲痛斥为不孝子的长子金孟远这回真想做件大孝事，所以他爽快地答应了。殷佩玉见长子答应了，本来缺少主张的她，也就顺势做人情，同意了。

金家同意后，潘光旦相邀了苏州三家书坊店的老板前来估价，然后取其平均价的对折"半送半卖"给了清华。定好价后的金氏全家忙开了，金松岑的门生钱太初也来相助，再请5位年青力壮的帮手前来帮助整理、装箱、搬运。当时金家有殷佩玉、儿媳高杏珍、孙儿金宝行、金同伦，金孟远和4位儿女。长孙金有廉23岁，帮助登记书集，忙乎了1个月。到了装车那天，东吴大学也来了7位学生帮忙，几十万册的书装了五卡车，尔后水陆兼运到了北平清华。

得到这笔钱后殷氏马上存入银行，可惜等金松岑落葬时，物价飞涨，原价暴跌。原本可以宽宽绰绰办丧事的经费，到了真正派用场时，已经打了对折。幸亏还有学生和朋友捐来的钱，才使丧事办得比较妥善。

金松岑卒后，其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门生王欣夫，与其同门弟子集议，私下谥为“贞献”先生；因为据《唐会要》解释，取“贞”意曰：不屈不挠、清白守节；“献”者，聪明睿哲。得到一致同意！

于是金松岑的坐东朝西的墓穴上，竖了两块青石碑，刻了二篇文章，一篇是金立初（堂弟）先生的《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另一篇是常州武进学生徐哲东（字震）写的《贞献先生墓志铭》。棺材被深埋在坑内，土坑是用石板铺成，缝隙处都用石灰、明矾、糯米等物质严封，墓穴高有2米左右，气势庄严。

老妻殷佩玉在金松岑去世2年半后，撤了苏州的灵堂，和儿妾高杏珍一起回到同里居住。直到五十年代初，殷氏在同里老家归养。按她生前的遗嘱，她和金松岑葬在一起。

金松岑的长子1950去世，二代都归葬同里张塔村，可惜六十年代初墓地都被毁。金家荒冢已不复存在，但原址还依稀可辨。坚硬的坑床上不长草，四周的庄稼倒是浓荫一片，阵风吹来，那片绿色还是容易打动的。

现在的故乡人，再次注目这位贤人，他们尽一切可能收集整理先贤的资料，为的是光大先贤不屈的爱国热情，继承先贤未竟的事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州干将路一带改造，原濂溪坊金松岑的故居已拆除，为了纪念这位先贤，苏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址旁的河边绿草坪上竖起了一块碑。碑额题为“金松岑先生故居遗址”，单士元先生书，钱仲联先生撰文。钱仲联当年与金松岑同受业于曹元弼先生门下，年龄相差很大，但相知很深，后来在国学会期间经常听金松岑的课。金松岑生前为钱仲联的《梦苕庵诗存》作序称：“……仲联之诗，其骨秀，其气昌，其词瑰玮而有芒，骎骎乎造作者之堂矣。余序仲联诗犹之自序也。非谓仲联之诗一似余焉，诗心相印

也。……”钱仲联在金松岑身后评价金松岑诗“极尽用旧形式写新内容之能事”，又说“在诗的领域里，可与人境庐媲美”[104]。

现同里中学校园内还保存了一幢天放楼。不过旧的天放楼毁于抗战时期，新天放楼建于 1948 年，是同川校友为纪念先师金松岑逝世一周年捐款新建的。新楼位于旧址之西侧二十米处，楼为洋式，上有学生金祖谦题字“天放楼”。文革期间大理石上“天放楼”，也不能幸免，3 字横遭刀斧，遍体鳞伤，实在是信念危机所致，留着这些，都是一本较好的历史书。天放楼现已作为吴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和干将路上的碑额一样，都是先贤身后的纪念物。金松岑生前还有诗作或手迹留在苏州虎丘的冷香阁、沧浪亭、鹤园等名胜上，侥幸保存下来。

---

104 金本中先生《读了碑记以后》。

文学创作简析

第一章：诗歌的题材与内容

金松岑的诗，集中在《天放楼诗集》正、续、季集内，以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为主，也有一大部分为律诗。 金松岑留下的文集中，一般人评述他的诗作最多，他的诗作很出色，约７００多首。

戊戌前后，顺应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需要，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以创建“新诗国”。金松岑“是诗界革命在江苏诗坛的一面大纛”。他的主要诗作创作时期虽然稍晚于“诗界革命”的核心成员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没有直接联系过，但是对于“诗界革命”所提倡的反映现实、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基本精神，则是心领会神、身体力行。如他的《政变》、《呵壁》、《辽东》等。

清末明初的诗派，最得名的是郑苏戡（孝胥），他以幽秀见长；还有陈三立（伯严），他以奥奇见长。当时的学诗者大都学着他俩的风格，非此即彼。但读金松岑的诗，有异军突起之势，在诗坛另树一帜。他的诗早期反映革命诸家，反映国内外大事。 金松岑曾自言“我诗有汉魏，有李杜苏韩，有张王小乐府，有长吉、有杨铁、有元白、有皮陆，有遗山青邱，而皆遗貌取神，不袭形似。自幼学义山，人不知也；学明远嘉州，人不知也；学山谷，人不知也；然于此数家功最深。而不知者动言似昌黎，似半山，犹皮相也。”可知，金松岑之诗溶铸各家之长，锤冶成自己风格，不喜欢附课于宗派。

金松岑极推崇唐宋诗人杜甫，他给学生的信中曾说过："杜诗性情韵致熟读后自能隐然得之言外，不必执迹象以求。古来学杜多矣，得神似者只有亭林；学李亦多矣，得神似者只有翁山"。[105]，他还认为白居易的诗气势磅礴；宋代苏东坡的诗变化多端。

陈衍《近代诗抄》中收录金松岑的诗，评以"诗才纵横，在书家为能品，近代与龚定庵颇相似……大有杜少陵所云'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菊"之态。

钱仲联先生评之"论诗主章略同诗界革命的黄遵宪，而尤强调在艺术方面要广博吸取前代诗人的长以自成面目"。

张謇云："诗格近石湖，又脱其华而约其博，饮其清而纳其和，不尽袭也"。

胡朴安云："松岑之诗，不必学李杜，亦不必似李杜，而豪放沉者同者，不在乎诗，而在乎境之所处、志之所存也"。

钱基博云："异军突起，为诗坛树赤帜者吴江金天羽松岑"。

高吹万又云："金君松岑，奇才也。奇于文，亦奇于诗。而其平生尤以诗自负。余亦定为必然"。

一、诗作的题材

金松岑的诗，题材广泛，有写客观景物与主观心情、历史现实和自我理想的，有写人与我之间相互往来，按作品的题材分，大致有八类：如游记诗、田园诗、咏物诗、感怀诗、赠答诗、思友诗、送别诗、哀悼诗。有些题材有点重叠，只能以偏重之处来区分。

1、游记诗：

号称"足迹半天下"的"壮游"金松岑，一生好游名山大川，写下了许多游记诗，游记诗以描写大自然沧海桑田、天时地理、景物的变化为主，尤为奇肆。其中不乏描写山水、花鸟、及景物，这

---

105 《金松岑先生手札·答袁生希文书》。

类作品有280多首，占所有诗作的40%，比例相当高。

金松岑游历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述：

南则看庐山之云，泛洞庭之月，登岳阳楼而上祝融；北则观泰山之日，饮趵突之泉，出居庸关而历边墙；至于江浙宣歙诸山，游屣时时至焉。

游包山寺后，他写了《包山寺》：

积雨漫山谷，流瀑响深涧，

四山浓翠裹，一角红墙现。

把包山寺为群山包围环绕，若隐若现，名符其实之景描写出来了。

再如《西湖孙圃坐雨同佩忍伯升》诗：

七日湖上宿，轻阴罩池台。

前山蒙蒙雨，后山隐隐雷。

时见北高云，飞上孤山来。

名园傍湖滨，轩窗临水开。

不见美人影，棂槛生绿苔。

艇腑打桨飞，晚柏芦碕隈。

水风袭衣凉，湖光浮酒杯。

徘回孤山亭，香冢生余哀。

安得平湖月，照见素衣回。

这是作者当年与陈去病等人雨中游杭州西湖，前半阙写景，后半阙写幽古情怀，登临湖中孤山亭见香冢。怀念宋朝处士林逋隐，生前在此养鹤植梅，死后葬于此。

再如：《曲阜谒少昊陵》诗：

马蹄清泗激留波，鲁道风尘蹀躞[106]过。

---

[106] 蹀躞：小步走的样子。

姬孔不生天地老，夕阳高冢圣贤多。

旷野秋高见野鹰，书云台圮莽妖徵。

自怜身是穷桑胄，独拜金天少昊陵。

在山东的曲阜拜谒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曲阜又是孔子诞生地，所以“夕阳高冢圣贤多”。可惜先人已去，历史更迭变化到现在，作为穷桑的后代，独拜金天少昊陵，自然会令人生出些感叹。

从中可见，诗人借景生情，揉情于景，表达无限的思古幽情。金松岑的这类诗较多，有像《天都峰》、《严州放棹夜关过七里鞠》、《重游石公山》、《甬江晓望》、《岱山夜泊》、《水珠帘在断桥西五里》、《石梁瀑布》等。

2、咏物诗：

咏物诗最基本的要求，首在工切，要做到“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因为咏物，如果能做到如印之印泥，读诗时必知是某物。

金松岑《天放楼诗集》与《天放楼诗续集》中，咏物诗的数量不算多，计60多首。大部分是作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这时他在同里避难。对于日寇横行霸道，他则用一个文人特有的方式特有的敏锐情感，一气呵成这些咏物诗，从而进行他特殊的斗争形式。《蜻蜓》、《牵牛花》、《蚱蜢》、《蜘蛛》、《螺蛳吞大象》等，咏物寓情，将自己对侵略者的痛恨寄寓在诗作中，暗示日本侵略者自不量力，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

如《蜻蜓》：

风起蜻蜓多，胡旋作姿态。

薄翼凉如纱，斑文虎其背。

红者更纤丽，菡萏香生醉。

吟客充诗料，宫人染笔绘。

讵信一微虫，饕餮长无对。

蚊虻纵么细，生命殊自爱。

掠食无时休，弼中侈其啄。
馋吻壑无底，狼豕已云汰。
食尽自啮尾，尾如蔗可啖。
啖尾赏甘醲，此理诚狡狯。
尾竟腹亦破，譬若黩武辈。
耗殖婪人国，脉绝生理溃。
俯瞰蜻蜓洲，悠然发长喟。

金松岑借丑化蜻蜓“饕餮长无对”，暗喻穷凶极恶弱肉强食毫无人性的日寇。当时暗地里有人将日本国的地形形容成“蜻蜓”肚，所以金松岑很自然地丑化起蜻蜓来。“蚊虻纵么细，生命殊自爱”，中华民族贫穷的百姓，他们的生命也值得珍爱的。日寇蚕食我中华，最终也像蜻蜓“食尽自啮尾，尾如蔗可啖”，遭到“尾竟腹亦破”自取灭亡的下场。金松岑的咏物诗在这特殊时期创作的，是爱国抗日志士表达心情的载体。

其实金松岑不喜欢咏物，金松岑在二十世纪初，作过 4、5 首咏物诗，有《瓶笙》、《风筝》、《咏鸢》。他在《咏纯》诗的小题中解释道：“余诗有律令，不趁韵，不咏物”。因为“不咏物”，所以这类诗作就少了，没有想到抗战期间他的咏物诗写得极为出色。

3、田园诗：

田园诗表现纯朴的农村特色，其中有耕作之苦或收获之乐。金松岑的田园诗，也是写得较为成功的。青少年时期家居同里，宅后即是田野，所以就有他的《秧田歌》、《水车谣》、《罱泥船》，另有《挑菜女》、《看蚕娘》、《卖花声》、《稻上场》等 20 多首，虽不算多，但内容清新可人，颇富农家田园之趣。

如《牧牛童》：

二月杏花红簇簇，牧童高歌叩牛角。
牛行渡桥影在水，头上笠子风吹落。

日弄短笛横无腔，饮牛觅水来蒲塘。
有时童卧荒陂草，系牛便借杨柳椿。
阿奴生小无书读，夜来惯向牛宫宿。
邻牛渡溪浮鼻来，鞭牛归去牛相逐。

此诗富有自然纯真的乐趣，描写一位家境贫苦的牧童，因读不起书，只能手持横笛，怡然自得逍遥自在的骑在牛背上，以苦为乐以自娱。

4、感怀诗：

金松岑这位满腔热血，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经历大动荡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从其感怀诗作中可以体会出诗人的感叹。

感怀诗一般都是诗人对国事凌夷的伤感，或对时事的哀痛。这类作品重点是诗人主观情绪的变化，故范围相当广泛。这类作品在金松岑的诗作中占有 230 多首。

如《辽东》诗：这是金松岑 1903 年的诗作，当时日俄宣战，辽东半岛为蹂躏的交战地。但晚清政府却厚着脸皮宣称“中立”，面对腐败的清政府，金松岑发出：

纷争难解玉连环，一寸山河门角蛮。
鸡鹿塞头兵北至，蜻蜓洲畔客难还。
纵横方罫棋成劫，混沌中央帝最顽。
远豕正肥人竞逐，干戈曾有几时闭。

另外还有他的《都涌跃》、《招国魂》、《辛亥纪事》、《虫天新乐府》、《暨阳秋感》、《天问》、《杂感》、《无题》、《江馆》、《黄花冈》、《虎门》、《入秋复风雨灾成感赋》等，均是生动的时代佳作。

另外一种非记载国内国外重要时事而仅为遭遇生活事件或天灾等，颇似“备忘录”的性质，如《悯农》，诗前有一小题：

八月二十四对十月五日止，田庐尽淹，禾稻生耳，自道光己酉以来，未有之灾也。嗟我农夫何以卒岁”

诗作于清光绪十五年(1898)通篇描写绵雨不止所带来的灾害，影响农人的收成与生计。此类诗篇，还有像《大风雨志》、《感事》等，其诗作的气象虽不如纪载特定重要时事者宏伟，但亦有其写实的价值存在。

金松岑的感怀诗，大都寄寓忧国忧民之情。

6、赠答诗：

凡是宴酬、唱和、赠予的诗篇，都属赠答诗。诗中能抒一已之怀或寄喜忧之情，金松岑这类诗，约有 50 多篇，约占全部诗作的百分之八，如《赠袁晰郎成洛》、《兖州憎田镇使中玉》、《诗答青浦沈瘦东》、《济赠潘馨航》、《诗答沈六》、《消夏湾憎冬木老人》、《阙园赠曲石阁老》、《赠庞复庭》、《呈曹师》等诗。

6、思友诗：

凡是怀念好友，遥寄祝福的诗篇，均属思友诗，金松岑的诗作中，思友诗仅 10 多首，作品数量不多。如《寄友》诗，此诗虽无署名思何人，但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百舌唤春来，橘花江上开。

思君不可见，吟上吴王台。

乞米书成帖，当歌酒满杯。

邮诗须急和，莫等鹧鸪催。

其思友诗大部分在题目中点明，如：《寄怀洞庭冬木老人》、《寄怀黄剑秋兰州》、《芜湖中寄天遂》、《寄怀毛仲可何泰安》、《寄怀廖季平先生成都》、《虞山三友诗》等。

7、送别诗：

这类诗虽可放在广义的感怀诗中，但送别诗所侧重的部分，是离别时的一刹间伤感，如同《别赋》所云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在交通还不发达的清末明初，离愁别绪，言于语表，这样的诗

作金松岑不多，仅有3至4首。如：《程生星恒岁暮赴归绥走笔送之》：

辽绝左云北，胡为君独行。
关山方积雪，书剑去长征。
插汉驯藩卫，呼韩失舅甥。
严疆一改置，学书仗书生。

诗中对程星恒深致赞美之意，虽通篇诗作中无一“难”字，但“独行”与“长征”二字即予人远离之感，牵引出离情。此外这类诗作还有像《送黄晓麓赘闽兼渡台习幕》、《送叶印廉之官广东》。

8、哀悼诗：

凡是悼挽、哀伤故旧的诗篇，均可称为哀悼诗。金松岑此类诗作品不多，不满10首，诗作中充满追慕之意。如《妾薄命》、《红蕷曲》、《任氏退思园追悼味根》等，或评论，或追慕，均可见其哀挽与怀念。

二：诗的写作与修辞

1、金松岑向他的学生谈到写诗，他认为：

A、学诗必须从古风入手。古风押韵、平仄较宽，思想路子亦可以开阔一些，但要注意锻炼气势。

B、学诗不能从诗作中学。要多读书，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较深的文学修养，才能写诗。这点，与放翁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的理论是一致的

C、诗人要有诗胆气魄。站得高，看得远，不要专在辞藻上下功夫。功夫深了，才能表情达意。

金松岑所赋的《绮怀》四首，有云：“薄粉肌融初蝶日，嫩簧声灸晓莺天”。“桁上衣新欺柰碧，樽前齿楚远橙黄”。又有“玉晕羞人颜带涩，珠圆沥耳语微轻”。“钏动钗横春有信，天荒地老烛成灰”。藉见情感的丰富，辞旨的婉约。绝没有缠绵激楚寡于情之感。

2、金松岑诗在句法修辞方面。他的诗有相当的变化，注意把握形与神、情与景、意和势、抑与扬、张与弛、平与奇、开和合、动与静、纵与横、浓与淡、巧与拙、隐 与显、曲与直、刚与柔之间的关系，给他的诗增添了一种意象和乐感之美。修辞手法很多，比较有特色的有以下几种：

A、比拟。把不同的事物相互比拟，不求性质相同，而是取其某一部分可以比拟的特性，其目的是要把深奥的事理表达得更生动，把抽象的主题形容得更形象，把呆板的情景描绘得更活泼。金松岑诗中大量地运用比拟。如：

鬼雄长啸聚如戟，魂兮归来我祖国。

（《招国魂》 “鬼雄”指为国捐躯者的英勇气概。）

迭营一呼啸，势若风雨催。

（《金阊行》“风雨催”比喻敌军入侵之迅速，措手不及。）

以口吸水水箸立，有似龙挂霄汉间。

（《泺源门外访趵突泉》“龙挂霄汉间”喻泉水突涌）

B、映衬。 把两类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意思并列在一起，使之相互对照，相得益彰，叫“映衬”。一些看似不能调和的事物，多少含有可对比的性质与形式，如事物的大小、晦明、苦乐、色彩等，需要比较，突显其清晰的形象。“映衬”突出夸张形容的事物，增强语气，令人感到丰富、刺激、强悍、富有变化、富有生气，因其相互衬托，相互激越，强化震撼人心的力量。金松岑诗作中常用此修辞法。如：

顶结三台星宿宅，腹藏万古蛟龙渊。（《七星严亦名柯严》）

一帆秋水白，七子远峰青。（《宝带桥》）

以上“三”“万”“一”“七”是数字上的对比，也是最常见的映衬方式。在含量庞大的背景中，映衬突显其欲夸张形容的事物，使表露的含意呈现得十分醒目。

贫病是我邻，悉苦乃卿族。（《忏愁吟赠内》）

南风波浪生鳞甲，北地山川见性灵。（《大明湖》）

“我”、“卿”，“南”、“北”之间相映衬，烘托被描写的事物，道出意旨。

C、排比。用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成串，构成一组句子。“排比”可使句子均匀，音律铿锵，节奏感和语势均得到加强，常用来铺写和抒发强烈、奔放的感情，摆脱单调与平板。金松岑在诗中排比句法用得较多。如：

花玲珑媚晚妆，月玲珑照洞房。

曲玲珑谱宫商，心玲珑为文章。（《玲珑曲》）

瘦不伤我形，病不累我神。（《题三影图》）

风亦不肯止，雨亦不肯收（《大风雨渡太湖入西山》）

D、重叠。用两个相同的字来模拟物形或物声，当单字不足表其态，就用重言叠字来表示。叠字有时能增强单字的语势，扩大语调的和谐性。读来延绵婉转、节奏感强，又颇具跳跃效果。

如：处处逢梅花，行行屡回顾。（《邓尉探梅》）

江流浩浩从西下　（《辛亥纪灾》）

风吹笑语一声声（《挑菜女》）

啾啾时对老燕啼（《杂咏》）

E、反复。一字、数字连续或间隔使用。一般在诗中要避免在一句内或上下句中出现同样的字，同字相犯，但在词语达意切中要害的情况下，不必忌重出。而且避免重出是不容易的，既然用字不能绝对避免重出，把重出字运用得极好，更能使作品韵律优美活泼以抒发强烈的感情，表达深刻的思想。

如：三起三眠茧头白（《看蚕娘》）

我作夸夫人逐我（《读八十日环游记》）

雷霆霹山山岳摇（《石梁瀑布》）

一来无迹一潮至（《入秋复风雨灾成感赋》）

纷纷纷我专纷产（《罗刹国闵俄皇刺李宁也》）

F、顶真：前一句的结尾作下一句的起头，上递下接，环环相扣，叫作"顶真"。"顶真"能使句子联系密切，反映事物间的辩证关系，表达连环复杂的思想感情，自然明快，节奏更美。

如：醉乡之乐轻王侯，王侯富贵苦桎梏。（《酒丐行》）

雪山大狮子，狮子北地雄。（《饮马长城窟》）

黄兰落秋风，风从淮上来。（《淮阴钓台》）

但听江海战鼓声，声声战鼓惊人梦。（《海宁观夜潮歌》）

第二章：文章的体例与内容

金松岑的文章大都集中在《天放楼文言》正、续、遗集，还有《皖志列传稿》，《鹤望中年政论》，《孤根集》上、下卷，《女界钟》等，计有400多篇。金松岑虽然以撰诗出名，但在其文章体例上也有相当功力。

对他的文章，章太炎曾评述："松岑风议感慨，文在季汉三国间"。

张一麟云："吾友金君鹤望以所撰《天放楼文言》见示，读之……阳开阴合，波谲云诡，不可方物，又如黄钟大吕……群神醉酒，时或冲淡其容，委蛇其辞，如春华怒发，群莺乱飞，远绝尘埃……"

金松岑的作品兼含各种体裁，现按文章的论辩、序跋、书信、传记、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8类文体将其归类，作一小的探讨。

一、论述文：

论述文要求重点突出，明确而深入的加以发挥，才能写得精要。金松岑此类文章，呈现自然的风格，由浅入深，把事理分析得透彻。依其内容区分为三类：

1、讨论事理。

有《读儒行》、《诠老》、《翼庄》，还有弱冠时作《余之文学观》、《文学上之美术观》等等。

在《读儒行》中表明：

儒者明耻立节，而勇冠三军之师，修身俟命，而志气塞乎天地，立天下之大节，储天下之大业。

可见金松岑是遵奉儒家思想，怀抱“修身、济家、治国、平天下”之愿。

在其《三大儒学粹自序》所云：

吾于鼎革之际得三君子焉，读其书 见其为人，盖十年于兹矣。其人皆具旷世之才，耿介拔俗之操，艰贞蒙难，独慨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已任……余之服膺三儒说焉素矣，其将何日复见贞元之会乎。

这三儒的品行及治学方法与读书态度都成为金松岑学说的思想基础。

金松岑的思想还受到诸家影响。在他的《翼庄》中提及：

吾向读庄周书，执然以为老之徒，今者跃然又以为孔之徒。

他自幼喜读《庄子》和《离骚》，并请人绘《庄情屈思图》，自刻小印“庄骚私淑弟子”。他的文章亦受《庄子》影响，在《贬商》中提到：“商君书，阴教也。阳德而阴刑，故儒者不言法，以礼为法者也”。金松岑反对商鞅之术，他认为欲求平治而速乱，欲求国家强盛，唯施行礼义，以人性为本，就其好善之性，优游涵育之。可知，金松岑理想治国之道，乃儒家之礼义而非以强硬之法。这当然不一概而论，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清末金松岑本身在其教

育中推行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崇尚“强硬法”而非“礼义”也。

金松岑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上之美术观》中云：“言之美者，亦能动人魂魄”。“文学者之心，实有时含第二之美术性”。

他在《余之文学观》一文中，讨论：

吾读五千年祖国文学史，而叹古之所谓著书者，著他人之书而已。甚矣作者之难也！夫著书之人，如英雄之争天下。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籍者，历史之上，多不过三四人。著书之业，真能独立改制而无所依傍者，经籍所志，多不过五六人。其他皆炳古人之烛，以为荣光而已……，传旧者，吾国民之特性，而欲离古以为桀。轶圣以为高，吾言固不若是。若夫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偃然若有古人之在我眼前，则闳识孤怀，窃欢古今人不数觏矣。

2、讨论人物。

《读项羽本纪》针对项羽“徒勇而无谋”引发议论，项羽虽有拔山盖世之雄，却不及汉高祖刘邦帷幄决策，横五肢于乌江之上。项羽本来有绝对的兵士数量，却失于用兵的良善，只能落得个“败为寇”的结局。《莽英雄杀人记》则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记，并言“吾怨张献忠，吾爱张献忠”。

3、讨论史实。

金松岑“宜以史为文”， 如《读五代史》、《罗马史论》等。在《读五代史》文中，提到三个论点：一是“道统之所储，即治统之所寄也”。在五代南北朝之际，政体动荡不安，四方云扰，生灵涂炭，百姓欲寻求心灵上慰藉与精神寄托，此时佛教与道教盛行，轻而易举的取代了儒家的道统之学，金松岑强调仍旧要提倡儒家道统。二是所谓“完生”。乃慷慨就义，理实气充，视死如归，金松岑列举许多节烈的列子，证明五代混乱之时，仍有忠臣节烈之士为国捐躯。三是“君天下者有其德，举天下者有其量，定天下跋扈不

驯难返之习有其才与勇”。主张居领导地位的君主，以政教为准则，民不服教而后加以刑，若开始就用强硬之策是不能使民悦服，不能使国长久也。

二、序跋类：

此种文章，重在阐明著作者的旨趣，得其精处，出数语切中要害。序文一般夹叙夹议，提高文章的价值。这类文章在金松岑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数量，作序文的意思，是要扩大书的影响，兼作作者的生平、事迹、德行介绍。

金松岑的序跋类文章，如《三大儒学粹自序》、《元史纪事本末补自序》、《惆怅词自序》及为他人写的序《吹万楼文诗集序》、《李敏斋（思慎）南冥纪行序》、《河套新编序》、《腾冲青斋李氏宗谱序》等。兼有抒发议论和阐明见解的功用，如《重刊春雨楼集序》云：

> 窃感文章正变，实与世运相表里，学士大夫，能平其心，节其气，摭之毫素，使无有诡越，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上下相师，以移风会，不十年而天下必可几于平治。

此虽为序文，但金松岑提出自己观点，认为文学能影响世道人心，于潜移默化中转移社会风气，达成以文教化人心的功能。

三、书信类：

书信以叙事交流，传情达意为主。传情的读者对象明确，表达方式灵活、内容广泛，要求文笔明快从容；达意部分要求表达内心所思所想。

如《答孔笙三书》、《答徐袖芝先生书》。在《答徐袖芝先生书》中，陈说事理，议论激越：

> 今日国家之危，不在兵之横，不在将之骄，亦不在财之斛，惟是道德沦替，斯人相与崇功利而鄙问学，此为危亡之徵。

所以欲使国强，必须起用真正的人才。金松岑忧虑世道之乱用

人不当。

金松岑的论学类书信也不少。如《与沈长公论镜背文字书》、《答姚俊先问礼书》等。他在《答樊山老人论诗书》、《与郑苏戡先生论诗书》、《答苏戡先生书》、《再答苏戡先生书》等诸篇文章中，表达自己反对“同光体”主张，对其只学宋人而不学汉魏唐贤的作法，加以抨击。金松岑与郑苏戡屡次书信来往论诗，两人诗学主张相异对立，来往书信争执各自的主张。于此可窥知当时诗坛的流派之争，金松岑亦秉持自己的见解。金松岑在《答樊山老人论诗书》中指出：

> 有清一代，诗体数变。渔洋神韵，仓山性灵，张洪竞气于辇毂，舒王骋艳于江左，风流所届，遂成轻脱。夫口餍粱肉，则苦笋生味，耳倦筝笛，斯芦吹亦韵。西江杰异，瓯闽生峭，狷介之才，自成馨逸，络纤文弱植。未工模写，而瓣香无已……宋诗派的不少作品，正如“苦笋”“芦吹”一样，清苦幽涩，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相对于乾隆嘉庆年间浓腻浮华的诗风而言，宋诗运动走向另一极端。

金松岑的书信，亦有重叙交谊，表达内心情感的。如《复德国尉礼贤书》、《浔阳与天遂书》、《复曹颖甫书》、《致印度诗哲泰戈尔书》等。

四、传记文：

人物传状类作品，记述人物生平事迹，有褒有贬。金松岑的传记文章一般不长，大部分集中在《皖志列传稿》中，从张廷玉、孙家鼐、李鸿章等传中，可察国势盛衰之由；从朱元璋、年羹尧等传中，可窥权术之用；从梅文顶、戴震、姚鼐等传中，可看一代文章的变化；从方苞等传中，可见重其慷慨尚名节；从戴名世、孙学颜等传中，可表彰忠烈之士。金松岑作此之传，大有以史为鉴之意。

金松岑的传记中，许多是为知交、师长、学生所写的。如为《吴

昌硕先生八十寿言》所作的：

安吉吴先生，工为诗，工为书，尤工为篆刻，视其人璞玉浑金，无有追琢，独追琢艺事，能摄大化于心手间，与之为徒，其神完，其守固，其术高于当世，冥心达乎古初，其寿今八十矣。

《苏州五奇人》即指李敏斋（思慎）、黄振元（摩西）、沈修（绥成）、朱锡梁（梁任）、管尚忠（佐鼎），金松岑写这5人：李子髯而辩、黄子才而痴、沈子迂而恭、朱子吃儿而怪、佐鼎好跣足隆冬而不改。这般人物各有所独特之处，描写深刻传神。另外他还为师长写的《二先生传》，为老朋友烟桥父亲写《范葵忱先生家传》，为学生皆兄弟写《蔡冶民传》，为早逝的学生写《贺雄生夫妇合传》和女弟子俞锦心写《双锦传》。

金松岑传记作品中还有为人情所累而写的作品。如《王引莱传》因其子王炽昌是金松岑的学生，故受托作之；另外还有《盐城张孝子传》、《沈庚笙传》、《杨解元传》、《仁海居士传》、《外舅惕安严先生传》、《丁南洲妻潘氏传》、《徐氏两节母传》、《江阴张玉亭夫妇合传》等篇。

金松岑还受托作家传，如《放嵩庵先生家传》、《胡母谢太孺人家传》、《亢勺山先生家传》、《顾荫孙先生家传》、《叔母王太人家传》等篇。

五、碑文：

碑文，包括碑志、碑版、碑表等。

碑文秦时叫刻石，汉以后叫碑。具有纪念性质，叙事为主，有文告、纪功、纪事、表墓等。不限于墓碑上用，如金松岑的《济宁重修太白酒楼碑》、《田重修慈云庵碑》、《杏秀桥碑》等。

金松岑的墓志铭写得比较多，以记载个人生平为主，志文似传，叙述死者姓氏、生平、籍贯等；铭文似诗，多用韵文，总括全篇，

悼念与赞颂死者。墓志铭埋于坟前，多是墓主人的子孙为了显扬而上门求作，以金松岑当时文坛的影响，前来求他写墓志铭的人自然不少。

金松岑在困难时期，墙上贴着张润格表，记载他的收费情况：寿屏银元2千元，为生者歌功颂德，收价特别高，意在拒绝；墓志铭500元，为死者写生平情况，盖棺定论，客观一些，所以收费低，愿意接受。他曾为黎元洪人写过传或墓志铭，黎元洪儿子受母之托，也慕名前来求金松岑为父写碑文，所以就有《故大总统黎公墓志铭》。

金松岑也有免费写墓志铭的，那是为有些义志写传。如金松岑写过《仁士史金奎墓谒》，苏州虎丘山下葬有史金奎的墓，史金奎是位挑大铭（乐器）担的人，有一次路过苏州富仁坊，遇见火灾，他放下担，勇敢地扑入火中救人，几进几出，后因触电不幸身亡。后来人们了解到史金奎家贫如洗，家中只有一位老母，费树蔚、张一麟等人于是自愿将史的老母赡养起来，金松岑为其行为感动，自愿为史金奎撰写墓铭，墓铭开头写上：夫仁与义，近朱则君子，远朱则小人……金松岑写好墓志铭后，交与张一麟，让张一麟交于佑仁先生，请于佑仁先生书于墓碑上。另外金松岑还有写有《陈湘兰墓志铭》、《青浦张舜俞墓志铭》、《薛少泉墓志铭》、《许文石墓志铭》、《林母许宜人墓志铭》、《武进徐孺人墓碣铭》等。

他还为儿媳蒯氏写了《次媳蒯氏墓志铭》：

柔心嘉质，神恬以愉，孝于舅姑，敬于而夫……福不坚 牢，命也何如。

于文中表示惋惜之情。

六、哀祭文：

祭奠哀悼逝者的文辞。这类文章是伤逝之词，写的风格要缠绵凄凉，一般称祭文。金松岑此类文章有《公祭储母顾太恭人文》、

《范生宗城诔词》、《王秉叔哀词》等篇。

其中《祭冬木老人秦散之文》中提及：

炳烛永夜，订交忘年，警喜拜谢，赓唱络绎，邮筒增价，别几何时，遽然怛化，呜呼哀哉。

冬木老人即是秦散之（敏树），隐居在包山。金松岑40岁时，游包山，结识此贤人，即与高龄86岁的冬木老人结笔墨缘，以后以诗书往来唱和，4年后冬木老人仙逝，金松岑即作此祭文表示痛悼，另外金松岑还有《寄怀洞庭冬木老人》诗留之。

七、箴铭文：

箴铭文，可分箴文和铭文。

箴文含警戒自省的意味，金松岑此类文写得比较谨慎严密，如《招宝山炮台箴》，强调“恃险失险，旷其戎机”。而《马江船坞箴》，强调海军要对突如其来的外敌慎重防范。

铭文含褒贬义，有赞扬功德或申明鉴戒的文体。金松岑此类的文章，有《山海关铭》、《居庸关铭》、《黄山天都峰铭》、《塔藏石筒铭》、《鸳冢铭》、《同川学校二十周纪念华文表铭》，还有《泰山颂》、《芝德颂》、《西汉名贤赞》、《道咸以来畴人赞》、《京西普觉寺卧佛赞》等。

八、杂记文：

杂记文，包含很广，金松岑的杂记文大约30多篇，大体包含三类，一是游记；二是亭园小记；三是记事。

金松岑的游记散文占20多篇，这与他喜游山水的秉性有关。他曾云：

入则寄情于诗若书若画，出则寄情于山水，山水，余乐也。

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便有诗或游记散文记之，所以留下了如《游梅园记》、《天台纪游》、《雁荡述游》、《上方山游记》、《沧口观梨花记》、《游吼山记》、《龙眠山水记》、《登劳山记》、《浮渡游记》

等，其描写生动形象。如《石公山记》：

山之奇处，照波沐润，犹甲吴越，离群若仙，湖环其趾三面，第之女美莫藏水，与波沉浮。

景物描写清新脱俗。

金松岑亭园小记，一般叙述亭园的起源，或描写文人雅集以文唱和的情景。如《茶园记》、《顾园记》、《鹤园记》、《骥园记》、《冷香园记》、《孟楼记》等。

记事有《天放楼藏书自记》、《小江山馆写经记》等叙述自己藏书写书的由来。

金松岑亭记颇能显示情谊歌贫穷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如《却金记》：公元1943年，震泽人徐恒庐从重庆到苏州，问金松岑这里的值得完节的文人中，有谁生活最困难？金松岑首推潘由笙，徐恒庐问明潘由笙的身世及为人。恒庐回到重庆后，不久又再次来苏州到金松岑家，置万元储钞于桌上说："陈子霆与我共贴潘由笙，因为有事，不久留，托你再我送去"。金松岑送到潘由笙那里，由笙无论如何也不肯受，同辈再劝说："徐恒庐是为你父亲七十岁做寿的"。但由笙还是不肯受，并说："苏城还有比我贫困的志士，希望移赠给他们"。金松岑回去后召朱学浩，希望学浩接受恒庐的捐赠，学浩第二天对金松岑说："我已经得到你先生的帮助，请勿再以潘由笙不受而强要我受"。过了几个月，天极冷，朱学浩此时却把过冬的棉衣典当了。金松岑知道后，命钱太初向学浩要质券，愿帮他赎回，学浩不肯。金松岑又命钱太初买5斗粟送去（此时时储币大跌，1万只能买5斗）。学浩还是不肯受。金松岑只能将万元储币放在箱内，因为眼见愈来愈贬值，只得跟由笙相商，为国学会买了些书，希望让更多的志士受益。

金松岑先生曾为他的学生蒋吟秋先生写一篇《完书记》，书中叙述了蒋吟秋任省立图书馆长期间，适时抗日战争开始，蒋吟秋

把善本、孤本、稿本、名人批校48箱1500多种约19000册图书，秘密潜运洞庭西山的包山寺，由住持闻达和尚藏于满月阁复壁中。抗战胜利后，运回，完整无损。金松岑为之动容，作《完书记》，并吩咐自己身后，贵重的书画，也要交与“公家”。

第三章：小说理论与创作

金松岑自作了《孽海花》前6回后，再没有写小说。《孽海花》是他的小说才华初露端倪，可惜“非余所喜”没有涉足下去。

《孽海花》是一部政治小说，其中有很多条“意脉”的主线，如在其第二回中描述道：

> 一般读书人，虽在乱离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况当歌舞河山、拜扬神圣的时候呢！果然，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可见知识分子，不管国家危难，死抱住举业不放，接下来，第一名状元出来了，是江苏吴县人，金沟。

金雯青虽是状元，踌躇满志，但接下来的章节用事实证明，这位状元公事实上怯懦无能，办事昏庸，酿成大错，不但有损国家利益，反过来也毁了自己。

金松岑一再称自己不擅写小说，但他却热衷于倡导新小说。1903年金松岑在上海爱国学社工作期间，各种信息来自四面八方，拓宽了视野，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的影响极大。某日他从章太炎手中看到了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新小说》杂志，听得章的推荐，就认真拜读起来，因他自己刚作了《孽海花》前几回，所以对写新小说特别感兴趣。不久，他在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和倡导下，金松岑写下了《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并在《新小说》上发

表了。

其中写道：

吾欲吾同胞速出所厌恶之旧社会，而入所歆羡之新社会也，吾之心较诸译小说者而尤热，故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立、新共和制于南极也。吾读《少年军》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南美、意大利、法兰西童子之热心爱国，牺牲生命，百战以退虎狼之强敌也。吾读《秘密使者》而崇拜焉……谓吾国民将在第二之亡国，抑为第二之兴国，皆在不可知之数也……

金松岑在文中别开生面，指出所谓的新小说，即如《十五小豪杰》、《少年军》、《秘密使者》、《八十日环游记》、《海底旅游》、《铁世界》、《东欧女豪杰》、《无名之英雄》、《风洞山》、《新罗马传奇》等小说，都是国外翻译小说 ，金松岑推崇国外翻译小说，并视为改造新社会的新小说，从书中吸取革命的激情，振奋国人颓废之心，进而改造病态的社会。所以极强调政治小说的功能。作为清朝末年，政治言论还不能直抒其怀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特别是翻译外国作品，确实以其含蓄精辟的形式，可以深入大众，教育大众，这是一支革命的轻骑，清朝统治者防不胜防。

金松岑又在其中写道：

人之生而且情之根苗者，东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学者，亦东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两社会之隔绝反对，而乃取小说之力，与夫情之一脉沟而通之，则文学家不能辞其责也。

金松岑认为言情小说是永恒的主题，中西小说都是如此，不必害怕，不必回避，小说是以情感人的，它以艺术的感染力使人读后对书中的人物产生种种不可抗拒的感情，在有意无意间影响着读者

和社会。但是金松岑也清楚地认识到：

> 逞一时笔墨之雄，取无数高领、窄袖、花冠、长裙之新人物，相与歌泣于情天泪海之世界，此其价值，必为青年社会所欢呼，而其效果则不忍言也。

他的意思是写言情小说，不能过份渲染男女之情、靡靡之音，这样会使人颓废不振。当然观《游山》、《烤火》、《御碑亭》剧本，与《聊斋志异》、《聂小倩》、《秋容》、《小谢》之鬼史，或当以见色不乱，反躬而自律焉。南山有鸟，北山张罗，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凛然高义之言，其视宓妃，神女之赋，劝百而讽一者，固殊矣。也就是说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言情小说有区别，金松岑理想的言情小说，应该把“情”升华至较高的境界，如大我、国家、民族之爱，而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男欢女爱，不能与社会规范道德观念相违背。金松岑是反对男女自由交往的，他自己的婚姻就是用旧传统的礼教规范着的，想法比较保守，但他认为“吾非必谓情之一字，吾人不当置齿颊。”

金松岑又说：

> 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说者，正乐取夫《西厢记》、《红楼梦》、《松隐漫录》旖旎妖艳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国民之脑界，而岂复可变本而加之厉也？夫新旧社会之蜕化，犹青虫之化蝶也，蝶则美矣，而青虫则甚丑。今吾国民当蜕化之际，其无以彼青虫之丑而为社会之标本乎？

金松岑对《西厢记》、《红楼梦》等小说在男女情爱方面的描写存有看法，认为此类小说过份渲染男欢女爱，应该消声匿迹。当然对《西厢记》、《红楼梦》小说的看法，在当时社会很有争议，有人认为：“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之用心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

不善读小说之过也。”[107]

金松岑在对言情小说作了一番阐述后，接下来研究了外国言情小说，他阅读了已译成中文的《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等小说，认为不合社会规范，应予遏止。他又研究了日文版的英国言情小说《妒之花》，并继续相邀朋友薛凤昌翻译，后来这部译稿还发表了，但他对此书翻译后的效果并不太推崇，之后再也没有涉足小说界。

第四章：歌词创作

金松岑在创办同川自治学社时，曾编印了《新中国歌唱集》，1904 年小说林社帮助出版三册，金松岑共编了四册。另一册因经费问题，没有出成。

歌词偏重于颂扬爱国主义，取名“新中国”，表示与腐朽的清政府决裂。也许是鲜明的旨意，此书出版时成了禁书，除了本校学生和音乐传习所所用外，无法再广为传播。

《新中国歌唱集》中约占三分之一是金松岑自己作词谱曲，如第一第二集共 78 首中，金松岑作了 28 首。金松岑的歌词大体可分三类：

一类：是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慷慨悲歌。如《终军请缨》、《凯旋》、《欢送征兵》、《亡国恨》、《招国魂》、《哀祖国》、《太平洋》等。1902 年写的五首《招国魂》，他受黄遵宪的“诗界革命”的影响，能冲破旧诗界的藩篱，用包公毅（天笑）原作的起

---

[107] 天谬生提出不同于金松岑的看法，在其《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提及“《红楼梦》则社会小说，种族小说也。

句为起句，谱以风琴，厥声悲壮，其中有两首歌词为：

吁嗟美哉神圣国，沈沈睡狮东海侧。
连理同胞枝纠结，多是黄炎旧血脉。
相思相爱相亲昵，大难临头要分析，
何在奋起图自立？魂兮归来我祖国”。

吁嗟美哉神圣国，沈沈睡狮东海侧。
世界平和求不得，是我国民死绥日。
十万头颅供一掷，血溅梅花般红色。
古雄若在祭坛结，魂兮归来我祖国”。

《祈战死歌》歌词，悲壮激昂：

阿娘牵衣向儿语，我今不恋汝。爱妻结发劝夫行，慷慨送一程。搴敌旗，斩敌将，战死荣名出人上，军不凯旋，入国何颜，偷生要几年……

另一类：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如《物理图》、《汽车》、《轻汽球 》等，如《电灯》的歌词唱道：

大千世界黑沉沉，煌煌电气灯。空球熔白热，清如水月圆如镜，照得街衢明细，公园楼阁显珑玲。是何神妙，尽你万支蜡烛光难并。道是电流通过，铂丝异样火花明。我欲行军探敌去，照海似流星。

当时在科技不发达的晚清时期，电灯的出现也属稀罕。

再一类：是校歌和勉励学生学习成才的歌词。如《同川自治学社校歌》和《明华女校歌》，再如《想我将何》：

想人将何，以助自己，使自己品学无差。想我将何，以助人家，使人家快乐无涯。想我将何，以助社会，使社会灿烂光华。

第五章："余之文学观"

金松岑有志文学，观其一生，称得上是位超群出众的人才，但由于时代原因和个人的际遇，金松岑于近代文学史籍中，却很少有书集把他列入大家之列，殊为可惜，但其文学的价值却不容小看。1997年版的《中外散文辞典》[108]，对他的评价是："作品内容广阔，表现浪漫主义色彩"。

金松岑的主要文学特点，是擅用史典，详正博引，立论鲜明。因为他认为典籍资料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金松岑在他弱冠时期所作的《余之文学观》一文中总结了文章的六艺：传注、典志、学说、文艺、博辩、稗乘。其中就强调了"传注"和"典志"的功用，这与金松岑喜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有关。

如金松岑在《咏莼》诗末尾运用了西晋张翰典故："张翰思秋风，秋莼老蒹葭。"张翰，字季鹰，是吴江莘塔人。入洛，扶助齐王，任为大司马东曹掾，知齐王将败，为避开是非之地，故借秋风起，思念故乡菰菜、莼羹、鲈鱼脍，要求返乡，遂被准予，从而避免了祸害。他的诗作《秋风歌》让人误解他是因为思乡，而放弃官位，其实不然。金松岑在后面一句中又提及"采摘当及时"，一语双关，即是"秋莼老蒹葭"采摘得及时，暗示人生寒暑旅程要像张翰一样把握时机，及时行事。

文学不能独立于古人之前，即如同人类不能出社会之外。金松岑认为"改革社会，豪杰之所能为；则变化古人，亦文学家之有事乎！变化如何？曰仍其义，变其例；仍其例，变其义"，所以学习古人的体例或义理，而能大胆改革或改革一部分，甚至能综合古人

---

[108]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之长，另开创一番新局面的作者，都是金松岑所推崇的，且金松岑亦以著述为己任。

金松岑的文章风格变化无穷，恣肆不可羁绊，博取了各家之长。如司马迁文之峻道雄奇深远，卿云文之华丽，班固文之茂豫，颜鲍[109]文之典缛等，然后又卓然自成一家，故章太炎称："盖抗志于古之作者"。金松岑是推崇学习古人的体例、义理，并进行大胆改革创新的作者。

学养之外，实际的人生经验，也是写作的题材来源。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固然是为充实学识，也为增广见闻。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摆脱作者的生活经验而独立。金松岑认为：若能遨游天地自然间，即能发掘大自然的奥秘，将其纳入写作的对象，与天地自然万物相契，更能得其物外之趣。作家应有犀利的观察力，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来。

金松岑要求作者必须有渊博的学问，丰富的人生经验，敏锐的观察力。博学是写作的基础，唯有广泛地追求知识，才能充实文章的内涵。他在《三大儒学粹自序》中提到："夫士苟欲行其道于天下，即不可一日而废其学，即不可一日而贬其道"。强调自我充实为写作作雄厚基础。同时他在《凤芝函先生味道堂诗文集序》中说道：

盖士之畸而不偶于世，而又遭时沈辱，愤惋侘傺，以断其天年，古亦有其人矣。

可知，金松岑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自身生活的体验。

金松岑认为写文章必须"师其文亦须师其人"，也就是说学习某人的文章，也得学某人的人格。金松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压抑而有所感叹，"是不以情为量者也"。因为外在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

---

[109] 颜延之和鲍照并称。

响，无法表现自己的真情性，往往涂上一层保护色，欲言而不能言，因此对作者人格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困难。 金松岑有一部分情调低沉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是生活在一个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时代，但他好多文章还是体现出高度忧患意识和炽热情怀的，他较能把握住时代命脉，探索真理，批判腐朽的朝政。

金松岑还认为文学虽是人心有所感而发的呈现，文学亦有其形式美感可言，所谓：

> 世界之有文学，所以表人心之美术者也；而文学者之心，实有时含第二之美术性……若夫第二之美术者，则以人之心，既以其美术表之于文，而文之为物，其第一之效用，故在表其心之感；其第二之效用，则以其感之美，将丽乎物之美以传。此文学者之心，所以有时而显其双性也。[110]

文学有其独立的特性，即“物之美”，而非“辞达而已矣”，用句子的韵律和谐或排比对仗等来表达心志，即为“文学的第二美术性”。

---

[110] 《天放楼文言·文学上之美术观》。

行年简谱

1873年癸酉　（清同治十二年）　1岁

阳历 6月15日，阴历5月21日生。

1878年戊寅　（清光绪四年）　5岁

入族人组织的金家浜诗社。开始在家颂史经。

1884年甲申　（清光绪十年）　12岁

师从同里人氏顾言，共8年。顾言（1852—1891），字询愚或恂虞，诸生，邃金石目录，尤工为诗，书法兰亭，东汉隶书。偶作花卉，有逸致，又精鉴赏，性恬淡，是少年时代的第一任老师。

1891年辛卯　（清光绪十七年）19岁

补县学官弟子，高等府试获隽。《行状》

10月，顾言病卒。（见《天放楼文言·二先生传》）

1892年壬辰　（清光绪十八年 ）20岁

3月，师从同里人氏钱焕，共6年。钱焕（1849—1898），字锷，光绪二年（1876年）举 人，邃于经学，为文谨严尚义理，以名孝廉设帐授徒。书法挺秀，颇得诚悬之遗意。著有《闻妙草堂札记》，所载皆治心之学。

1893年癸巳　（清光绪十九年 ）21岁

2月，父光照卒。（见《天放楼文言·穹窿夜笛图记》）

1894年甲午　（清光绪二十年）22岁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知下年订《马关条约》，悲愤不已。

1895年乙未　（清光绪二十一年）23岁

6月，译日文《摩哈麦德传》毕。译书之旨："吾恨吾国民之积弱焉，故译此书，使 国家者以威力伴神圣而行；不然，其为寒种之续矣"。（见《文言·摩哈麦德传自序》）

1897年丁酉　（清光绪二十三年）25岁

《清三大儒学粹》成书，　后遗失。

与陈去病、蔡寅创设雪耻会，会员有柳念曾（柳亚子父）、柳慕曾昆仲等40余人。并与陈、蔡订金兰之交，分别取号壮游、壮图、壮怀。认识吴郡才子张一麟。

1898年戊戌　（清光绪二十四年）26岁

入江阴南菁书院，充学长。

3月钱焕卒。

在院，辑《西域兵事》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遂入迷，借没成书。

拜谒阎典史祠。

戊戌变法失败，在家准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愿望也随之而灭，便不再赴南菁书院。

居家补《元史纪事本末补》二十四卷，复增补《陈氏（邦瞻）原目》四卷、《沿革图》、《年表》、《世谱》各一、《经世大典图考》、《和林考》、《太祖陵寝考》各一卷。 重新修正的书，录成清本，

呈长沙王益吾（先谦），但未发还。检遗篋，无存焉。（见《文言·元史纪事本末补自序》和《文言·天放楼营书自记》、《鹤舫中年政论·王跋》）

1899年己亥　（清光绪二十五年）27岁

《元史记事本末补》寄自北京瞿鸿机，没回复，失稿件。

在家开私塾。

秋闱不第。

祖父金凤标卒。

任同里区教育会会长。在同川书院旧址，立讲舍，创设理化、音乐传习所，主要为附近一带培养师资力量。（见《行状》）

1900年庚子　（清光绪二十六年）28岁

义和团反帝运动起。

6月，八国联军侵华。

1901年辛丑　（清光绪二十七年）29岁

订《辛丑条约》，有《天放楼诗集·呵壁》诗纪其事。

1902年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30岁

3月，创办同川自治学社，校舍设在同川书院旧址。吴江自此开始有学校。

加入中国教育会。

1903年癸卯　（清光绪二十九年）31岁

3月，应上海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之邀，任爱国学社庶务一职，相当于现任总务主任兼会计。在学社与章太炎同室办公，与邹

容同室而卧，并结识吴稚晖、章士钊、林立山等人。

带学生3位，蔡寅、柳亚子、陶亚魂作附课生。

这年著译出版了2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一本是翻译日文《三十三年落花梦》，因不精通日文，赖于好友薛凤昌帮助，署名K A（即金一），这是最早介绍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书，孙中山作的序，书中保存了一些珍贵的革命史料，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具有一定影响。

一本是8月出版的《女钟界》，他自己编著。

10月小说《孽海花》第一回、第二回在日本东京留学生办的《江苏》杂志上发行。

6月底7月初，《苏报》案事发，章太炎和邹容逮捕。此后多次往返于上海与同里，探监，出面筹资聘请外国律师。

爱国学社解体。林立山被邀至同川自治学社，并创设体育会。

1904年甲辰　（清光绪三十年）32岁

又一本宣传革命小册子《自由血》译本出版，署名金一。

年初，　柳亚子入同川自治学社。

创办县内第一所女子学校——明华女校。

1905年乙巳　（清光绪三十一年）33岁

4月，出版译本《妒之花》，为言情小说，原作者英洛克司克礼佛。

4月3日，邹容病死狱中，时年21岁。作《哀邹容》祭之。

暑假开学初，举行一次兴华灭清的晚会，10日后陶亚魂病故。

1906年丙午　（清光绪三十二年）34岁

学生任味知，在退思园内创办丽则女校。

5 月 ，章太炎期满出狱。

1910 年庚戌 （清宣统二年） 38 岁

仲夏，《文谱》（造句工具书）稿成，署名金城。

1911 年辛亥 （清宣统三年） 39 岁

拆庙欲建校舍，这年同里遇到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附近农民被迷信所惑，愤懑起来，引来夜袭“打松岑”事件。连夜仓皇出逃，后一直定居苏州。

辛亥革命成功。作《辛亥纪事》诗七律五首纪事。（见《天放楼诗集》）

1912 年壬子 （ 民国元年 ） 40 岁

被推选为江苏省省议员。

仍旧以讲学为生。

师事曹复礼（元弼）先生 。

1913 年癸丑 （ 民国二年 ） 41 岁

与廖委平（廖为康有为老师）游山东曲阜，登泰岱等，皆有诗纪收录在《天放楼诗集》内。

1914 年甲寅 （ 民国三年 ） 42 岁

夏，重游山东济南，与潘馨航（复）订交大明湖。潘氏擅长治理河道，曾任职于全国水利局《文言·河套新编序》，并有诗纪其事，见《天放楼诗集》。

1915 年乙卯 （民国四年） 43 岁

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号“洪宪”。孙中山发布《讨袁檄文》。

1916年丙辰　（民国五年）　44岁

下年，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继而病死。有诗记之。见《天放楼诗集》

1917年丁巳　（民国六年）　45岁

与高吹万同游北平，登长城。有诗纪之。（见《天放楼诗集》）

1920年庚申　（民国九年）　48岁

这年，有《呈曹师》诗一首，见《天放楼诗集》。

1921年 辛酉　（民国十年）49岁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太湖水利委员会成立，力荐宜兴储南强为代表，并推举崇明王清穆为首，自己以允当幕僚辅佐。(见《行状》)

1922年壬戌　（民国十一年）　50岁

《天放楼诗集》上下铅印本行世。

1923年癸亥　（民国十二年）51岁

为吴江县教育局长2年。

1927年丁卯　（民国十六）55岁

《天放楼文言》（上下）、《天放楼诗续集》（一册）刊行。

任江南水利局局长，不久辞去，仍悉心于讲学著述。

1928 年戊辰 （民国十七） 56 岁

上年，康有为卒。这年有诗吊康有为，（见《天放楼续集》）

与李印泉订交。（见《行状》）

1931 年 辛未 （民国二十年） 59 岁

“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爆发。

与陈石遗（衍）订交，是年，石遗 76 岁。有诗纪之《天放楼诗续集》

傅元叔（增湘），是年 60 岁生日，前来索诗，有诗赠之。(见《天放楼诗续集》)

1932 年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60 岁

《天放楼诗续集》（一册）、《天放楼续文言》（一册）刊行。

夏，苏州国学会成立，出面聘请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州讲学，和章太炎两人为国学会轮流讲学。国学会中张仲仁为会长，李印泉、陈石遗为副会长，

1933 年癸酉 （民国二十二年）61 岁

《天放楼续文言》（即《皖志列传稿》二册）刊行。

游香港等地，皆有诗记。《天放楼诗季集》

章太炎撰《国学会会刊宣言》（章氏《文录绩编》卷三）

10 月 4 日陈去病病逝。

1934 年 甲戌（民国二十三年）62 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见《章太炎年谱长编》)

章氏国学会讲习会成立，章太炎主讲。(见《行状》)

3 月 4 日陈去病追悼会。

是年蔡寅在上海病逝，作《蔡冶民传》

1936年　丙子　（民国二十五）　64岁

修成《皖志列传稿》　（八卷）铅椠行世。

章太炎卒，章太炎长其4岁，撰《祭太炎文》。（见《天放楼文言遗集》）。

1937年　丁丑　（民国二十六年）65岁

抗战开始。

李印泉离苏州走滇西。

张一麟先生从上海到重庆，欲建“老子军”，被劝阻，未成。二年后，作《人日怀人诗》（见《天放楼诗季集》）。

1938年　戊寅　（民国二十七年）66岁

6月，陈石遗卒，撰《祭陈石遗文》。（见《天放楼文言遗集》）。

孙女宝意去世，作《书宝意》。

1939年　戊寅　（民国二十八）　67岁

春，避乱居沪，应聘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爱孙同翰共往。（见《行状》及《墓表》）

1940年　庚辰　（民国二十九年）　68岁

借王佩诤藏书《宋六十家词》，随读随批。

成《词林撷隽》一卷，有清稿，量少质精，未刊行，“文革”期间被抄没遗失。

1941年　辛巳　（民国三十年）　69岁

12 月 8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据上海租界，光华大学解体，归苏州居濂溪坊（见《行状》）。

1942 年　壬午　（民国三十一年）70 岁

在苏闭门读书，著书立说。

1943 年　癸未　（民国三十二年）71 岁

所拜的画师袁幼辛卒，作《祭袁幼辛师文》（刊《天放楼文言遗集》）。

1945 年　乙酉　（民国三十四年）73 岁

春，爱孙同翰卒。

秋，抗战胜利。抗战期间，作《新乐府》62 首，正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托吴稚晖上书蒋介石等三书，文中叙述了沦陷区民众生活困难，而蒋介石以 200 伪币兑法币 1 元，充斥市尘，搜括民财，使人民雪上加霜，生活更加困扰。还有一批国民党官员自谓抗战有功，掳夺府库，抄攻村舍，使人民苦不堪言。

见信后，蒋介石派吏宣抚东南诸邑。

1946 年　丙戌　（民国三十五年）　74 岁

1 月 6 日，《文汇报》举办星期座谈会，特地赶赴上海参加，座谈会开了一半，先行退出，未发言。

在上海见到柳亚子等人，柳亚子回重庆寄赠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和柳亚子的和词。

12 月次子金季鹤卒。

12 月底，北平发生沈崇事件。

1947年　丁亥　（民国三十六年）75岁

1月1日为沈崇事件去东吴大学找美国传教士论理，回家后一病不起。10日辞世。

当时生活十分艰辛，后事费用依赖于卖书所得钱和学生捐赠，苏纶厂主人严庆祥和严欣琪也资助一部分。柳亚子等送挽联。

捐馆后，学生王欣夫、祁龙威、陈旭初等为之整理收编文集，是年铅印刊行，有《天放楼诗季集》、《天放楼文言遗集》；翌年铅印刊行，有《鹤望中年政论》。

跋

《金松岑传》算是脱稿了。6年来的甘与苦，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尽管果子不太成熟，但青涩的果子也是从无到有苦酿而成。

6年前，经《柳亚子传 》的作者张明观老师的点拔，决心将金松岑传整理出来。但是要写《金松岑传》，现存材料不虞匮乏，能否写成功，心中没底。

在研究金松岑生平的过程中，我感到金松岑先生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文学大师和教育家。他的爱国主义主线始终贯穿在他的教育事业和文学创作中，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很有名望革命志士；再则他笃志好学著书立说，留下了近100万字的文稿，这在当时可算巨矣，其中有不少也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的作品。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 也不难理解这位爱国知识分子后期突兀的行为，如他致蒋介石的信、厉斥美国传教士的举动。有道是有花自然香不必当风扬，金松岑虽然没有像柳亚子那样久负盛名，但是作为家乡人，我感到他也是一位匣里龙吟的人物，所以我想为他完成一部传记。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是真实性，以事实为准，据事直书。当然逝者不能开口，活人并不了解，真正写得仔细真实，并非容易，所以有些地方我也只能简写或放弃，而这些省略的情节实际很重要，也只能这样了。

传记的史实性和文学性有时是一对矛盾，两者好像不可兼得。但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我把文学性也作为追求的目标，力求写

得具体，生动一点，以增加作品的可读性。

在撰写《金松岑传》的过程中，我结识一批热忱帮助我的老师和前辈。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便没有这部作品的完成。特别是金松岑的侄儿金本中老师、长孙金有廉老师向我提供了不少口头和书面材料，张舫澜先生为我提供了他收藏的金松岑文选，金松岑的学生杨友仁先生、祁龙威先生、毛光仪先生也不断为我充实详实资料，再有殷安如先生、吴大伟先生也热心为我提供素材。

初稿完成后，苏州大学的吴企明教授、金本中老师、金有廉先生、金毅先生、毛光仪先生还为我一一提出了修改意见，付梓时于孟达先生为我转交来费老的题字,在此谨向这些老师和前辈表示诚挚的感谢！

所附的《文学创作简析》和《行年简谱》，主要参考陈玉幸、杨友仁先生的《金松岑文学研究》、《金松岑生年与著作简谱》。

本书的封面设计、文字打印、排版、照片摄影均为本人初次尝试。由于水平有限，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望读者正之。

2002 年 5 月 18 日作者于心雨斋

金松岑传

著　者　徐宏慧

印刷者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苏新内证(2003)0000506号